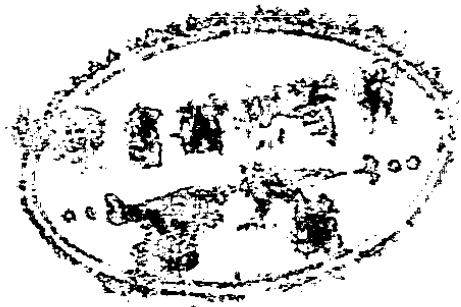


蘇聯見聞
知事題



9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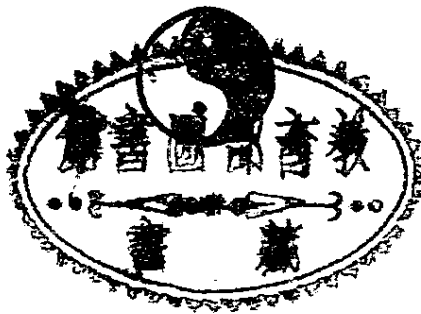
增
K981.09
15

陶4

宇宙叢書

蘇聯見聞

陶元德編



宇宙風社



3 2285 0487 8

蘇聯見聞目次

莫斯科雜綴……………于炳然(一)

(一) 高爾基的哀榮

(二) 文化公園

(三) 震動世界的黨案

(四) 莫斯科兒童宮

(五) 蘇聯的女人

(六) 蘇聯的英雄

(七) 我的寓所

蘇聯目前的教育方針……………桓行(五二)

蘇聯的新聞事業……………戈寶權(五八)

蘇聯的托兒所……………鍾肅儀(六八)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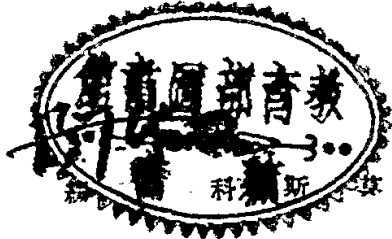
次

1

- 蘇聯的男女關係……………友 僑(七五)
- 黑海之濱……………柳宜冰(八三)
- 休養所的生活……………笑 天(九〇)
- 莫斯科的名勝古蹟……………波 音(九五)
- 莫斯科的戲院……………戈寶權(一〇二)
- 蘇聯人民的集體娛樂……………水 軒(一一七)
- 莫斯科的咖啡店……………賈 茗(一二三)
- 莫斯科的現在和未來……………寒 松(一二七)
- 工程師的家庭……………殊 漪(一三一)
- 蘇聯作家與西班牙內戰……………靄 穆(一三七)
- 蘇聯境內的中國人……………藻 蓀(一四二)
- 從蘇聯回來(紀德原著)……………戴望舒譯(一四九)

R4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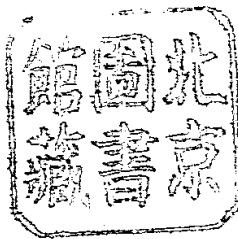
1



莫斯科雜綴

(一) 高爾基的哀榮

幾天來，莫斯科的報紙便天天發表高爾基的病狀。一般人在工作之暇，也常常以高爾基的病危作為談話材料。一個朋友向我說：高爾基的病已經到了緊急關頭，恐怕「壽終正寢」就是這幾天的事了。不過，說也奇怪，最近斯大林曾去「臨床探病」，去過兩次，高爾基的病便有兩度起色。當然斯大林不會什麼精神治療術，不過高爾基的感情是很熱烈的。當他們的領袖向他懇切的慰問，當他們的領袖向他說：「你是死不得的，對於整個的人類還有許多重要的工作等你作，你必須戰勝病魔，你必須好好將養，以期恢復你的健康。」這時，高爾基是異常的興奮，他恨不能立刻爬起床來，抓起筆來，運用他偉大的文學天才，為人類自由而戰，為人類幸福而戰。



于炳然
(南)

但是病魔的力量終於戰勝了高爾基的興奮！

一個火樣熱的下午（六月十八日），我到街上去買幾色日用的物品，突然看見有人在忙着懸旗——鑲着黑邊的紅旗。立刻我便想到這是高爾基的噩耗，跑過一問，果不出我所料也。

街上過往的行人都止步了，數不清的眼睛都射在隨風搖曳的旗子上，這時我的心頭便浮出高爾基的影子。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去年六月卅日莫斯科的體育大檢閱，那時他和另外一個偉大的文學家羅曼羅蘭，還有蘇聯全體的黨國要人們，比肩的立在列甯墓上。我遙遠的看去，總看高爾基像個鶴，很長的兩條腿，微微有些駝背，脖子似乎想要探出去。這隻「鳴於九臯聲聞於天」的鶴，現在不知飛向何處去了？我不禁這樣索想。

第二天，滿街的人便自動的排成了隊伍，許多人的頭上戴上了用報紙捲成的高帽子，這不是表示哀悼，只是抵抗烈日的威力。這些隊伍蠕蠕的向前移動，使通衢的交通都發生了影響，他們和她們，對於這位頗著勤勞的文學家——高爾基，表示一種至上的敬意和沉痛的哀慄，所以，都不辭辛苦，去瞻仰他的遺容。

高爾基仰臥在一個巍巍然的大建築物裏，這是蘇聯的職工會。遺骸之旁，堆滿了花

籃和花圈。冷眼看去，簡直像一座花山。廳中奏着低音的哀樂，貼着許多固定的守衛人，萬里長城樣的隊伍，徐徐的鑽進這個大廳來，環繞高爾基的遺骸，眼睛在瞻望着他，心靈在懷想着他，然後又徐徐的走去。這樣流水似的流進和流出，一天便有五十萬人從這鶴屍旁流過。這表明了高爾基在文學上是何等的成就，同時也表明了蘇聯人們對於這位文學家是何等的敬愛。在這五十萬人男女老幼中，真是包羅萬象，據報紙上的記載：不但包括蘇聯各種民族的人，和各種職業的人，而且包括全世界的各國人。還有值得特書一筆的，就是蘇聯的黨國要人，例如斯大林莫洛託夫卡岡諾維赤瓦羅西洛夫等都會在這座花山下充當守衛人，就是說，都會在高爾基遺屍旁靜默的鵲立着。還有兩種人在這個追悼會上非常活躍：一種是文學家；一種是麵包師；文學家們因為高爾基是他們的領袖，當然要表現「如喪考妣」的哀慟，什麼輓文輓詩，便像雨後春筍樣的產生出來；還有些在世界文壇上有名望的作家，相繼在廣播無線電台上聲淚均下的演說；至於麵包師們，因為高爾基幼時曾在麵包店作過學徒，所以他們悲哀之餘還要引以為榮，所以這天各麵包店的工人，都參加最後一次的音調高爾基。

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一個廣大領域裏，到處都飄着鑲黑邊的紅旗，各工廠，各農

莊，各學校，各兵營，各商店，各文化團體，各級黨部均在舉行着悲壯的追悼會。

這一天，莫斯科的電報局也非常忙碌，悼電像雪片樣由蘇聯各地紛紛飛來。而世界的先進作家，如法國的羅曼羅蘭，英國的蕭伯納等，也都有語簡情長的哀電，這真是極盡哀榮之能事。

蘇 聯 見 聞

這天晚上高爾基的肉體便化成了灰燼，只有他的腦子是例外。因為要用科學的方法保存起來，以備生理學家之研究，看看這個出類的文學家的腦子，在構造上究有什麼特徵。

六月廿這天，高爾基便出殯了，棺材中裝着高爾基的骨灰，抬棺的人左邊第一人就是斯大林，右邊第一人就是莫洛託夫，一句話，只有蘇聯共產黨的和政府的領袖才有抬棺的資格。我曾聽說：共產黨是仇視智識份子的，由高爾基的喪事看來，我却得到恰好的相反的結論。

在高爾基未死之前，爲了報酬她的功蹟，已經有許多光榮的紀念品。例如：高爾基的故鄉，整個的區域便名之曰高爾基；高爾基兒時所居的城，便以高爾基城名之；莫斯科最繁華的一條街，就是高爾基街；在世界上有個別開生面的公園，便是莫斯科高爾基

文化公園；此外，誰都知道，世界有個最大的飛機高爾基號。雖然這架飛機因失慎而粉碎了，但不久便有另一個同樣的高爾基號出世。還有，高爾基汽車工廠，高爾基麵包工廠，而且許多蘇聯的名城均早已鑄有高爾基的銅像。在高爾基已死之後，蘇聯政府又決定了：在莫斯科，列甯格勒，高爾基城，爲高爾基再鑄三個銅像，以爲永久之紀念云。

高爾基生於一八六八年，死於一九三六年，享壽六十有八。他的骨灰，已埋葬於列甯墓附近的蘇聯國葬館了。當安葬這天，莫洛託夫曾有演說，他說：『我們蘇聯只有兩個偉大人物逝世的時候，博得舉國一致的痛心，一個是列甯，一個就是高爾基』。高爾基能夠這樣緊緊捉住羣衆的心弦，正因爲他的一生，始終爲羣衆而奮鬥，他筆下所描述的，正是羣衆所想喊出的痛苦，這一點，我們在高爾基著作中便可尋出充分的證據。詳細介紹高爾基的生平，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勝任的，只好暫時不談。

現在我要寫兩個簡短的故事，以爲本文的尾巴。

一個故事是這樣，在一九三四年，一個中國女作家去訪高爾基，晤面時她說：『我很榮幸的看見你，我們中國有好些文學家都想來看看你，可是，不幸得很，他們已被××了。』這時高爾基便縱聲大哭。

另一個故事是這樣：在高爾基出殯這天，我同一位朋友在街上看熱鬧，居然看見一個紅軍的兵士，一壁走一壁哭，一壁哭一壁訴，他只重複這麼一句話『高爾基沒有了』。『高爾基沒有了。』據我的朋友觀察，也許這個兵士是個醉漢。我以為不管他醉不醉，高爾基確是佔據了他整個的心靈。

(二) 文化公園

蘇 聯 見 聞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這是東坡的詞句，暫爲借用，決非『走私』，特此鄭重聲明。這兩句話在他老先生的筆下寫出來的時候，或許另有涵蓄，因為他也是生在言論不自由的時代，免不了指桑罵槐的。不過，我現在用它來做這篇小稿的開端，意思却很單純，就只爲昨夜落雨，今天清涼。

又悶又熱了幾天，好容易今天涼爽了。我正想特別加油，多讀幾頁書，偏偏電鈴響了。接談以後，才知道由柏林來了兩位遊客，是我的朋友的朋友，說明是要我『照拂』的。無已，只好作義務的招待員。當面一談，很對勁兒，他們索性說『一切聽你指揮』。我也覺得很高興，雖然不過一剎那間，總算可以滿足我的支配慾了。當時我特別

避免『命令式』故意用商量的口吻說，『那末，我們乘地道車，逛逛文化公園，好嗎？』『好好，你說的，一定都是對的。』看神氣他們真想給我黃袍加身了，這時我又有點受寵若驚。所以要乘地道車(Undergrund)，也有點用意，因為這是莫斯科新工程之一，頗有看看的價值，而況既看且坐一舉兩得呢。當我們已經投在這『下層建築』的懷抱裏，一個朋友說『確是偉大』，另一個朋友說『不愧為世界第一』，我只笑而不語，生恐別人把『外國月亮也特別光輝』的罪名，給我加上。

我們要逛的這個公園，若用直譯法，應譯做『高爾基文化休息公園』，高爾基就是前幾天逝世的那個，有人說他是蘇聯的文豪，也有人說他是世界的文豪，不管是『蘇聯的』或是『世界的』，反正文豪是不成問題的了。既是文豪，他早已經自己向人們介紹了，這裏倒可以省一筆。至於『文化休息』，似乎還應當加個註解，因為這四個字結成了攻守同盟，至少在我們中國人看來覺得怪眉怪眼，原來蘇聯有這麼兩個口號：『工作要突擊式的工作；休息要文化化的休息』；這就是『文化休息』的辭源。

三張入門券，價九十哥比，雖不免破錢鈔，終屬有限。隨着人潮，湧進園門，迎面便是許多花圃，有的長方形，有的橢圓形，有的五角星形，每個花圃都很有秩序的栽着

小花，每枝小花都在向人淺笑，無論每個花圃分看，或者所有花圃合看，花的色澤配搭着都很勻襯，一看便令人起種美感。在這花圃前，我有些不忍遽去，因為這裏的花和英法等國的花不同，英法等國的花有色無香，這裏的花恰如中國的一樣，有香有色的，唯其如此，引起了我的懷鄉病，我想到中國，我想到北平。不好！我剛想到北平，心靈便颼的着了一箭。（這是冰心的話，假如我沒有記錯。）

園內，門的上額橫着一個標語：『生活更安適了，生活更快活了』，門兩側，各有立體的草圖一，每個草圖用綠草綴成了個人像，左邊是列甯，右邊是斯大林，由綠草的深色和淺色，配合了人像上的光線的強度和弱度，不但鬚眉畢現，抑且神態儼然。同遊的兩個朋友交口稱贊，認為頗有藝術上的成功。可是許多男女老幼在這裏瞻仰，似乎是不僅欣賞藝術而已。

專就形式來說，這個公園并不是富麗堂皇的，並沒有工程浩大的建築物，一亭一樹，都是木製，只是式樣很新穎。我猜這位設計的工程師，也許學過韓愈的文章，他的作品，雖無奇麗的詞藻，雖無結屈贅牙的典故，但確是『信手拈來，都成妙諦』。

在園的右手一隅，有個螺旋式的高亭，冷眼一看，好像玉泉山上的石塔，人們步至

其巔，上邊有四個美麗的布傘，傘下繫以橫木，跨其上，繞之以繩，機器一動，人便從空而降，輕輕的落地。這是使人們練習航空降落傘的初步經驗。兩個朋友動了好奇心，想要嘗試一下，但等着買票的人太多了，只得掃興而去。順着正路深入……這當然是遵守『行必由徑』的古訓——兩旁有很多石像，有的拋鐵球，有的拋鐵餅，有的划船，有的摔跤……這些健兒的姿式是優美的，但因爲無法測驗成績，不知合格出席世界運動會否。路旁的草原上，也有活人在打球，熱鬧是滿熱鬧的，可惜我們沒有參戰的情緒。走着走着，迎面又出現了個新玩藝：一個特別的東西，看來好像個起重機，一端用鐵軸連在木架上，另一端有橫木，人坐其上，然後再五花大綁，機關一動，人便騰身而起，起到和地平線成一直角時，復大頭朝下的方向傾去，此時空中人不知是痛快或是恐懼，往往大喊一聲，圍觀者便鬨然大笑，至傾到與地面成一平角時，復上昇，漸漸還原。據說這是叫人練習游泳時的投水姿式。其旁，有特別區域，四圍是矮樹的綠牆，中間有各種游戲：老年人在下棋，年青人在打乒乓球，或打彈子，他們都在聚精會神的迎戰，似乎和平已經完全絕望了。然而我覺得他們太小氣，不如中國人大方，要什麼給什麼，何以門爲！

突然間，轟轟響了幾炮，『這是什麼事？』一個朋友帶點驚異的問。我一時也答不出來，但我看見許多人都向廣場跑去，『走，看去，管它什麼！』我這次却用命令口吻了。

蘇 聯 見 聞

一看，立刻便解答我們的疑案。原來是野戰救護隊的演習，炮聲之後，有些人便自動地倒在地下，男女合組的救護隊便飛步出發，頭上套着防毒面具，腰間掛着藥囊，有些還抬着軟牀，於是，給這個包頭，給那個纏腳，傷重者抬之，傷輕者扶之，空氣緊張，像煞有價事。這已經夠幽默了，還不算，有些頑皮的孩子，好好的看熱鬧，等救護隊走過來，他或她馬上倒地了，閉上眼睛，硬裝着，這分明是取巧，想要睡在軟牀上要人抬。但救護隊職在救護，決沒有看見躺在地下的人不顧而去之理，這便更引起觀衆的大笑。

正看得起勁，有人很魯莽的撞我一下，我回過頭來將想發作，『你丟了什麼，錶嗎？』他問。『我什麼也沒有丟。』我茫然而又忿然的答。這時我看見他兩手抱住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孩子想逃逃不脫，他忽然從孩子手中奪出我的自來水筆。這時我心裏明白了，我知道這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是你的嗎？』他問。『是的，這是我

的。』我答。『那末，你跟我來！』他說。這時孩子哭了，嘴裏只喊大叔，并且似乎很堅決的說，『我以後再不這樣了』。『給我筆吧，這個孩子也可以讓他去，我不願深究。』我向這位「黃雀」說。『不成，你不深究我深究，這是我們一種運動，正如捕蠅運動一樣。』他鐵面無私了。『在這裏等我，莫動，小心丟人！』我轉過頭來向兩個朋友叮囑。他倆一壁點頭，一壁笑了笑，「黃雀」左手拉着「螳螂」，右手握着勝利品——我的自來水筆，我這隻「蟬」在後邊跟着。『你有所覺嗎？』他問。『毫無所覺，』我答。『這小傢伙是個熟練工人，技術很好，快極了。』他半似自語的說。『那末你怎麼看見了呢？』我問。『我？你們進園來，這小傢伙便跟上了你們，我也就跟上他了，他幾次想動手都中止了，我釘視着他，當然看得明白。』他有點得意的說。到了一個屋子，那裏坐着兩個穿制服的，還有兩個小孩子，這一切我自然『心照不宣』了。這個孩子被搜查了，搜得的是一把小刀，一把小破剪子，但搜查的都說這是那孩子的生產工具。一位著制服者問了我的姓名住址之後，便寫了一個字紙，意思是：我於某月某日在某處被竊去一隻筆，經人破案，贓物已交還。於是我簽了字。『我真佩服你們捉小偷的敏捷，謝謝。』我臨走時說。『我真慚愧我們到了今天還未肅清小偷，』他表示着

歉意。

等我尋到了那兩個朋友，天氣已不早了，園中雖然集體的舞蹈，集體的唱歌，有人在做科學講演，有人在做國際政治的演講……然而我的肚子響了，只得不了了之。

(三) 震動世界的黨案

蘇聯逐漸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尤其是從他們的新憲法頒佈以後，由他們這次公審政治犯，又得到一個強而有力的證明。這個案件，內容很複雜，詳細的描述，斷不是一篇短短的通訊所能勝任的，只好不算舊賬，從最後這個階段寫起。

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是個落雪的早晨，天氣很冷，在街上可以看到「堅冰在鬚」的實例。人們的臉上在浮現一種緊張空氣，無論走到那裏，都會意識到迥異尋常，使人莫名其妙。後來，聽說發生了暗殺案，但還是「語焉不詳」，直到當天的薄暮，報紙才宣佈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原來蘇聯黨國要人中最精明強幹的一個，斯大林的膀臂——刻絡夫(KIROV)被刺殞命了。

這個暗殺案的教唆犯，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並且也曾經是蘇聯政治舞台上的明

星，然而他們爲了政權的奪取，居然便「論目的不論手段」了。誰呢？誰採取了個人恐怖手段以爲政治鬥爭的工具呢？檢最重要的說：第一個是託洛斯基，第二個是季諾維也夫，第三個是加米業夫。

這一軒然大波掀起之後，經過了縝密的檢查和審問，後來定讞了。直接行兇的三個犯人判決死刑，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判決有期徒刑十年，其他次重的教唆殺人犯判決了八年或五年的監禁，而託洛斯基因爲亡命於他國，所以獨得逍遙於法外。至此，本來算是告一段落了。

但這幾天却在舊案重審，原因是：從新的事實得到新的材料，根據新的材料要確定新的罪名。這次是公審，不但蘇聯的人民可以自由旁聽，就是各國的新聞記者也在歡迎之列。審判委員會由四位高級軍法官所組成，代理政府和人民的原告是魏星斯基 (Vyshinsky)，被告有十六人之多，讓我在這裏一一的介紹：

- 1 季諾維也夫，年五十三歲，季諾維也夫派的領袖；
- 2 加米業夫，年五十三歲，季諾維也夫派的領袖之一；
- 3 野刀克冒夫，年五十二歲，季諾維也夫派的領袖之一；

- 4 巴卡業夫，年四十九歲，季諾維也夫派的領袖之一；
- 5 木瑞吃靠夫斯基，年五十三歲，託諾斯基派的領袖之一；
- 6 太爾萬崗岩，年五十三歲，託洛斯基派的領袖之一；
- 7 斯麥諾夫，年五十六歲，託洛斯基派的領袖之一；
- 8 得瑞茲，年四十二歲，託派；
- 9 瑞人夠德，年三十九歲，託派；
- 10 皮刻爾，年四十歲，託派；
- 11 郝爾茲曼，年五十四歲，託派；
- 12 台威得，年三十九歲，託派；
- 13 沃敗爾格，年二十九歲，託派；
- 14 柏曼愚潤，年三十五歲，託派；
- 15 M 路易，年三十九歲，託派；
- 16 N 路易，年三十五歲，託派；

這十六個被告，屬於兩個小組織，但因為他們利害相同，所以於一九三二年成立了

個「聯合中央」，由被告前七名為「聯合中央」的委員，但高居指揮地位的却是在國外的託洛斯基。平心而論，在一九三二年以前，這兩派雖然一貫的反對蘇聯的黨國，但還不失為政治的鬥爭。自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成功以還，反對派的政治觀點已為事實所粉碎，以後的鬥爭，正如加米業夫所供的「爲了我們小組組織的政權」了。

公審的臨時法庭，可以容納二千五百聽衆，除各國的新聞記者有固定位置外，其他旁聽的人們只好捷足先登了。台上坐着四位法官，還有代理國家的原告，這位原告風頭頗健，身後還坐着兩位秘書，專門給他查卷，因爲這個「卷」也太豐富了，有十年來的報紙和雜誌，有一切有關係的文件和證件。十六個被告「一字兒排開」坐在審判台下。原告和法官的面前都有播音機，被告發言時立在一个指定的地點，面前也有一具播音機，因此，當場旁聽的雖僅二千五百人，可是由無線電旁聽的却是數不清的人，名之曰公審，洵不誤也。

想是因爲證據確鑿，無可狡賴，同時又因爲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等，過去曾有相當地位，雖然犯了罪，也不好意思做「膿包」，索性來個最後的「正大光明」，所以對於他們的陰謀都是侃侃而談，不稍隱諱。例如，加米業夫說：「黨的政策，就是在一個

國家社會主義有勝利可能的政策，已經完全勝利了，已經爲羣衆所充分認識了；我們使黨分裂的企圖，也完全證明是失敗了。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條路：或者忠誠的完全的結束了叛黨的鬥爭；或者依然繼續鬥爭，不希望任何的羣衆擁護，不要政治綱領，不要政治旗幟，只是採用個人恐怖手段；我們選擇了第二條路。……我們無拘束的慘酷的反對黨和政府的領袖，只在渴望着政權，這種政權，曾經有一次我們和它很近，被歷史的演進又把我們驅逐的離它很遠。」又如季諾維也夫說：「在一九三二年稍，很明顯的我們的希望變成了失望。這是事實，黨的總路線是勝利了。我們完全不正確的原則和思想，引導我們單純爲了奪取政權，而作無援的無原則的鬥爭。」如此坦白的「從實招來」，使我們對於犯人犯罪的動機很清楚了。至於犯罪的整個事實，雖然是極盡紆曲的能事，不能不摘要的加以敘述：在一九三二年，託季兩個小組組織成立了「聯合中央」；他們便積極的活動，手段是暗殺，暗殺的對象是斯大林和刻約夫等。在準備時期中，加米業夫和巴卡業夫，均會親赴列甯格勒城指導一切，所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刻約夫在列甯格勒城遇害了。但他們想要暗殺的，主要是斯大林，還有蘇聯陸軍總長瓦羅西洛夫，交通總長卡岡諾維赤等，所以在一九三三年，他們還成立一個「莫斯科恐怖中央」，這

個「恐怖中央」在「聯合中央」指揮之下，上列第八，第九，第十，三個被告便是「莫斯科恐怖中央」的主要人物，他們曾經多次的嘗試，打算達到行刺的目的，都因為機會不允許，所以遲延下去。這時託洛斯基有些等待得焦急了，說是經過他的兒子塞道夫，同時得到某國秘密警察的幫助，又把上列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等被告由某國送到蘇聯來，從事執行暗殺。並由某國秘密警察局派了一個某國人，用參觀的名義來莫斯科暗中指導。到一九三五年，託洛斯基又送來了上列第十三被告，護照是某國秘密警察局代為設法弄到的。上列第十三被告到蘇聯以後，幾次進行暗殺，均未得手，而他們整個的「莫斯科恐怖中央」被發覺了，上列各被告，除了原在獄中的，也完全被逮捕了，埋藏已久的禍根，蘇聯到這時才掘出來。

真相明白了，蘇聯的人民也激怒了，各報紙，各雜誌，各種科學的文化的團體，各工廠各農莊等，許許多多慷慨激昂的文章，演說，以及寫給他們領袖斯大林的信，一致的要求「沒有仁慈對待恐怖者」，正所謂「國人皆曰可殺」了，由此，我們便不難預知被告們的最後運命。

在未宣判之前，照例每個被告還有一次發言權，大概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

緣故，每個被告最後的話都很娓娓動聽，可惜篇幅所限，我不能盡量的譯述在這裏。

加米業夫的最後發言：『我同季諾維也夫和託洛斯基，是恐怖團的組織者並領袖，我們準備暗殺黨國的領袖，並且已經暗殺了一個。假如不再多的話，有十年了，我展開了鬥爭反對黨，反對蘇聯的政府，反對斯大林個人，我用盡了我所有的政治力量，公開的討論，秘密的宣傳……最後竟演至採取了個人恐怖的手段。我會經學習過政治運動的歷史，但在過去十年中，我並未曾用這種政治鬥爭的形式……我們如此的爲法西斯服務，我們如此的組織反革命反對社會主義，準備着，爲武裝干涉者掃清道路。……』

蘇 聯 見 聞

季諾維也夫的最後發言：『我全部的承認我的罪辜，我並且承認在託洛斯基之後，我是第二名組織反對派的領袖，這個反對派進行暗殺斯大林，瓦羅西洛夫，還有黨的和政府的其他領袖。我承認我是暗殺刻絡夫的首要組織者。……我由擁護布爾塞維克變成了反對布爾塞維克，經過了託洛斯基，我更走向了法西斯主義。託洛斯基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支店，季諾維也夫主義是託洛斯基主義的另一形式。……』

全體被告都認罪了，但祇有一個被告要求饒恕，那就是沃敗爾格，他在最後發言中說：『……託洛斯基，季諾維也夫等是何等的可恥呵！他們領導像我這樣的青年，向上

恐怖鬥爭的道路，蘇聯是多麼偉大呀！……我要求法官給我個贖罪的機會，雖然我的罪很嚴重，但至少我希望贖回一部分。」

台威得的最後發言：『我在法庭前垂下我這犯罪的頭來，說：不論你們的決定怎樣，不論判我什麼樣的罪，我準備着接受。我希望你們相信我，我痛恨託洛斯基，我恨他，因為我的生命被他摧毀了。』

這次公審，由八月二十日開始，至八月廿四日宣判，判決書的主文是：『十六個被告完全判處死刑，所有他們的私人財產全部沒收。託洛斯基和他的兒子塞道夫通緝，待歸案時再審再判』。

我的標題所以說「震動世界」是有根據的，因為在莫斯科的各國新聞記者，忙着拍新聞電報，忙着寫通訊，由此便不難猜想全世界對這個案件是何等注意了。

(四)莫斯科兒童宮

一個將雨未雨的下午，我和殊漪約同小戈去參觀莫斯科的兒童宮。在我，這是爲了幫忙慾所驅策，——幫忙宇宙風去搜羅一點蘇聯特刊的材料。

剛到兒童宮的門前，我便感覺到輕鬆。這，雖非整個的，然確有幾分是心理作用。而主要的是：這個地方很靜穆，聽不到震耳欲聾的繁響，看不見流動不居的雜像，彷彿只要在這裏佇立一刻，我這顆滿塞亂草的心，便會得到很舒適的休息。

門，並不雄偉，但很別致。兩旁各樹有一個花盆一個花盆壘起來的燈塔，其端，垂下一束櫻桃形的電燈。迎着大門是一條筆直的柏油路，路邊矮樹如堵，每隔一平均距離，對立着向內環抱的高杆，杆頭懸着乳白色西瓜形的電燈，從一端直視，這條路的空際似乎滿浮着白汽球。我想：假如是夜間來到這裏，每個燈球都放出來光明，一定更能引起人們的美感。

庭中，轟然而立着斯大林的石像，他在微笑着，好像向誰表示歡迎，但，未必在歡迎我們，但，也未必特別不歡迎我們。左近有些小孩的石像在錯落着，種種的姿式，種種的神態，據小戈說，這些都是仿造世界著名的藝術作品，不過，我已經沒有詳細欣賞的興致了，因為我的心裏燃燒起「入室升堂」的烈火。

向負責人說明來意之後，得到他欣然的同意，當時，他還自動的給我們作個簡短的報告。他說：「這個地方，在革命以前是個大資本家養尊處優的所在，他是個壟斷茶糖

業的大腹賈，曾度過奢侈淫糜的生活，待十月革命後，我們不允許這種人過分的享受，所以，這個地方變成了布爾塞維克黨的俱樂部，直到今夏，才由小布爾塞維克們繼承了。——就是說，我們將內部路事修理和點綴，便成了現在這個兒童宮。』談到這裏，他輕輕的一笑，表示就此作一結束。接着，我們便提出幾個問題，他一一加以扼要的解答，歸納起來，我們知道了這些：『到這裏來的兒童，由八歲起，到十八歲止；共有一萬二千人，辦法是印製入門證，分發給莫斯科各小學校，各校再發給各成績優異的兒童；這些兒童到他們的宮來，可以享受一切，而不徵收任何費用。』

在一位女職員領導之下，我們開始巡禮了。但按部就班的詳細寫下去，我覺得有些累贅，並且眉目也不清晰，所以我要變通一下，粗枝大葉的畫個輪廓。假如有人知道得更周詳，指出我遺漏了某部分，或某部分寫得不夠細膩，由他挑剔好了，這如攝影一樣，個人的取材不同，所以照出的像片也就不能互有出入的。

(一) 休息室，這是個小小的房間，陳設得很簡潔，只在一隅放着個鈍角形的沙發前，置着個方桌，沙發上坐着三四個女孩，她們一聲不響，只是向我們投射無邪的眼光，其中之一還用鉛筆在速寫，一壁寫，一壁向我們看，我疑心她在寫我們。於是，

我含笑掏出記事簿來，瞧瞧她們，然後在簿子上亂畫幾筆，表示我懂得「來而不往非禮也」的人情世故。固然這種舉動近乎「小氣」，但是我覺得我們中國吃了「大氣」的虧太多了，以後應當學着「小氣」些。這個休息室的精彩處，在於四壁的壁畫，據說，這都是有名的藝術家親筆畫在壁上的。畫的種類，大致可分為三組：第一組是俄國古代的民間故事，代表作是「大灰狼與王子伊萬」；第二組是俄國大詩人大文學家所寫的故事，其中最負盛名的是普希金（Pushkin）的兒童故事「金雄雞」，還有克里洛夫（Krylov）的寓言「狐與鶴」；第三組是蘇聯文學家所寫的故事，例如邱考夫斯基（Chukovsky）的各種寓言等。我想這個小小休息室的作用，在於啓迪兒童們文學上和藝術上的智慧，非僅爲賞心悅目而已。

（二）冬園，這又是個小小的房間，壁上滿畫着東方式的花卉和翎毛。雙層玻璃窗中，栽着肥厚綠葉的椴樹，八九隻翠鳥在她們的小世界裏活動着，唧唧私語着，地下有個小小的清水池塘，其中有幾尾金魚，這個冬園的景色只有這些。我正疑惑這有什麼參觀的價值，領導人說話了，她說：『你們已經知道，這個建築物曾是屬於一個大資本家的，自從改爲兒童宮，所有內部都不是本來的面目了，只有這個冬園還保持着舊觀，你

們看：金碧輝煌的屋頂，各色小石頭砌成的屋地，就足以想像當日這位大資本家的生活了！」隨着她的手指仰視和俯視，我才發現屋頂和屋地的美麗，尤其是屋地，一個一個小石頭，一律是手指肚那樣大，砌成各樣花紋，可以說是煞費匠心了。

（三）活動室，這是個大廳，壁上描畫的大幅的圖畫，一壁是蘇聯的海陸空軍，一壁是熱帶風景，一壁是集體農莊，一壁是海洋的航行線。室中滿是千奇百怪的玩具，這些玩具都是各工廠特製的贈品，除一些機器的玩具外，有小桌，小椅，小沙發，小茶几，小床，小被，小車，小馬，小客廳，小廚房，各種日常的小用具，各種小樂器，以及綢製的男女老少小俑人，以便小孩子在這裏作「擺家家」的遊戲。

（四）莫斯科室，這室裏懸有改建莫斯科的設計圖，以及負責改建莫斯科的人物之像片。另外，有紅場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過去的有十八世紀紅場的模型，十九世紀紅場模型；現在的有紅場全圖；未來的有將在紅場建築的蘇維埃宮之模型。——蘇維埃宮預計是世界最高的建築物，其巔鑄一列甯的銅像，——簡單來說，他們計劃在十年之內，把莫斯科完全改建過，使之成爲世界上第一個首都。

（五）地理室，一進門就看見懸於室中用地球儀做的電燈，桌上放着個指南針，玻

玻璃中滿是各種旅行工具。壁上仍然是圖畫，一壁畫的是哥崙布發現新大陸的航線，另一壁畫的是各國大探險家的航線，又一壁畫的是蘇聯各民族的風景，最後一壁畫的是蘇聯地理全圖，圖上按置着各色小電燈，下設一玻璃槽，槽中分若干格，每格中儲一種礦物，每格外按一電扭，領導人一轉電扭，圖上某一色小電燈齊放光明，於是她便說：『凡有此色電燈之處，都有此種礦藏。』然後她依次把各色電燈都扭開了，我們只要看見有黃色電燈處，就知道那裏有金礦；看見有白色電燈處，就知道那裏有銀礦；看見有黑色的電燈處，就知道那裏有煤礦；諸如此類，一目了然。同時，在玻璃槽的每格上標的着總儲量和現在的總產量，圖上每個小電燈下標明着此地此礦之總儲量和現在的總產量，此種研究地理的方法，頗饒趣味，回憶我在小學時，硬記地理教科書的辭句，不禁感慨係之！

(六) 講演廳，這是個相當大的會場，專備開會之用，滿牆環掛着蘇聯黨國要人的像片，講演臺旁有列甯和斯大林的銅像，此外，僅有一列一列的桌椅，約略可容百數十人左右。

(七) 棋室，這個小房間裏，牆上裝置着滿是棋子，有些小孩子正在你攻我守的搏

戰，有些小孩子正用七巧板擺成種種的形象。不但開心，亦且益智，我想這是兒童遊戲中很好的一種。

(八) 圖書館，藏書八千餘種，強半是兒童故事和文藝作品，附設的讀書室，桌椅較爲矮小，適合於兒童的身量，桌上所置的電燈，或作兔形，或作鳥狀，是亦別開生面者。不過，坐在圖書館裏的兒童，遠不及在其他的遊戲室的那樣多，由此可見兒童心理的一斑了。

(九) 雕塑室，十幾個小孩子正在忙着，忙着根據自己的意志而創作，木架上，窗台上，陳列着已成的作品，所造的像，十之八九是以著名的故事爲藍本，而以革命後內戰時代的勇將如夏派也夫(Chapayev)和青靠老夫(Chkolorov)的塑像爲最多，也有一部分是紅軍的活動，乘馬的，瞄槍的，放炮的，種種形態，雖不精緻，却甚複雜，這是孩子們的藝術，所以也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了。

(十) 戲院，這個附設戲院，可容六百五十人，與普通戲院的設備無何差別，惟屋頂上畫的彩畫，是五一節紅場的寫實：斯大林等立於列甯墓上在檢閱軍隊，後邊已發現高舉紅旗的民衆隊伍，洋洋大觀，令人有身臨其境之感。舞台的楣上橫着這樣一句話

「感謝斯大林給我的快樂生活。」這裏所演的劇是特別的，一種是傀儡戲，略似我國平民娛樂的「扁担戲」，不過規模較大，更佐以音樂與歌唱而已。另有一種是兒童劇，由兒童自己們扮演。每天開演兩場，在假日則開演三場，入場券也是由各宮發給各兒童小學校，由學校再發給兒童。戲院雖設在一層樓上，但戲院附屬的散步室則在樓下，這裏有個人工的山洞，壁上滿是石乳，前邊有個屏壁，畫着斯大林等在文化公園被兒童們圍繞的景象，每個人的神態都是活龍活現的，想必是名家的手筆。屏壁前，有圓形的水池，其中爲岡巒起伏的石山，領導人一按電機，水中的輪船開駛了，山上的火車在蜿蜒前進了，山洞裏三寸許的小飛機在往來飛翔了，圍觀的孩子們也歡騰的笑了。

我以爲參觀已到了尾聲，想不到領導人忽然說：『這個兒童宮有兩棟大樓，你們已經參觀這棟樓裏的一切，現在你們應當去參觀對面那棟大樓了，我給他們通個電話，那裏自然會有人領導你們的。』於是，我們向她致了謝意。

到了第二樓，果然有人出來招待，這次是在一位男職員領導之下，我們比較粗率的參觀一過，所以是比較粗率的，有三個原因：（一）我們參觀第一樓所費的時間很多了，感到幾分疲倦；（二）時候不早了，兒童宮將要結束一日的工作；（三）這第二樓

偏重於機器化，我們對之不發生濃厚的興趣。但，雖說是看得比較粗率，總算領略了它的真髓，爰記之如下：（一）機器室，內有三架轉動自如的小機器，一切構造和大機器一樣，只是體積較小而已。此種小機器是機器工廠所特製的，而獻給兒童們的禮物。據領導人說：兒童們在學校學過機器的原理，但為使他們的印象清晰起見，在這裏給他們更多的實驗機會，這裏有工作台，有各種必需的工具，有專門的指導員，到這裏來的兒童由十四歲到十六歲，假如他們喜歡做什麼玩具，一切材料都供給他們，總之，務使引起兒童對於機器的興趣。（二）電械室，這裏包括電燈，電話，電報，無線電四部分，目的在使小孩子們明白電學原理，這當然也是科學時代的很重要的智識，同時，因為設備的完善，在這裏可以通電話，通電報，收發無線電，所以在研究原理以後，馬上可以練習應用。（三）交通室，這裏有鐵路，車站，地下道，電車，汽車，火車等各種模型，並且，只要扭動機關，車便蠕蠕前進，足供兒童們玩耍，也可以做研究的資料。（四）生物室，其實，這簡直是個小小的植物園兼動物園，內有許多種小動物和小植物，當然小孩子們在欣賞着動態和靜態，在研究着脊椎動物和非脊椎動物，以及有限花序和無限花序……但，在我們已無此種興致，僅僅繞室一週而已。（五）木器室，這裏也有幾架應用

的機器，還有各種形式的木材，牆上掛着，室隅擺着，都是家常的木器，有桌，有椅，有梯，有櫈，這都是十五六歲的兒童產品，以年齡與技能相對照，令人爲之折服。(六)飛機室，研究飛機的駕駛和製造，是最大一般孩子們的任務，他們都是由十五歲至十八歲，思考力已臻成熟，所以能夠領會複雜的機械。室中有許多飛機的模型和圖樣，一位教員正在講解，五個大孩子在萃精會神的聽着，我們走進去，教員便跑來招呼，將室中所有小飛機加以介紹，最後引我們至一暗室，試驗飛機抵抗風力的能力，他是滿熱心的，可惜我們三人都是十足的門外漢，連一個問題也未敢發，便匆匆的握手告別了。此外，尚有攝影室，化學室，建築室，……因時間所限，祇能由玻璃門向內略一窺視。

參觀以後，我認爲第一樓偏重文藝，第二樓偏重機械，第一樓多是年齡較小的兒童，第二樓多是年齡較大的兒童。假如要我用一句話形容整個的兒童宮，我將毫不遲疑的說：寓教育於遊戲之中。

莫斯科現在這個兒童宮，在蘇聯僅佔第三把交椅，最好的在哈爾可夫城，次好的在列寧格勒城。並且，莫斯科兒童宮這個「宮」字還有斟酌的餘地，因爲他們不久將建築個真的兒童宮，而且直名之爲宮(Palace)，現在這個僅名之爲dom，譯成英文是house，

再譯成中文是「房子」或「家」，但，我以為「兒童的房子」或「兒童之家」均有些不雅，所以在莫斯科的兒童宮尚未落成之前，我就姑名這個「房子」為「宮」吧。

由樓中出來，發現庭中的 隅有個露天戲台，許多孩子們正在上邊追逐，我們走近一看，知道這是由舊日的亭榭改造的，一帶遊廊，還保存昔時的風光，我不禁動了滄桑之感，向小戈和殊濬說：『十九年前，這裏有柔媚的歌聲，有翩翩的舞影，有才子佳人的情話，有鴛鴦蝴蝶的韻詩，也許這裏的每粒黃沙都含一顆淚珠，也許這裏每塊石頭都聽過「妹妹我愛你」的淫調，……然而，現在這裏成了小英雄們的舞台，雄狀的歌，健康的舞，跑的疾跑，追的窮追，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又是一幅圖畫，又是一個世界……』我還想絮叨下去，殊濬劈頭一句「你想作詩嗎？」於是，我們不約而同的笑了。

(五) 蘇聯的女人

據說阿根廷 Argentine 的女人，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最快活的。因為那裏是綠草叢生，河流紆曲，自然環境便是一幅富有詩意的畫圖。在這種柔媚的空氣中，很容易養成

明眸皓齒的美女，同時也因爲那裏的土地肥沃，牧場豐盈，人們用不着過度的勞動，便可不飢不寒，女人們對生活問題，不必操心，鎮日坐在化裝室裏，講究的是：服裝的樣式，應酬的態度，怎樣敷粉，怎樣燙髮，怎樣塗脂，怎樣染手指甲，腳趾甲，怎樣丟眼風，怎樣笑。研究完妥，於是乎美麗了快活了。但這種美麗和快活，我總想好比架上的鸚鵡，玻璃缸裏的金魚。也許有人不同意我這種想法，那也由他，我決不和他抬槓，因爲我的人生哲學是不輕易『放棄和平』也。

若說快活，尤其是有意義的快活，全世界的女人，我想是應當羨慕蘇聯的女人。

蘇 聯
見
聞

在蘇聯任何一個角落裏，都可以看見女人在活躍，在軍隊裏，在學校裏，在工廠裏，在商店裏，在機關裏，在會場裏，在集體農莊裏……一直到在十字街頭。記得當我乍來蘇聯的時候，看見火車上的司機生是個『半老徐娘』，便覺得有點新鮮，後來我才知道，這是『見駝駱以爲馬腫背』，不免少見多怪。在莫斯科城裏，電車，地道車，公共大汽車，出租的汽車，司機的大半都是女人。甚至在『堅冰在鬚』的冬天，女人也一樣地在街上掃雪，可說是各項工作都有女人在參加。據蘇聯的人們自己說，『我們建設所以能迅速的進展，就因爲我們男女總動員。』是的，這是真的，蘇聯的女人在勞動

方面和男子已經沒有什麼區別了，蘇聯戰勝了一切困難而漸入佳境，女人的功蹟是不能淹沒的。

有人一定要疑問：作工是幸福嗎？是的，作工是幸福的，在作工的過程中養成了足以驕傲的健康，在作工的過程中養成了合作的精神，在作工的過程中提高了上進的情緒，在作工的過程中，看見自己的生產品，那是一種說不出的愉快。這還不算，蘇聯的女人因為和她們獲得真正的解放了，難道這還不是真正的幸福麼？

經濟獨立了，這是蘇聯的女人們引為至高無上的光榮。有一次，我在咖啡館裏吃早點，一個和我很熟的女人也來吃早點，我們互相問了早安之後，她便和我同棹而食，吃完後，我想替她開賬。「爲什麼替我開賬？」她很嚴肅的問。「我們是朋友，在一起吃何必各自開賬呢？」我這樣解說。「我是經濟獨立的女人，我不需要朋友替我開賬，我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到什麼地方都是男人替女人開賬，似乎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但你用那些國家的尺度，來量蘇聯的女人，那就錯了。」她簡直在開始教訓我了。「不能這樣解釋，這是中國的風習，在中國只要是朋友，不論男女，在一起吃總是由一個人開賬的。」我又這樣解釋。她說：「這是你們中國的風習嗎？那，我認爲這是你們中

國應當革除的風習。『她居然反對起來我們的『本位文化』了。但由這一件小事，我們可以窺見蘇聯婦女之一斑了。

蘇聯的女人，在政治方面很積極的參加活動。舉例來說：一九三四年最近一次的蘇維埃選舉，百分之九十的女人都去投票，當選的，在城市蘇維埃有一萬八千七百人，在鄉村蘇維埃有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人，這樣多的女人參與國家大事，是世界上任何國家也沒有。

拿教育問題說，在蘇聯專門以上學校的女學生，據一九三五年調查，共有四十五萬七千餘人，這個數目字，佔蘇聯各專門以上學校學生總數百分之三十八，不能不說是相當可觀了。忘記了在那本書上有這麼幾句話『婦女運動是社會運動的一部份，只有社會根本改造，婦女才能澈底解放。』以十九年前俄國女人和現在蘇聯女人相對照，便不能不承認這是正確的論斷。

在現代的國家中，還有的主張『家庭是婦女的樂園，』甚至喊出『婦女回到廚房去』的口號，而蘇聯恰巧和這種主張相反。他們主張婦女不要做『家庭的奴隸，』他們主張婦女應當從廚房中解放出來。截至今天為止，蘇聯大部份的婦女已經被解放了，但

他們還認為不足，還要向這方面更加努力。

女人總是要生孩子的，不然，人類便會絕滅了。蘇聯的女人，大體上雖然打落了雙料的鎖鏈，然而生孩子這個麻煩，還是不能避免。過去蘇聯的法律，許可墮胎，現在這個法律取消了。不過在可能範圍內，對於生孩子的苦惱，也相當的解除，妊婦在將產之前和已產之後，各有五十六天的休息日，在這種休息期間，工資是照領的。生孩之後，小孩子可以送到托兒所裏去，等到小孩再大一些，又可以送到兒童園。這是多麼好的事呢。

因為女人要想脫離家庭瑣碎而繁重的任務，有幾種必需的公共設備，第一是公共食堂，這在蘇聯已大體設備好了，任何一個工廠或機關，都有工廠廚房或機關廚房，而大規模的公開的食堂更是隨處皆是。第二是養育小孩的地方，這個問題蘇聯的政府最近有了新決定，這裏我舉其舉舉大者，來做蘇聯女人已逐漸走上光明之途的佐證：（一）擴大產兒院，他們規定由一九三六起到一九三九的三年間，在城市要增設一萬一千副產牀的產兒院。在鄉村中，這三年中要增設三萬二千副產牀的產兒院。（二）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以前，在城市要增設比從前多一倍的托兒所，以前有四十萬個舖位，至一九三

九年便要增加到八十萬個舖位，在鄉村中，這三年間也要增加一倍的托兒所舖位，五十萬固定舖位，四十萬季候舖位。（三）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以前，在城市中，兒童園的位置要由現有的七十萬增加到二百一十萬，在鄉村中，在三年間，要由現有的十三萬位置，增加到三十萬個位置，不消說這個計劃是蘇聯女人們所至為欣慰的，

蘇

一般的說來，蘇聯女人們在物質方面的生活也都很好了。在機關裏作事的 Office

聯

girl，穿得整整齊齊，也是擦脂抹粉的。在工廠裏作工的女工，大概是要穿得粗糙一些（重工業尤其甚），頭上包一塊紅布，但作完七小時工作之後，或是作五日工後的第六

見

天，也都換上潔淨的衣服了，化妝品也都爬到頭上和臉上了，去散步，去聽戲，去看電影，去逛公園，去會情人……他們的享受並不減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女人。據已經逝世的

聞

戈公振先生向我說，他乍來蘇聯的時候，對於這種現象總覺得不能同情，按理，蘇聯的新女性，應當有一種新生活（但戈先生意思不是要在她們的嘴上掛一塊禮義兼恥的招牌），後來他向一位女友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爲什麼你們生活似乎是很闊綽的？』他的女友馬上提出了幾個反問：『爲什麼我們的生活不應當是很闊綽的？』『我們憑自己的勞力，得來的金錢，我們不應當享受，還有什麼人應當享受？』『你想革命的最終

目的，是爲了享福，還是爲了受罪？」『你是不是以我們前幾年的痛苦生活爲常態，而以現在的生活爲變態？』戈先生時常講這段故事，大概有許多他的朋友都聽過。

在蘇聯有沒有妓女呢？有人的答覆是肯定的，有人的答覆是否定的，我對於這個問題絲毫沒有經驗，不便妄加判斷。但我可以這樣說，合法的公娼是沒有的，但是蘇聯對於男女的事是不加以什麼限制，只要彼此需要，倒不妨實行通融辦法，但這似乎不能謂之曰嫖妓。我有個朋友說：『娼妓的定義若是陪人睡覺，得人金錢，那末，資本主義國家的夫婦關係都可以說是一種嫖妓關係，如說蘇聯有妓女，就只有這樣形式的妓女。』這話似乎太過火了，不過，想來也有相當的道理。

蘇聯女人最落後的一部份，就是家庭女工，也就是中國所說的「老媽子」。這些女人，或者本身是資本家大地主，或資本家大地主的女兒，她們在蘇聯革命後，不但不幫助建設，而反加以破壞，到今天別人都在工廠成爲熟練工人，而她們却不能也不願到工廠去，所以只好作家庭女工。實際說，這些人的生活是不幸的，同時她們也是最難對付的，有舊社會的意識，也知道一點新社會的皮毛，有時偷偷摸摸，有時還要拒絕工作，新不新，舊不舊，既可憐，復可恨，但這種人已經走上了沒落之途，被淘汰是必然的。

最後假如有人從英美等國來蘇聯，我願意供獻二點小經驗：第一個，在英美等國，男女握手的時候，女的伸出她那『纖纖玉手』，男人只能輕輕的握握她的手指尖，似乎莽男子一不小心，便會把女人的手指頭弄碎了。這個握手法，不適用於蘇聯。假如你和蘇聯的女人握手，我勸你老早戒嚴，最好把你全身的力量都運到右手上，準備抵抗，不然，由她那天使機器的鐵手，也許會一下子握出你的眼淚來。

第二個，在英美等國，對於女人總要特別客氣，進門要女人先進，落坐要女人先坐，喝茶要女人先喝，所謂 *Lady First* 是也。這個規矩也不適用於蘇聯，如果你擺出 *Gentlemen* 的風度，到處謙讓，管保你會鬧出笑話的。

(六) 蘇聯的英雄

我們中國人的腦袋裏，大概都有個英雄的模型，所以，一提到英雄，有的，便會意識到雄糾糾氣昂昂的一條大漢；有的，便會想到「怒而天下定」或「叱咤則風雲變色」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物；總之，一定要給英雄披上個神秘的外套。甚至有些「英雄思想」者，每每以英雄自況，走路要用「狼行虎步」的姿態，說話要用「慷慨激昂」的腔調，

有時還故意搬來些「粗而野」的辭句，似乎不如此便不足表現英雄的氣概。其實，我想這流英雄滿可以跟楊小樓學戲去，或者因為架子擺得傳神，還可以博得幾聲喝彩。

題外的話少說，還是談談蘇聯的英雄吧。蘇聯的英雄，可以說都是很平凡的常人，然而，他們和她們何以舉行了英雄的加冕禮呢？這，因為英雄的標準不一樣。質言之：一般人所想像的英雄，是個人主義的英雄；而蘇聯所有的英雄，是社會主義的英雄。

在莫斯科，某兒童戲院會演過一齣「英雄」劇，內容大致是這樣：「某校的學生們，大家討論一個問題——如何才算英雄。許多人都認為：「只要對社會有所貢獻，便是英雄」；但其中有一個學生，認為：「英雄必須有驚天動地的事業，所以英雄便不是常人，而常人也不能變成英雄」，由此，引起頗為精彩的辯論。後來，這位「英雄思想」的學生因故被學校開除了，他當然感到異常的苦悶，又因為起居不檢，患了強烈的白喉症。教員某，有一次到醫院去看他，知道他必須用血液來補救，於是便自動請大夫施行手術，將自己身上的血抽到病人身上去。這自然是可感激的，但是，這位「英雄思想」的學生，除了感激而外，便不能想到更多的意義了。正當這個時候，柴留斯基（Cheljusky）探險艦在北冰洋沉沒了，遇難的人，在浮冰上發出求援的無線電，這

消息轟動了蘇聯全國，接着便是飛行家去援救，待格莫洛夫等七架飛機把遇難的人完全救回來，在全國如狂的歡迎之下，由政府授予這七個飛行家爲「航空英雄」的榮譽。這位「英雄思想」的學生，在醫院中不斷的聽得這個新聞，每個來看他的同學，都帶着報紙給他津津有味的講述，並且啓示他說：「只要爲社會做些有益的事，便不難成爲英雄」。這時，他的「英雄思想」有些動搖了，但他還希望聽取更多的意見，他問大夫說：「你看我們七個飛行家算不算英雄？」大夫說：「他們當然是英雄，豈僅他們，就是自願抽血來補救你的那位教員，在意義上又何嘗不是英雄呢！」漸漸的，這位「英雄思想」的學生覺悟了，他知道所謂英雄者，不是吐口氣便能化做一條長虹，也不是一伸手便能摘下個星球來。」

這個劇情，描寫出社會主義英雄的輪廓，由此，便不難想見蘇聯的英雄之特徵了。截至現在爲止，蘇聯的英雄只有兩種：一種是「勞動英雄」；另一種是「航空英雄」。在他國家裏，「航空英雄」尙不乏其人，但「勞動英雄」却不能不說是蘇聯的一種特產。

在蘇聯的工廠中有一種突擊隊員（Dartnik），一年以來，又添了一種施達汗諾夫式的工作者（Stakhanovites），這些統名之曰「勞動英雄」，並且都是深爲蘇聯人士

所欽敬。但這些是集體的「勞動英雄」，而不是個別的「勞動英雄」，就是說，還未經蘇聯政府各別的授予英雄的榮譽。現在，在許多已得到英雄榮譽者中，選幾個鼎鼎大名的介紹給讀者：

(一) 施達汗諾夫，他今年三十歲，生在一個貧苦的農家，當他十二歲時，便在一個富農的磨坊裏作工，這就是他獨立謀生的開端。一九二七年他開始在煤礦作工，同時，便加入了煤礦所設的技術班，後來經過國家的技術常識考試，取得最優等的成績。但他何以變成英雄而且舉世聞名了呢？事實的經過是這樣：蘇聯在建設的過程中，不斷地提高了生產率，因此對於煤的需要量逐漸擴大，所以便極力提倡增加煤的生產量。這時施達汗諾夫在當巴斯(Donbas)煤礦作工，他便獨出心裁的想了個掘煤法，把一個生產隊的力量很科學的分配好了，第一次就創造了驚人的世界新紀錄——我想讀者大概沒有人想學掘煤，所以這個掘煤新法也不必介紹了——後來依照這個方法獲得更大的成績，於是施達汗諾夫一躍而坐上「勞動英雄」的第一把交椅。

(二) 丹青科，她是個集體農莊的農婦，現在却得到了「列甯勳章」，「勞動英雄」的榮譽，並且成了著名的人物。什麼原因呢？蘇聯的糖蘿蔔收成額很低，在一九三

四年以前，平均每公畝只收成八十二公担，但在法國每公畝却收成三百零四公担，在德國每公畝收成二百四十五公担。在一九三五年，蘇聯的收成進步了，每公畝平均收成一百三十一公担。但丹青科所領導的工作隊，每公畝却收成了五百二十四公担，於是蘇聯政府予以大大的獎勵，報紙也給以特殊的鼓吹，而丹青科的名子在蘇聯真個是婦孺皆知了。

(三)布塞根，他是高爾基城汽車工廠的鐵匠，年二十九歲。他也是自己發明了新的工作方法，在生產上做到了飛躍的進步，於是獲得了「列寧勳章」，博得了英雄勳章。他是個很忠厚的人，在蘇聯施達汗諾夫式男女工人第一次會議上，他曾發言：「當我第一次來到莫斯科的時候，我有點頭暈目眩，聽不慣這樣的鬧聲，走不慣這樣的大馬路。可是在兩次來莫斯科時，我却到了戲院，到了動物園，坐了地道車。我在我們的莫斯科街上走着，我自己在想：這是否就是生在維脫羅加森林中的布塞根？這是否就是以前在鄉村中吃着殘羹冷飯的布塞根？……我現在領的工資很多。說句真心話，我自己還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工資。以前我所有的錢大部分是吃東西用掉了，但現在我吃不了這多錢，我想買套新衣服，也想把我的房子佈置好一點。……」

(四) 克里沃洛斯基，他生在一個工人的家庭，現年二十六歲，從一九二六年便參加生產，曾在工廠職業學校學習，一九二九年畢業，在頓涅斯基鐵路司機。他之成名，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明，他說：『在報紙上，我知道了人民委員會號召要增加機關車的速度——就是每天平均的行程。這個問題，在我看來是很清楚的，我馬上可以想出辦法來。但我當時害怕的，就是：如果我開車超過了規定的速度，我就會被人告發，說我魯莽從事，從前我會受過這樣警告和處罰。後來我得機廠主任的同意，我便拋棄了老方法，而開始用我的新方法，當時我開貨車就趕上了客車的速度，不過有時被客車所阻。從前我開車的速度平均每小時二十三公里，現在是四十七公里。雖然速度增加了一倍，但是火車從來沒有肇過禍事。』

(五) 斯美坦甯，他是個上皮鞋的工人，現年三十三歲，從十三歲起他就在皮鞋工廠作工。關於他，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曾說：『不僅在歐洲，而且在全世界，上皮鞋的最好工廠，要算捷克的拔佳工廠。在這個工廠裏，上鞋的機器最高產額，在每一輪班時間內，為一千一百二十五雙皮鞋。還在不久以前，我們的斯考洛好德工廠，上鞋的機器，在每一輪班時間內，其生產額僅僅稍多於拔佳工廠定額之一半。但是，斯美坦甯改

變了自己的作風以後，每一輪班便能上好一千八百六十雙皮鞋了。」可是，這位上鞋英雄之所以成功，並非倚靠體力的過度緊張，而只是倚靠工作的熟練和節奏。他之所以被人尊重，並不在於個人多上了千八百雙鞋，而在於一個火星引起了熊熊的烈焰，所有皮鞋工廠的工人，都以他做了榜樣。

（六）杜霞和馬露沙，她倆是親姊妹，生於工人的家庭，馬露莎年二十六歲，杜霞年二十二歲，都曾畢業於工廠職業學校。她倆所以列入英雄之林，還是讓莫洛托夫來作個報告罷，他說：『美國的織布生產達到了最高的程度，在那裏，一個織布工人管理五十架至八十一架自動織布機，只有特殊的人才可以管理九十至一百架自動機。我們的杜霞和馬露沙從從容容的可以管理一百四十四架織布機，這就是說，她倆的成績比美國織布技術的最高限度，還超過了半倍。』

這些就是蘇聯勞動英雄的代表人物，試想，掘煤者，上鞋者，開車者，織布者，打鐵者，種糖蘿蔔者，都變成了英雄，都得到了國家最高的勳章——「列甯勳章」，親耳聽到斯大林等熱烈的贊許，都在報紙上雜誌上看見了自己的功蹟，並且都會接受了政府的優越獎品。除了蘇聯，在任何國家裏看不見這種奇異的現象。

現在，換換口味，再介紹兩位航空英雄：

(七)列瓦聶夫斯基和列夫青可，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三日下午，塞可夫飛機場及其左近的街道上，懸旗結彩，點綴成壯麗堂皇的景象。蘇聯的黨國要人如莫洛托夫卡岡諾維赤等，以及數不清的人們，仰視天空，鵠立以待。五時左右，飛機發現了，降落了，列瓦聶夫斯基趨步走到莫洛托夫的面前，很興奮的說：『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同志，謹向你報告：由美國的洛杉磯·安蓋賴斯(Los Angeles)到莫斯科的長途飛行已經完成了。』莫洛托夫緊緊的握住列瓦聶夫斯基的手，春風滿面的說：『慶賀你們的成功！』這時，卡岡諾維赤把斯太林的賀詞拿出來，賀詞是這樣寫的：『謹向我們祖國的英勇男兒致兄弟的敬禮！謹慶賀你們勝利的完成了有歷史意義的長途飛行！熱烈的同你們握手。斯太林。』接着便開了露天歡迎大會，許多人作了興高彩烈的演說。會後，他們坐上滿載鮮花的汽車，徐徐入城，因為歡迎者塞滯了街道，使汽車不能暢快的駛行。後由蘇聯政府決定：授給列瓦聶夫斯基以「勞動紅旗勳章」——因他曾得過「列甯勳章」和「紅星勳章」——授給列夫青可「列甯勳章」，此外，並以大量的金錢作獎品。

x

x

x

x

最後，我想畫個蛇足：我所以寫這篇小文，目的在於忠告我國的人士，不要在形式上模仿「英雄」，例如學莫索里尼說話的姿式，鬧什麼希特勒的頭髮，這些，對社會毫無裨益，對自己徒示膚淺。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看看蘇聯的英雄，應當在實際方面下番工夫。同時我們要曉得：蘇聯當前的要務是建設，所以有許多「勞動英雄」，我們也應當捉住我國當前的要務，努力赴之，不必高懸空想，只要腳踏實地的幹去。

(七) 我們的寓所

莫斯科的人口，逐日增加，雖然一棟一棟的樓房也在不斷的建築，然而，住房還是供不應求的，因此，賃屋真成了一件難事。在莫斯科晚報的小廣告欄內，時常看見有徵求「室之一隅」的，賃屋之難，於此可見。我們在莫斯科，前後住了四次旅館，都因為無屋可賃，不得不爾。住在旅館裏，方便不算不方便，舒服也不算不舒服，只是每五天清一次賬，每次清賬總是一大把盧布，使人有些吃不消也。此外，還有一點是我感覺煩悶的，就是旅館的規章，禁止自炊，因此我們便不能燒中國菜吃，天天吃大餐，總有一

天會使你望之欲嘔。

一到夏天，賃屋便容易了，而且租金也特別低廉。因為一般人都到鄉村或海濱去避暑，空閒的房子很多，招個租戶，就等於招個看門者，所以每年由五月到九月，不必掛心着住的問題。可是，一進十月，逐客令下矣，像我這樣的異國漂泊者，總是被擠到旅館裏去。

我們曾經接五連六的在報紙上登廣告，賃屋，賃屋，外國人賃屋，終於，碰巧了，租得幾間屋子，這是個很齊備的 Apartment，房主人是個工程師，被派到距離莫斯科很遠的一個城市去工作，於是，對於賃屋問題，我們居然是『有志者事竟成』了。

我們現有的寓所，大大小小有五間，其中：廚房一，浴室一，傭人室一，其餘兩大間，一為寢室，一為客廳。不過，所謂客廳是『本職』，尚有三個『兼職』，即餐室，讀書室和吸煙室也。寢室很大，非方非圓，狀類不規則的八卦形，所有傢具，尚稱適用。客廳成正方形，中置餐桌，臨窗為寫字檯，一張沙發，一架鋼琴，一座書櫥，幾隻木椅，櫻樹一株，金魚數尾，此外，惟壁間一具電話機而已。因為我有這樣個寓所，朋友們均嘖嘖稱羨，我們自然也是很高興的。

我們的寢室，臨街的兩面都是玻璃窗，中間一門，以通露臺，露臺上繞以鐵欄。每逢熱鬧的節日，例如五一節，十月革命節，排山倒海樣的隊伍，在眼皮下高歌而過，使你會感到自己有些威風，彷彿立身於閱兵台上，一下子就變成了差不多是海陸空軍總司令那樣腳色。

燕 聯 見 聞

在夏季，伏在鐵欄上左顧右盼，兩邊都是綠樹參差的『波麗娃』，左一瞥，右一羣的小天使們，放浪的遊戲着，好似千變萬化的活動電影，使你會忘記一切，甚至忘記自己之存在。略微向左一偏頭，那就是個佈置鮮艷的夏季咖啡館，木欄隔成個小小院落，栽着雜花，各色綢傘下，幾個男女圍繞着一張圓桌，飲菓子汁，吃冰激凌，火柴閃着微光，紙烟繞出小霧。身臨其境者，大概是愜愜得意，袖手旁觀者，亦未始不可以望梅止渴也。

在冬季，露台已經失了時效，爲避寒風之襲入，不但玻璃門已被封鎖，而且門隙都用碎紙密塞着。但是，不要緊，我可以利用玻璃窗了。憑這壁的玻璃窗外眺，夏季咖啡館已成了『秋扇見捐』，可是高爾基街絡繹如織的行人，汽車，仍然供給着流動不居的景象。再憑另一壁的玻璃窗外眺，眼前就是鼎鼎大名的普希金廣場，那不是嗎？世界偉

大詩人之一——普希金的銅像，他立在石臺上，微伏其首，右手插在衣襟裏，左手背在身後，一秒鐘也不停息的在想，在想，也許正在錘鍊驚人的詩句，也許正在復誦已成的腹稿。向右順一眼，那是一家新聞電影院，所演都是蘇聯最近的事實，近亦參演西班牙人民爲保障民主自由的戰況，假如你能不間斷的去，管保你對於蘇聯的現實，不致於隔閡。再向右順一眼，隱約的可以看見『請讀中文書籍』幾個中國字，那就是國際書店，二十幾種文字的書籍，都可以在這裏買到。更向右順一眼，在一個樓頂可以看見列甯的頭像，那也是個舉世知名的所在——真理報館。視線向近一收，是另外一個電影院，其設備雖不及第一電影院和 Udamnik 電影院，然而新產的影片，總是儘先的在這裏映演。順流而下的還向右看，樓頂上也有個頭像，若在夜間，由電光湧出一條紅綫繞成斯大林面孔的輪廓，這個所在，就是代表蘇聯政府的新聞報館。最後，介於我們的寓所和新聞報館之間的，有一個直欲上青天的十字架，那是個從前頗有聲勢的教堂，而現在却變成了反宗教博物館，如果你花費三四小時的光陰，走進去仔細的巡視一週，便會知道，那是用科學的方法，證明迷信之無稽。

這幾天——一九三六年的彌留之際，由我們的玻璃窗看見了異樣的景色：第一，我

蘇 聯 見 聞

看見滿天飛舞着棉花，有人會以柳絮象徵着雪，其實，那只能像徵着小雪，而大雪却只能用棉花來象徵。此種雪景，煞是美觀，假如你是個雅人，你可以由此領略豐盈的幽趣；假如你是個壯士，你可以由此添加慷慨的氣概；假如你是個普希金的同路者，你可以由此獲得新穎的詩料。其次，由於落雪，可以看到街上的掃雪者，男的，女的，掃帚過處，黃沙隨之，不如斯，全街將成一滑冰場，而行人將不免大翻其跟斗，掃雪雖小道，但也是人與自然的搏鬥，頗足發人清省。復次，天晴雪止，「波麗娃」又成了小孩子們活動的舞台，腳踏冰鞋，東飄西蕩，跌倒，爬起，玩花樣，却像故意向「老大者」示威。更次，我看見夏季咖啡館可以羅雀的院落裏，排列着許多小松樹，羣爭購之，大有「當仁不讓」之概，原來這是一種新年的點綴，頗似聖誕樹 Christmas tree。人們買回小松樹，枝上繫以糖菓，玩具等，以博小孩子們的「皆大歡喜」。據云，竟有一樹之所繫，所費在三千盧布以上者，蘇聯人民現在生活之甘苦，由此不難想像。

一點也不誇大的說，我們的寓所之位置，在莫斯科是文化的中心，商業的中心，交通的中心。幾年前來過莫斯科的，一定知道有個普希金咖啡館；二年以內來過莫斯科的，一定知道有個莫斯科咖啡館；這只是名稱的更易，實際這並非兩個咖啡館。而我們

的寓所就在這個咖啡館的樓上，所以，有時投心的朋友來訪，家裏待茶有些不盡興，我們便走下樓梯，坐在咖啡館裏，談談。

這個寓所，我們是很滿意的，不過我以為美中不足的是在三層樓上。我總覺得：寄身海外，猶之乎在輪船上度日，載浮載沉，而不能腳踏實地。在海外而又住於樓上，直同蹲在輪船的烟囱上，隨時都有搖搖欲墜之勢，這當然是我個人的幻覺，他人未必同感。至於，我所以厭樓，另外還有原因：普通的原因是我生於鄉村，從小養成了住草房的習慣，登樓，我覺得已經脫離人間了。特殊的原因，說來話長，寫來也不免拉雜。不過，我讀過許多名人的文章，有些是天上一筆，地下一筆，此名人之所以「名」耶？不能令人無疑。那末，大胆的效顰一次，索性拉雜下去。原來，在一九二三年，那時我將在中學畢業，便跑到日本東京去，正趕上人家空前而未必絕後的大地震。當時，我住在神田區中華青年會的四級樓上，地震了，樓似乎醉酒樣的東一倒西一幌了，我臥在地板上好像睡在搖籃裏。一面牆已經別樓而去，駭人的響聲，幾乎把我的心震碎了，窗上的玻璃，壁上的土塊，橫飛亂摔，我的背部不曉得什麼時候滿是血跡了。就在這一髮千鈞之際，我抱頭鼠竄的逃下樓來——抱頭鼠竄四字，恰好是當時逼真的形容詞——後來，

我經歷過：草地露睡，餓飯，被檢查，而且無故的被『友邦』人士包圍了，細綁了，七手八脚的亂踢亂打，鼻青了，臉腫了，彷彿地震的災禍，都要在我們兩個中國學生的身上來算賬。後經同難的C君極力分辨，才由警士聲明錯認我們為高麗人，而發生的誤會。但，所謂『青年自衛團』的那些野獸，却厲聲疾色的問道：『你們中國人為什麼要排日？』另外一個插嘴道：『你們中國人不是正在喊收回旅大嗎？』當我們痛定思痛的時候，才明白，這頓毒打，却是當時國人『收回旅大』運動的回響。簡捷說：就從那次『僅以身免』的苦難起，直到今天，只要我坐在或睡在樓上，多少有些風聲草動，在一秒鐘以內，我幾乎是完全失掉了知覺，蓋出於不自禁也。古人云：『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獸，而不能無變色於蠶蠶；此不一之患也。』我在樓上時常飽受虛驚，想也是『不一』在作祟。

我雖厭樓，但這不能歸咎於我們現在的寓所，因為，在海外，而又託足於大都會，住樓那是原則，不住樓倒是例外。準此，我對這個寓所還是滿意的。

可是，我們在這裏還能住好久呢？這個問題，是惱人的。當我和房主人談判的時候，說明在他未返莫斯科之前，這裏的居留權是屬於我的。他曾非正式表示，在二年

以內是不會返莫斯科的。可是，我昨天突然接到他的電報，說：不日來歸。果爾，我的最後一着當然是『遷都』了。在這裏住時，雖然也知道這裏有許多優點，但並未覺得什麼特別，現在快要被擠到旅館去了，每個優點都憑空的擴大起來。『人死了是好的，魚逃了是大的，』依照葫蘆畫個瓢，我可以說，『屋子不能再住了，那是頂括括的。』特草短文，以示惜別也。

蘇聯目前的教育方針

桓 行

每種國家的教育，都有它固定的教育方針。蘇聯是要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據蘇聯的名流宣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蘇聯人民領袖斯太林的新憲章報告，謂蘇聯現在所實現的，還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原則：『各盡所能，按勞取酬。』但蘇聯為造就將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起見，在教育方面，已決意地要使全國人民，個個的知識技能，都能達到最高峯，消滅人們間勞力者與勞心者的界限，使人們能征服自然，能從被自然奴役的地位，一變而為指揮自然。因此，蘇聯今日教育的設施，不祇是不為着最少數人，且不僅注意着最多數人，而是為着全民。今日雖然祇說以小學教育為全民義務教育，但在實際工作中，它確已在以高等教育為全民義務教育的坦途上了。

現在，寫一寫記者年來觀察蘇聯教育的實際情形吧。

掃除文盲的工作，大體上可算完結了。在沙皇時代，能讀能寫的人，祇有百分之廿二；今日蘇聯，已達到百分之九十。本年的蘇聯政府計劃，已預備着把尙剩存在窮鄉僻壤的三百萬老年文盲，亦必使之目明耳聰。

入中小校的兒童，本年度已有二千八百萬名，在七十餘種本族語言文字中上課。建築中小校校舍的用費：一九三五年共支出三萬三千五百萬盧布，竣工的新校舍，五百五十三座；本年度增加到九萬萬盧布，竣工的新校舍四千三百廿二座，足容學生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名。

職業專門學校的學生：一九三〇年時，共三十二萬七千名，一九三五年度，共七十五萬五千名了。

高等以上學校，共有五百九十二所，在沙皇俄國時代，祇有九十一所。一九三〇年時，有學生十九萬一千名；一九三五年時，五十二萬二千名；本年則增至六十四萬五千名了。

蘇聯學校，沒有一校限制女生，更沒有一校不是男女同學。職業專門學校內的女生成份，本年度佔百分之四十四又一。高等以上學校的女生，本年度亦已佔百分之卅八。

蘇聯學校，更沒有一校向學生徵收分文學費，無論城鄉，校中都備有價廉物美的茶室和飯堂。成人學校，還備有不收宿費的宿舍。學校中的實驗室體育館運動場俱樂部圖書館等，都是自由使用，沒有絲毫徵費或其他限制。高等學校入校學生不問社會出身，祇以中學生為惟一條件。職業專門學校以及高等以上學校的學生，過半數還要領取國家的津貼作生活費，研究院中每名學生的每月津貼，有達至五百盧布以上者。

蘇 聯 見 聞

蘇聯政府教育經費的浩大，舉世上沒有一國可與之比擬。在第一五年計劃內，共支出教育費一百五十五萬萬盧布（15.5 Milliarden Rubel）。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前四年——一九三三至三六年——共支出三百卅三萬萬盧布（33.3 Milliarden Rubel）。只此數年光景，總共支出的教育費，就已有四百九十萬萬盧布（49 Milliarden Rubel），這自然是使人聞之咋舌。

教育的普及與發達，尤以昔稱落後之區為最顯著。例如中亞西亞的基吉爾茲共和國，在沙皇時代幾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民為文盲，如今已百分之九十能寫能讀了。現有一千六百六十七所中小職業學校，以及高等以上學校亦共有十四所。

以上還只說到正軌的教育。另外有無數的夜校和補習班，為工廠農莊農業機器站，

礦山，火車，輪船辦事處，商店以及軍隊中所組織者。這些夜校和補習班的課程，應有盡有。有政治課，有文藝課，有外國語課，有航空學課，有園藝課，有音樂課。但其中以政治課和與各人工作有關的技藝課為主要。共產黨員，青年團員，職工會員，集體農莊莊員，航空化學會會員，上政治課是應有的義務；工人農民以及其他工作人員與工作有關的技術課，根據去年十二月蘇聯蘇聯共產黨中央全會的決議，亦定爲了義務技術課且舉行年考，以定工作的升降。技術課的技術二字意義，亦與普通所稱技術二字不同。譬如研究世界經濟政治或世界之商情的人，像經濟學原理列寧論帝國主義，世界地理等是其技術課了，土壤學，肥料學，氣象學等，則爲農民及農業技師等的技術課。這樣，常能使普通的工人，不出廠的門，而能升技師；一個普通的技師，可以不輟業，入大學而升工程師。

這樣的義務技術課，蘇聯政府已計劃的執行了。重工業部規定本年度須有一百五十萬工作人員上技術課，鐵道部規定本年度須有七十萬工作人員上技術課，輕工業部規定本年度須有五十萬工作人員上技術課等計劃，到今日都已是超過百分之百的實現。

蘇聯工人農民的技術知識，在今日已是趕上了或超過了，任何工業，或農業先進國

的工人和農民，工作效率的迅速增加，就是鐵證。第一個五年計劃完竣，蘇聯的工作效率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一。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前三年完竣，工作效率增加到百分之卅六。本年前半年與去年前半年相較，在工業部門中的工作效率增加到百分之廿六又一。美國從一八九九到一九一九的三十年中，工作效率祇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七。

史達漢諾夫的礦工工作效率，高於德國魯爾礦工工作效率兩倍。高爾基汽車工廠的史達漢諾夫工人工作效率，遠過於美國福特廠工人，冶鐵廠工人的工作效率雖低於美國的冶鐵工人，但已高於德國的冶鐵工人。蘇聯工人的工作效率這樣神速，祇是因為他們的技術知識的高超。美國廠家工作部門詳細分工，及其加緊對工人的剝削，使得工人的技術知識微乎其微，竟祇成爲機上的小部，這就是比較蘇聯工人落後的原因了。

蘇聯今日正軌以外的教育，欲將一切的工廠農莊及其他任何的工作處所，都變人們學習的大學。使每個工作人員，都有最高的技術知識。使每個工作人員，都能秉着自有的技術知識和工作經驗有所發明。千萬人都成爲發明家，使技術發明猛進到這樣的地步；例如礦工不再以筋力從事於黑暗的地窖裏，而能服醫生常衣的白服，在明亮亮的工作室中，手按電機，便能掘取地下的寶藏。這就是今日蘇聯人民學習技術的理想，也就

是他們征服自然的企圖；他們今日已是有計劃地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邁進了。

有着增加工作效率，就得增進勞動者的技藝和文化的程度；生產增加，勞動者的收入也自然增加；因之，就能不斷的把勞心者和勞力者的距離縮小。蘇聯的名流宣言，這就是社會主義發展的路線。蘇聯的人士，也確已在這個園地上有相當的成績了。

『憲法只是登記已成的事實』。所以蘇聯人民領袖斯大林起草新憲法時，在公民的基本權利章中，就寫下第一百廿一條『蘇聯公民享有教育之權利』。

蘇聯普遍義務初級教育之實施，各級教育（高級教育亦在內）之免費，絕大多數高級學校學生之由國家發給生活費；各地學校之以本族語言文學教授；在工廠蘇維埃農莊，農業，機器站，及集體農莊中之對勞動者施行免費之生產，技術，農業等教育；——凡此皆為公民權利之保證。

這樣，蘇聯的全民更能在準備征服自然的道路上猛進，以達到他們理想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蘇聯的教育，在現世界上是獨樹一幟的，有新的內容，新的意義，值得特別加以注意！故拾耳聞目濡的事實，綴而為文，貢獻於讀者。

蘇聯的新聞事業

戈寶權

蘇 聯 見 聞

蘇聯最大的報紙真理報（Pravda），係創刊於一九二二年的五月五日，距今已有二十四年的歷史；蘇聯當局為紀念這一個創刊的日子起見，就規定這一天為蘇聯的『報紙紀念日』（Press Day）。當今年的『報紙紀念日』時，莫斯科日報中曾有一篇文章講到紀念這一個節日的意義，其中有這樣的幾句話：『報紙紀念日，反映出蘇聯十八年來——為從事創造新文字，掃除文盲，設立學校及圖書館等類工作的繼續不斷的鬥爭。這種鬥爭已經獲得了相當的勝利，但是蘇聯的報紙，仍須繼續貫徹二十四年前真理報創辦時所抱的主張，就是在羣衆從事於建設新社會的鬥爭中，報紙須成爲一個最好的組織者及先導者。』從這幾句話，我們就可以看出蘇聯的新聞事業的一般特色和使命。

蘇聯的新聞事業之別於其他各國者，就是新聞事業俱爲國營，在組織上是系統化的，在管理上是合理化的；這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事業是商業化的，情形迥不相同。

講到報紙的功用，報紙在蘇聯是促成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及推進民衆教育的唯一利器，同時，報紙在建設新社會的工作之中，又立於領導者的地位，指揮及組織各種工作等。在莫斯科的街頭巷口的每一座賣報亭上，我們俱可以看見兩句話：一句話是『報紙是我們黨的最敏銳而最有力的武器。』一句話是『報紙不僅是一個集體的宣傳者及鼓動者，同時也是一個很好的集體的組織者。』這兩句話，就很可以表示出蘇聯新聞事業的特色來。

蘇聯的報紙在內容及編制上，也有許多特色，這是初到蘇聯來的外國旅客所引以為新奇的。舉如在報紙中，除去關於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社會活動這一類的新聞之外，就很少看到招搖撞騙或是姦淫這一類的所謂『桃色新聞』，當然也看不到捧名媛和捧明星的文章了。因此就有人以為蘇聯的報紙是沒有娛樂的趣味的，是非人情的，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結論。蘇聯是一個新興的國家，一切的制度完全是建立在一個新的社會基礎之上，像這一類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所常見的不良的社會現象，早已隨着社會制度的轉變而不存在了。此外在蘇聯的報紙中，又很少看到廣告，即使有廣告，也不過是些機關的公告或是戲院和影戲院的節目等。這是因為蘇聯的商業制度不同，商店俱係國營，

無競爭的情形存在，用不到登廣告來招攬和推廣生意，同時報紙也不靠廣告的收入來維持。近來蘇聯的報紙中已有逐漸增加廣告地位的趨勢，可是廣告的作用，僅在於公告而已。從大體上看來，蘇聯的報紙的內容已達到『淨化』的程度，所以要說報紙是『灌輸學術文化的工具』，或是『民衆輿論的喉舌』，則蘇聯的報紙也許已做到這一步。

我們既已經知道蘇聯新聞事業的特色，現在就可以進而講蘇聯新聞事業的近況了。

蘇聯自從十月革命以來，新聞事業之突飛猛進，已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其中最顯著的進步，就是報紙的數量及銷數的激增。舉如當帝俄的時代（一九一三年），報紙的數量真是貧乏得可憐，全俄羅斯不過就是八百五十九種報紙，總銷數是二百七十萬份。這一種報紙貧乏的情形，從十月革命起就開始發生了轉變，到了一九三二年就是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報紙的種數已增加到六千六百七十四種，總銷數則增加到三千五百五十萬份。拿這個數目和一九一三年的數目來比較，就是報紙的種數增加了七倍半以上，總銷數增加了十三倍之多。在今年這一年間，報紙的種數預計可增加到一萬種，總銷數也可以增加到三千九百萬份，這是怎樣一個驚人的數目！

更進而講，報紙的種數及銷數的激增，也就是發行地域廣闊及讀者普遍的代表。當

帝俄的時代（一九一三年），報紙發行的地域，僅限於莫斯科及聖彼得堡兩地以及其他幾個重要的工商業的中心，讀者則又僅限於一般王公貴族和智識份子。據統計所載，當時全俄羅斯的人口有三分之二是文盲，不能讀書寫字；鄉村人口的總數是一萬一千五百萬人，這許多人甚至終身也沒有讀過一份報紙。講到現在的情形，報紙發行的地域則遍跨歐亞兩洲，遠在邊陲甚至在北極圈以內，也有印刷的報紙了。又如烏拉爾山（Ural）旁的乞略賓斯克省（Chelyabinsk），當帝俄時代是一個文化落後的區域，現則一躍而成爲蘇聯的重工業中心之一，報紙的種數也達百餘種以上。讀者方面，蘇聯現有口是一萬七千萬人，自從掃除文盲的工作實行以來，僅剩了百分之十的人是文盲；在最近幾年間，還有完全肅清的可能性。據統計所載，在莫斯科省的好幾區中，平均每四個人即有一份報紙，至於城市中一個人閱讀幾份報紙，則更是一件極平常的事。

在蘇聯新聞事業的發展中，還有一點可以特別注意的，就是民族文字的報紙的增加。蘇聯本是一個民族繁多的國家，其中有不少的民族，不僅在文化上是落後，甚至供書寫用的文字也沒有，當然更談不到發行報紙了。但從十月革命以後，蘇聯政府倡行拉丁化的字母，這些文化落後的民族方有了供書寫用的文字，編印書籍及報紙等。現蘇聯

計有三千三百多種民族報紙，代表八十多種民族文字。其中以烏克蘭文最多，佔二千一百七十二種，白俄羅斯文佔三百三十五種，外高加索（包括三個共和國）佔三百三十六種，烏茲拜克斯坦（Uzbekistan）佔一百十八種，土克門利亞（Turkmenia）佔二十四種，塔傑克斯坦（Tadjikistan）佔四十種。此外如吉普色人（Gypsy），本是一種流浪的民族，過着車輪上的生活，到處爲家；而現在蘇聯的吉普色人，則已成爲一種定居的民族，除有他們自己的學校及戲院外，也有用新文字印行的報紙。

蘇 聯 見

蘇聯的報紙，從地域及性質來講，大體可分爲中央報紙，地方報紙，民族報紙，機關報紙，工廠及農場報紙以及壁報等，現可摘要的提出幾種來講。

在中央報紙中，當推真理報及新聞報（Izvestia）。真理報代表黨，是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創刊於一九一二年，總銷數是一百九十五萬份。當初創辦時，係由工人集資而成，是蘇聯最老的一種報紙，現該報創刊的日子已規定爲蘇聯的『報紙紀念日』了。新聞報代表政府，是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報，創刊於一九一七年，總銷數是一百六十萬份，現任主編是布哈林（Bukharine）。這兩種報紙是銷行最廣及讀者最多的報紙，其中所發表的言論，常左右世界視聽，所以在國內的報紙中，時常可

以看到『真理報社論云……』，或是『新聞報社論云……』這一類的譯電，就是這一個原故。

代表機關的報紙，則差不多是每一個人民委員會俱有牠們自己的機關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重工業人民委員會的爲工業化（*Za Industrializatsiu*），銷數是二十八萬五千份。此外如全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ian*）及財政人民委員會的機關報，是經濟生活（*Ekonomicheskaya Zhizni*），國防人民委員會的機關報是紅星（*Krasnaya Zvezda*），銷數俱相當可觀。給青年人及兒童看的報紙，就有直屬全蘇聯青年共產黨的少共真理報（*Komsomolskaya Pravda*）及兒童先鋒真理報（*Pionerskaya Pravda*）。這兩種報紙，雖是給少年人及兒童看的，但俱有著名的作家執筆撰稿，銷數俱在五六十萬份以上，較之我國最大的報紙的銷數還大，從此也就可以看出人家的新聞事業是怎樣的發達。

工廠及農場的報紙，則各在三四千種以上，遍佈全蘇聯各地的工廠及農場中。在工廠報紙中，著名的有列甯格勒橡皮工廠的紅三角（*Red Triangle*），及莫斯科史大林汽車工廠的追及與超越（*Overtake and Surpass*）。像這一類的工廠報紙，銷數俱

在五干至兩萬之間。當今年的『報紙紀念日』時，列甯格勒史大林鋼廠所出的史大林者（*Stalinets*），已達第一千期，其通信員在千人以上。在農場方面，差不多是重要的農場及機器牽引機站（*MTS*）均有印刷的報紙。在莫斯科則有一種中央的報紙，稱爲農民新聞（*Krestyanskaya Gazeta*），係直屬黨中央委員會，總銷數是一百七十五萬份。農民新聞的樣張不大，有如上海的小報，共四面，但內容則非常精采，並因農場的地域的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的地方版，以供各地的農人閱讀。此外農民新聞又發行多種的附屬刊物，如給婦女看的稱爲農婦（*Krestyanka*），給兒童看的稱爲集體農場兒童（*Kolkhoznye Rebyata*），載農民文藝的稱爲集體農場農人（*Kolkhoznik*），種數不下十幾種，銷數俱非常大。在蘇聯，工廠及農場的報紙俱有牠們自己的通信員，在工廠中的稱爲『工人通信員』（*Rabkor*），在農場中的稱爲『農人通信員』（*Selkor*）。這許多通信員，除長於他們自己的職業之外，又能組織及指揮各種工廠及農場的工作等。舉如農人通信員，當春種秋收的時候，均負有特別重大的責任，到了冬休的時候，又須幫助農人計劃來年的工作，這種情形確是蘇聯所僅有的。

最後可以談到壁報。壁報俄文稱爲『*Stengazeta*』，是種貼在牆壁上的用手抄寫或

是用打字機打成的報紙。在蘇聯差不多是沒有一處機關，一處商店，一處團體沒有壁報。當一九三三年，企圖打通東北航路的『乞留斯金號』(Chelyuskin)輪船在北冰洋沉沒時，這一羣遇難的人，在浮冰上也出版了一種壁報，稱為不降服(Ne Stadinmya)，這可以說是一種僅有的壁報了。壁報的內容，除去文章之外，還有各種的照片及插圖等。其中的文字，多係這一個機關的工作人員所寫，並常揭載關於批評工作的錯誤及組織新工作一類的文字等，所以工作人員在工作之前或工餘之暇，俱去看一看壁報。壁報有日刊者，有週刊者，有旬刊者。當今年的『報紙紀念日』時，莫斯科的工會大廈曾舉行了一個『日刊壁報展覽會』，陳列了二十多種日刊的壁報，其中歷史最久的，當推莫斯科史大林汽車工廠機械部的日刊壁報修理(Remont)，發行已六年，近四年來，係由一女工主編。通信員凡一百五十人，編輯部共二十八人，係輪流負責編輯。

從以上幾段文字，我們對於蘇聯的報紙已有一個概括的認識，現在不妨再順帶講一講雜誌的情形。雜誌方面，在莫斯科有一個聯合報紙及雜誌出版局 (Jourgaz) 的組織，發行五六種報紙及二十幾種雜誌。在報紙中，有英文莫斯科日報 (Moscow Daily News)，法文莫斯科週報 (Journal de Moscou) 及俄文的文藝新聞 (Literaturnaya

Gazeta) 等。在雜誌中，則各類雜誌應有盡有，銷行最普遍的，是一種半月刊的畫報火星 (Ogonyok) 和一種政治、經濟及文化的綜合的旬刊雜誌在邊境以外 (Za Rubezhom)。此外如文藝雜誌中，有我們的成功，文學遺產，戲劇與戲劇學，及蘇聯之建築藝術等；在機械及技術的雜誌中，就有關於飛機，汽車及無線電等類的雜誌。這一個機關除發行報紙及雜誌之外，又發行幾種叢書：如世界名人傳記叢書及世界文學名著叢書等。這一類的報紙及雜誌，雜誌及叢書，均銷行於全蘇聯境內，所以這一個出版局，可說就是蘇聯唯一的，中央統制的雜誌出版機關。

此外，在其他的新聞機關中，有代表蘇聯的國家通信社——塔斯 (Tass)，其通信網滿佈全世界，即我國報紙中，現亦常用塔斯的新聞。在新聞攝影方面，有一個國家新聞攝影社 (Soyuzfoto)，專照各種新聞照片，供蘇聯境內及其他各國的報紙刊載。

聯合新聞影片廠 (Soyuzkinohronika) 則專攝製新聞影片，供影戲院開映。舉如當意阿戰爭時，蘇聯會派人至阿比西尼亞的前線攝製影片，最近此地又可以看到關於西班牙的新聞影片了。這一類的影片，除在通常的影戲院中開映，又專有一種新聞影戲院，開映新聞的片子，在短促的二十分鐘之間，每一個人對於目前的各種時事就可以得到一個

概括的認識。從這種種方面看來，我們也就可以知道蘇聯的新聞事業，是達到怎樣的一種系統化和合理化的程度了。

最後還可以提及的，就是蘇聯的印報機及紙張，均為自給，而不是輸入的。最近因紙張的需要太大，而供給量有限，所以每一種報紙俱不能盡量的發展，而買報也就十分困難。舉如要買真理報和新聞報，就得每天早晨排隊在賣報亭前等候，否則過了時間就無處可以買到這兩種報紙。現在蘇聯尙趕建造纸廠，若將來紙張供給豐富，則蘇聯的新聞事業還會更加發達，這是現在大可預料到的。

蘇聯的托兒所

鍾肅儀

蘇聯是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一切自然都是趨於集體化和科學化的，托兒所也是這樣的情形。蘇聯的婦女們，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是一根有力的支柱，蘇聯的兒童們，是未來的任重道遠者，因此，蘇聯要使婦女們能置身於社會事業，便不能不設法減輕她們的累贅，更不能讓她們為孩子的事務所羈絆着。為要使小孩們都有健全的身體，便不能讓他們再在一種不科學的環境裏生活着。所以，托兒所之設立，確有一箭雙鵰之妙。

托兒所在蘇聯真是指不勝屈，有的是屬於工廠的——就是工廠托兒所。有的是屬於集體農莊的——就是農村托兒所。有的是屬於市民的——就是市民托兒所。有的是屬於機關的——就是機關托兒所。其次有一種臨時性質的——就是車站托兒所，公園托兒所……之類。此外據說還有特為各國的革命者，以及為革命而被犧牲者的兒童，所特設的托兒所，來看護和教育這些小革命家。

托兒所的設備，可以說最低限度都是合乎科學水準的。自然還有許多格外講究的托兒所：大理石的階梯，彩繪的名家壁畫，紅絨的厚地毯，特製的小桌小椅小牀以及牀單桌布……等，都是精緻而適用的。至於小孩們吃的東西，那更是每日都須經過醫生的檢查。蘇聯對於兒童有這樣的設備，不消說，蘇聯兒童們的幸福是如何的值得欣羨了。

兒童的天性，都是喜羣的，但是在個別的環境裏生活的孩子，便不能享得羣的快樂，而且乍到了一個羣的地方時，最初必定要感覺陌生，迨慢慢的嘗到了滋味後，便『留連忘返』了。托兒所裏生活，就是適應這種天性和訓練羣居生活的初步習慣。小孩以二個月到三歲為住托兒所的時期，過了三歲便是住幼稚園的年齡了。每個托兒所大抵分為四級，第一級，從二個月到九個月的小孩。他們的生活是怎樣呢？吃的，一律都是牛奶，白晝，每三個鐘頭給一次——體壯的便三個半鐘頭一次——夜間的下半夜有一次是停喂的。奶，都是經醫生適應着小孩的體質而配合，可以說每個小孩有每一種牛奶。他們的睡眠，每日三次，在醒的時間，便給以各種彩色的東西，懸於小孩視線方便的地方——這大半是為二·三·四·五·個月的小孩子的——許多帶顏色的小玩具置於小孩圍繞着的桌上，——這大半是為六·七·八·九·個月的小孩的——這是使他們一方面

玩耍着，一方可以分別顏色。他們每天到托兒所，早上是七至八的時間，到後就換上托兒所的衣服，隨着受醫生檢驗，認爲沒有病的，到本級的屋子去。有病的，便到小孩醫院的養病室去。患着傳染病的，那末須到醫院的隔絕室去。這醫院照例是鄰近或相連於托兒所的。第二級，從九個月到一歲零一月，是些能爬的以及扶欄而走的小孩，他們的飲食，仍和第一級的一樣，惟睡眠只有兩次，玩的地方和玩的東西，都是以適於爬的或扶的爲標準，如在他們玩的屋子裏，置以小欄杆，小橋，小亭子以及數級的小樓梯等，至於小桌小几，那更是必須的了。地上全鋪着厚絨氈，氈上散置一些玲瓏的玩具。這一級小孩，除了這間玩的屋子外，還有一個專爲睡眠的屋子，這個屋子的窗戶，經常是開着的，溫度到了零下十六度時，才在小孩的面部罩上一個罩子，單留鼻眼在外，這樣睡眠，據醫生說是有益於健康的。第三級，從一歲一月到兩歲，這一級的小孩，因爲比較大了一點，都是些能走能跳的小將，可說是最可愛的一級，有的還能說清幾句話，他們每日除兩次睡眠以外，只要有玩的，便心滿意足了。他們的玩具比較複雜化一點：夾帶着一些數字觀念的，動植物形象的，以及眼前各種事物所製成的玩具。這是貫輸他們在生活中最基本的概念。他們除了玩的屋子睡的屋子而外，還附帶着一間小小的研究

室，用來個別和小孩們講解的地方。第四級，從二歲到三歲，這一級的小孩，在托兒所中，算是老大哥了。他們已經具備了相當的意識，他們對於一切有自己的主意。小孩到了這時，都開始有些頑皮了，他們一天只有一次睡眠，玩的時間很多，因此，對於玩的形式，愈要擴大！玩的內容，愈要充實！他們除了玩的屋子，睡眠的屋子，研究的屋子以外，還有散步的小花園。遇着好天氣的時候，就在這小花園裏午睡。托兒所還有一個飯堂，這是預備第三，第四兩級用的，在飯堂裏，備有一架鋼琴，以便當小孩用飯時，好給他們奏樂。還有掛手巾的架子——共有兩格，上格置小手巾為吃飯時用的，下格置大手巾，為吃過飯後洗盤叉碟等用的。在面上的一格畫着不同的記號：狗，貓，琴，書，等。這是因為小孩不會認識自己的名字，所以拿東西來標記，使他容易辨別出那格是屬於自己的。架上小手巾，當吃飯時便去取來拂拭自己的盤叉碟等，養成好清潔的習慣。吃完飯後，第四級的小孩應當清洗自己的盤碟等，算這是他們一生工作的開始。小孩們都是自己用餐，用不着看護婦的輔助。每天是四次，第一次晨餐，僅一杯茶或一杯牛奶，和一片麵包，第二次晨餐是十點鐘，一盤熱的稀粥和一片麵包。午餐是午後一點鐘——一湯一菜，一杯甜的——四點時吃茶，一杯茶二個小餅乾，五點是歸家的時間。

晚飯由家裏自備。參觀這些小孩們用餐，非常有趣，他們坐在那些小桌小几上，用着小的叉子，盤子，碟子，杓子，彬彬然頗有禮貌，口裏吃着鮮潔的飲食，耳裏聽着幽揚的曲調，一堂小天使，真像神仙世界了。上述這些，是托兒所裏通常的生活，但到了夏季，他們因為冬天的沉悶，使小孩們的精神無法舒展，兼之城市的空氣，因工廠太多的關係，煤烟過重，不適宜於小孩的健康，所以，每到「榴紅噴火」的節氣，托兒所已將小孩們送到鄉村——每個托兒所都有房子在鄉村或海濱——或海濱去了。在那裏，浸浴於大自然中，可使小孩們的心身越發健壯，能爬的小孩，在草地上玩，能走的小孩，在樹林裏玩，在沙原上玩，到海濱去的，更可以實行海灘浴，海水浴和日光浴，這樣消夏後，再到城裏，小孩們的身體都加倍健壯了。

我們從住在托兒所小孩的身上，處處可以發現教育的功能。我有一個朋友的小孩，是在托兒所裏，一次，我的朋友把他帶到 *Intourist* 旅館吃飯去，這個剛祇一歲半的小孩，便能從容不迫的使用着叉子，杓子，許多外國旅客們，都集中了所有的凝視來欣賞這個活潑可愛的孩子。實際，這在蘇聯托兒所裏，真是『司空見慣』了。

到托兒所去並不是一個困難的事情——臨時性質的托兒所，那更不用說——只要具

備一個條件，就是，你必須是個有工作者！至於要到某一個托兒所，這當然要看你是隸屬於那一部分的。比如說，你是機關的工作人員，你的孩子便只能送入機關托兒所，假如你根本沒有工作，那末，你的孩子是找不着一個托兒所來收留的。小孩到托兒所，最先須得着負責人的許可——驗護照和工作證——然後由負責人給以兩紙檢驗證，一紙是到托兒所的醫院去檢查小兒的健康；一紙是到普通醫院的驗血處去檢查父或母的血液；經醫生均予以滿意的證明，於是便有入托兒所的資格了。到一月底時，繳納父親或母親的工資百分之十三，作為小孩在托兒所的費用，從此小孩便算其中的一個正式分子了。

關於小孩的生活和健康，托兒所按時開會——每月一次——向小孩的父母報告，同時也派人到小孩的家庭檢查清潔。小孩有病，溫度到了三十八度時，可以不到托兒所，并由托兒所派醫生診視，如果需要住院，便由醫生送至嬰孩醫院。

我們知道，蘇聯是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而社會主義最終目的之一，也就是消滅民族間的界限。所以，蘇聯托兒所裏，我們可以看見各種各色的小孩，他們都甜蜜蜜的在一塊玩耍着，並不以皮膚的顏色而有絲毫的隔閡，因為在他們潔白的小腦子裏，根本未注入民族歧視的毒汁。不像在各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孩子們總是對黑人或黃人表示輕蔑。

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吧，到過英國或美國的，總不會不聽到小孩們在身旁高喊：『柴那滿』！到過法國和德國的，總不會不聽到『西羅瓦』或『西里士』的叫聲吧。

蘇聯的男女關係

友 僑

戀愛

蘇聯的男女公民，無論是在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和社會地位上，都是享有平等待遇的；他們現在不但是過富裕的美滿的生活，而且他們一般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也提高了。他們的男女戀愛，既無家庭的壓迫，又不爲什麼禮教所束縛，並且是已經打破了金錢和地位的觀念了。總之，他們戀愛是情投意洽，互相愛慕，而不滲夾任何不純潔的渣滓。

在蘇聯戀愛雖然是很自由，但戀愛還是有標準的。他們最注意的是：政治和教育的水平，身體的健康，對社會或黨的工作的熱誠，對於蘇維埃制度的擁護，有無惡劣的嗜好，和會否受過法律的懲處。

他們戀愛，既然很自由，那末，他們就用不着偷偷摸摸了。男女攜手同行，溫存體貼，或在大庭廣衆之前情話綿綿，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決沒有人妄加干涉，也沒有人會來譏笑和詫異的。女子到了一定的年齡，作父母的便要她出來散步，和結交男友，否則，以爲她坐在家裏很寂寞，恐怕她悶出毛病來。如果，你告訴一個女子，那怕就是同她第一次見面，你說：『我愛你，你長得很漂亮，』她不但害羞或生氣，而反要滿面春風的來問你：『是真的嗎？』她感覺得有人愛她和有人說她漂亮，那是無限的快樂。如果，你對一個少女的父母講：『我很愛你們的女兒。』這少女的父母即刻就回答你說：『那是她的事，你可以直接去告訴她。』

在蘇聯不但戀愛很自由，而且戀愛的機會也非常的多，因此，選擇伴侶也比較得容易些。而且在蘇聯，因國際主義教育之發展，戀愛生活中，民族的偏見已經消滅了，不問你屬於那一個民族，都可以自由戀愛，決不會遭受任何性質的歧視。

蘇聯是積極地提倡着集團的生活，不論是在俱樂部裏，公共遊藝場，公園，花園，戲院，電影院，都充滿了男男女女；休息日和休息日的前夕，更是加倍的熱鬧起來。一到夏天，便是男女快樂的季候了。各處的休養所和療養所都充滿了男女，無論是在海

邊，山上，綠樹蔭中，盡是一對對的情侶，在領略戀愛的風味。

結婚

戀愛的進一步就是結婚。談到結婚，便想起許多不合理的現象：例如買賣式的婚姻，硬把婦女當作商品，而必須以金錢購得之，這不但污辱了婦女的人格，而是使窮措大一輩子享受不到結婚的快樂，逆情背理，莫此為甚！至於有錢的人們，在結婚時過度的鋪張，龐大的消耗，真是一種社會的病態。在蘇聯結婚是簡單的。只要男女同意就以結婚，而且結婚又沒有一定的儀式，只要到自己所住區域內的『人口登記處』去登記一下，就算結婚了；甚至於有些人連登記的手續都省去，只要同居而向人宣佈他們是夫婦，也就算結婚了，這一樣是合法的，而在法律上所負的義務，也還是一樣的。

過去在沙皇時代，結婚以後，女子須以男子的姓為姓（例如我國現在張老爺的老婆，就是張太太），現在他們在登記結婚時，夫婦或同用夫姓，或同用妻姓，或各保原姓，均隨自便。結婚後，夫婦雙方均享有選擇職業之自由，夫婦中若有一方移居他處，他方並無隨同移居之義務。凡蘇聯籍者與一外國籍者結婚，登記時，可各保其國籍，若

要變更國籍時，即按聯邦法律所規定簡單手續行之（見蘇聯婚姻法第八條）。

蘇聯『人口登記處』分爲四股：（一）生育股，（二）死亡股，（三）結婚股，

（四）離婚股。這個機關的設備很簡單，辦事員也不多，並且多半是婦女們在那裏執行職務，但是他們辦事的精神非常的好，對去登記的人又非常的和氣。辦公室的房子並不大，進門就是一個客堂，客堂內每天都是充滿去登記結婚的男女，也有青年的，也有中年的，有時還有老年的。他們坐在那裏，都是喜氣洋洋的在等待着。

蘇 聯 見 聞

登記的手續非常的簡便，而登記時也不要選擇什麼『黃道吉日』，更無須穿特別的禮服和其他不必要的形式。在人口登記處辦公時間內，隨時可以去登記，去登記的時候，登記員（十之八九是青年婦女）照例明知故問的問到來作什麼，當你告訴她是來結婚的，她就笑逐顏開的請你們坐下，請你們把公民證拿出來，然後她就按照你們的公民證開始登記。登記時，又問你們結婚後在何處住，有的是男的搬到女的家裏去住，有的是女的搬到男的家裏去住，這也是隨結婚的男女的自便，但是登記處是要把他們結婚後的住處一併登記。在五分鐘內，登記的手續就辦好了，登記員叫男女雙方簽字後，並給一結婚證書爲憑。登記費只須三個盧布；如果結婚人是紅軍，並予以免費登記的優待。

在結婚這一天，用不着懸燈結彩，大開宴筵。有的，請幾個最要好的親友，到家裏來歡聚一番，吃點糖菓，用些茶點，而主要的是唱歌，跳舞，講故事，說笑話。總之，務使大家感到歡欣而有興趣。有的根本不招待親友，免得自擾擾人；同時賀客也免得送禮，就是送禮也不過鮮花一束而已。一句話，在蘇聯結婚已廢除了一切浮文，而極盡簡便之能事。

離婚

離婚的手續，在蘇聯也是很簡單的，只要出於夫婦兩方同意，或出於一方志願，過去只要納三個盧布登記費，即可勞燕分飛，東西自便。但他們去登記的時候，登記員總是勸他們回去，不要離婚，並且向他們說：你們以後又要合攏來的，現在，還是『不要離婚的好』！往往也有很多聽了勸告，而復言歸於好的。現在規定：在離婚的時候，男女雙方必須都親自到婚姻登記處去登記，並把離婚的事情記在離婚者的公民證上；初次登記離婚，納費五十盧布，第二次須一百五十盧布，第三次和第三次以上須三百盧布。離婚以後，其小兒女照例是歸女子撫養，若有一個小孩的，而男子須每月交薪資四分之

一，兩個小孩的——三分之一，三個和三個以上的小孩——百分之五十，須給其離婚之妻，爲贍養兒女費，至兒女長至十八歲爲止。如果男子而不履行此項義務，則爲違法，並處以兩年之有期徒刑。

此外，在離婚時，法律規定，若女子不能參加生產時，男子須按月津貼其生活費一年，惟以薪資之三分之一爲限。同樣，若女子有職業而男子不能參加生產時，女子須津貼男子生活費一年，也是以薪資之三分之一爲限。

蘇 聯 見 聞

在蘇聯，離婚雖然這末容易，但一般離婚率並不大，他們並不以離婚爲兒戲。因爲他們的結合是出於雙方情願，男女的經濟都可以獨立，智識又相差不遠，因此他們不願意隨便離婚。而況，爲矯正一部份對家庭責任持輕率態度的人，法律的規定是離婚必須雙方同意。又以離婚後便要在公民證上標明一筆，無形中含有社會制裁的意味，所以草率離婚的現象，已不復存在了。

打胎

打胎在蘇聯現在是嚴行禁止的，因爲他們的國家已沒有人剝削人的情形，婦女已經

是社會裏有全權的一份子，而勞動者的物質福利不斷的提高，和政治文化程度的逐漸增長，因此，在蘇聯的婦女是沒有打胎的必要，而且打胎對身體是有害的，所以他們嚴格的來禁止打胎。凡打胎者，和爲人打胎者，則處以刑事懲罰。蘇聯當局深知只靠一個禁止打胎的法律是極不夠的；因此他們又施行對婦女及其兒女的物質保證，並對兒女衆多的家庭，予以充分的幫助。最高限度的來發展產兒院，幼稚園和兒童園等等。爲了適應這種需要，由國家社會保險款項中，發給置辦新生乳兒必須物品的補助費，由三十二盧布增加到四十五盧布。對於沒有保險的勞動婦女，規定由合作社的儲金互助會，按以上所規定章程，發給以上所指的補助費。如遇婦女有孕時，應照懷孕以前的工資發給她們，不得借口因懷孕而減低她們的工資，同時，要給她們調換比以前較輕易的工作。

此外，對多生育者又特別補助之。生子女至八人，每年補助金二千盧布，以五年爲期。生子女至十一人，第一年補助五千盧布，其後四年，每年爲三千盧布。這樣獎勵生育，優待孕婦，爲有史以來所僅見。由此可知，蘇聯確是把人類的幸福提高了。

爲着發展產兒院，幼稚園和兒童園等等，蘇聯在一九三六年的國家和地方預算及社會保險預算裏，除原先爲產兒所，產科醫院，幼稚園，牛乳坊和兒童園，所規定的十四

萬萬八千一百三十萬盧布以外，再加六萬萬九千二百八十萬盧布，以便建築和擴充上述各種機關。總計一九三六年度爲二十一萬萬七千四百二十萬盧布，在一九三五年度只有八萬萬八千五百萬盧布。

蘇聯自頒佈禁止打胎法律以後，時未及一年，已有顯著的成效。我們單就各處結婚和離婚的情形而論，便可略知梗概。在歐倫別爾哥的地方，本年六月離婚的有一一九對，七月則有一五對，八月只有一四對。去年四月到去年八月結婚的只有六七三對，而本年四月至八月則有一〇八三對。在渥羅尼希爾區，去年七月份中離婚者則達一〇六〇對，本年七月份中只有一八六對。在蘇聯結婚率增長，而離婚率減低，這不能不歸功於禁止打胎的法令。預測蘇聯的男女關係，今後更踏上合理的途程。

黑海之濱

柳宜冰

黑 海 之 濱

高加索黑海之濱，有一城市，名曰索溪，依山面海，雜樹參天，芭蕉林竹林夾雜其間，一眼看去滿山碧綠。而山脚山腰山頂之林中，到處都是精緻房屋。全城有極寬闊的柏油路，路之兩旁以及每一房屋的四週，均排植着高約三公尺的柏樹檜樹杉樹等等，種植着各色各樣的花木，四時盛開，清香撲鼻。一入其境，莫不令人心曠神怡。氣候宜人，街道清潔，商店與住家的房屋，玲瓏精緻別有一種風味，與蘇聯中部西部等處的房屋，又高又厚又結實者迥不相同。皓月當空之際，有許多房屋，好像中國的閨女一樣，躲在深林的懷抱中，似乎深怕火熱的太陽晒了她，又似乎深怕生人看見她。有些房屋，遠遠看去，又好像一層又一層的架疊起來了，走近細看，則是一在山之巔，一在山之腰。一入夜景，則遍山燈火輝煌，盞盞燈火好像掛在枝頭，真是一幅天然的圖畫！

全城有三大公園及無數小花園，三大公園之一為文化公園。其二為利維拉公園，佔

地十餘畝，各種花木很多，檸檬橘子，不一而足。而園地最大，花木種類最多者，則莫如胡嘉考夫花園，園地之大約佔地五六十畝，各種花木，則多從世界各國移植而來，有從南美洲者，有從非洲者，亦有從地中海區域者，而從中國及日本移植而來的花本，種類尤多。這樣，就把整個索溪形成了一個大公園。若是把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同索溪一比，那大觀園恐怕就要遜色多了。

蘇

聯

見

聞

索溪面臨黑海，一眼看去，一片汪洋，無邊無際，不見人烟，但見海天相接而已。碧海無波，一平如鏡。藍色的天空，與綠色的海水，兩相映照，特別成趣。成羣的男男女女，穿着內衣短褲，或在海灘之上作日光浴，或投入水中，作美人魚之游泳。晒罷復泳，泳罷又晒，其樂無窮。

即使索溪不在海邊，亦為一風景極佳之城市，但索溪適在黑海之濱，風景尤為佳妙。索溪究竟是什麼一個城市呢？她是蘇聯高加索黑海之濱的一個療養城。不但是一個天然風景的區域，而且還配襯着現代式的建築。索溪一共有四十六個療養院，十六個休養所。今年正在加工建築中，還有十幾個療養院。十六個休養所，當然是只可在那裏休養，而不能在那裏醫病。但是療養院可就不同了。每個療養院，都有許多專科醫生，有

分析大小便部，有驗血部，有驗肺驗心部，有電氣治療部等等，設備之完善，使人爲之點首。

黑海之濱

索溪不但是蘇聯最著名的療養所，而且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療養所，歐美各國每年都有許多人遠道而來這裏療養。索溪爲什麼這樣出名呢？這自然不但因爲索溪有黑海的海水可以療養神經病，主要是因爲離索溪十二公里遠之馬澈斯太有硫化輕礦水，能夠療治心病，風濕病，筋傷風病，神經病，子宮病，疥癩瘡等惡病。這種硫化輕礦水，含硫化輕極濃，每一liter 礦水含有二百七十 Milligram 的硫化輕氣。醫病的方法，是人躺在滿貯溫度適宜的硫化輕礦水的浴盆裏，每次六七分鐘，至十二三分鐘不等，硫化輕水接觸皮膚，使血液及機體起強烈作用，以醫治上述各種瘋症。睡在這種礦水裏面，能夠使人死去，在革命前，未經科學研究，有許多土人在馬澈斯太山洞裏洗澡洗死的，每年很多。據說躺在硫化輕水的浴盆裏，就是每次七八分鐘至十一二分鐘，若是不小心讓他睡去又醒來，又睡去又醒來，一連幾次，就會死人。現在索溪之所以出名，因爲馬澈斯太的硫化輕礦水，爲蘇聯政府大大利用來治病，每年到索溪來療治的人，自一九三四年起均在十萬人以上。想到索溪來治病，因爲療養院有人滿之患而失望的，確是大有有人在。

在革命以前，一九一〇年，來索溪——馬澈斯太醫病的總數達二百人，但自一九一九年五月間蘇聯政府宣佈索溪——馬澈斯太為蘇聯療養地後，情形就大為活躍了。一九二一年來索溪療養者竟有四千五百餘人。到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間根據斯太林的提議，索溪——馬澈斯太實行了總的建設，情形益為改觀了。一九三三年投在索溪——馬澈斯太的資本共有一千二百萬盧布，一九三四年則有七千七百萬盧布，一九三五年則有八千四百五十萬盧布，而本年度（一九三六年）則竟達到一萬萬四千五百萬盧布。這的確是一筆驚人的大款，像索溪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蘇聯政府為什麼支出偌大的公帑呢？理由很明簡，就是依照『人是資本中最寶貴的資本』這句口號，而特別注意全國人民的健康，注意全國人民的療養。但，索溪並不是蘇聯唯一的療養院和休養所，諸如此類的實在不勝枚舉，可是我現在既寫索溪，自然也沒有歷數其他各地的必要，所以，索性還是省一筆吧。

那些人在索溪休養呢？除極少數外國人以外，自然全是蘇聯的公民，蘇聯的憲法草案中規定：蘇聯每個公民都有休養的權利，這就是再好不過的實證。我現在利維拉療養院療養，所以很清晰的知道：這個療養院不但醫務上的設備，而且有圖書室，隨時可以

讀書閱報。有運動場，網球，隊球等等，可以裨益身體的健康。有大花園，可以游目騁懷，飲食極豐美，每日四餐，每隔四小時一餐，魚，肉，牛油，雞蛋，香腸等等，陳列在每人的面前，真有些使人望洋生嘆。吃了飯，醫了病，海灘躺一躺，花園轉一轉，還沒有餓又吃第二次飯，個個一進飯堂，往往含着笑，拍拍自己的皮囊，表示肚裏還是滿滿的，但我似乎應當加個解釋：這自然是專給需要營養的病人，若是胃病的患者，當然不會給他們這多的食品，不然，那真是『不惟無益，而反害之』了。

在這裏，我要說說在利維拉休養的兩個人物。一個是莫斯科附近的鄉間的農婦，是一個專管喂牛的；另一個是咱們山東黃縣的一個老鄉；那個農婦，是和我同日來利維拉療養院休養的。我一進利維拉療養院的辦公室就發現了她，她的服裝，她的態度，一望而知是來自鄉間的。她大概三十五六的年紀，胸前掛着一個獎章，證明她在勞動上頗有成績，或許是一個斯塔漢諾夫者。一調查，果不出我所料，她確是一個斯塔漢諾夫者。她怎樣成爲斯塔漢諾夫者呢？她在蘇維埃農莊中做工，喂十一條乳牛，去年平均每條牛產乳三千八百公斤，而今年普通的每條牛產乳七千公斤，最好的則產乳一萬公斤，比去年要多兩倍！這樣，她就成爲斯塔漢諾夫者了。去年她的工資，每月平均二百五十盧

布，今年就每月增至五百六十盧布了。

蘇聯每個勞動者，每年在休養期間，都能得到同樣的工資。休養時期的長短，則視勞動的性質而定。有些每年休養三個月，如飛機師，耕種機的駕駛員等等，有些休養兩個月，有些休養半個月，而最普通的是休養一個月的。這個喂牛的蘇維埃農莊的農婦，是休養一個月的。到利維拉療養院來，一切費用，她一概不管，都由蘇維埃農莊出錢。而她這個月的工資，還是照舊的支領。由此，我深信蘇聯農村的生活，確是『更好了，更幸福了』。至於咱們山東黃縣的一個老鄉呢，他先我數天來到這裏，他是在蘇聯遠東伯力國家輪船公司裏做工的。見面攀談之下，知道他是一九一八年來蘇聯的。知道他參加了蘇聯國內戰爭，在游擊隊裏度過三個整年。他認識的中國字真是少得可憐，問他姓什麼，他說姓中，就是中華民國的中字，名叫教和。我不相信，拿一枝鉛筆叫他寫。他先寫一個仲字，一邊寫一邊說，這就是姓中華民國的中字。教字怎樣寫，他說忘記了寫不出來，和字呢！他寫了一個四字，於是他的名字就成爲仲四了。他究竟姓什麼，我問了兩次仍不得要領，大概他的姓名是鍾教和，但我也不能保險。他離開中國十八年，問他知道不知道祖國的情形，他只說日本子不好，其他一概不詳細，後來知道：凡俄文報

上登載過的中國消息，他大概知道一些。

他在國家輪船公司裏做工做得很好，去年是一個突擊隊員，休養了兩個月，由職公會出錢替他購買休養票，他到南俄克來姆海邊的一個休養所休養了一個月。今年他是一個斯達漢諾夫者，國家輪船公司給他休養兩個月。由職工會出錢替他購買休養票，他來索溪利維拉的療養院休養一個月，由伯利到索溪，快車票坐十二天，來回要二十四天，正好兩個月。這休養的兩個月的工資，在他快要開始休養的時候，就由伯力國家輪船公司照他十個月的平均工資先付給他，共得一千五百多盧布。他每月的工資約在七八百盧布上下。這就是蘇聯勞動英雄們斯達漢諾夫者的生活！

休養所的生活

笑 天

蘇 聯 見 聞

今年年初，我由英國轉來莫斯科，在一個汽車工廠裏，得到了可意的工作。過了剛剛七個月便蒙工廠免費送到南俄來休養，期間是一個月。正在這裏度着悠然自得的生活，忽然接到一個朋友的來信，大意是：『……國內某雜誌，擬出一蘇聯特號囑我代為介紹稿件，知兄現在南俄休息，日居山水間，文思當必綺施，敢請大筆一揮，將休養所之生活躍然於紙上……』。是的，風景是佳麗的，生活是愉快的，假如我是文學家，在這樣環境裏，一定可以產出優美的作品。可是我已經和機器結了不解之緣，腦筋也因之機器化了。我能把現在的生活躍然於紙嗎？真有些不敢自信。但我又不願使我的朋友失望，便決定寫一篇節記式的文字，工拙非所計也。

我們的休養所，在蘇聯克萊米爾共和國的南部一個依傍着黑海，叫做亞路什達的小鎮裏。亞路什達這個地方，雖然不是黑海邊上一個最美麗的所在——因為比它更著名，

更美麗的還有莫爾塔，立花的爾，亞路柏迦，索溪等地——却是包含有避暑勝地所有的各種優點。那一碧萬頃的黑海，那石卵砌成的海岸，那環海而立的山阜，那高聳入雲的圓柏，還有那畫間以色列人，夜間以香拂人的艷花芳草，那片使人覺得特別高的青天，那個使人覺得分外亮的明月……這些，亞路什達總算是應有盡有了。

我們的休養所，建築在山坡上，地積很寬，這裏雖然沒有莫斯科附近那樣蔥蘢密茂的森林，却有許多枝幹修密的圓柏，既可招風，又足避日。休養所有彩柵雕楹的大樓，還有幾所別具風味的小院。據說革命前，這是一個大地主的府第，住在這裏，使我不禁憶起『昔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詩句。因為休養所不是療養院，所以這裏雖有一間醫院，但規模是不大的。可是體育的，文化的，和娛樂的設備，那就異常完備了。網球場，隊球場，籃球場，木球場，跳舞場，電影場，遊戲場，田徑場，圖書館，閱報室等等，都是值得特別稱贊的。至於游泳池，就是那水光接天的黑海了。由於這些，我們就可以看出，蘇聯的文化水準已經飛躍到『百尺竿頭』了。

一同休養的共有四百人左右，男女差不多是各佔二分之一。最大部分是工廠的工人和集體農莊的莊員，此外就是職員與學生等。在蘇聯新憲草裏面，規定着：『蘇聯公民

有休養之權利」。其實，在這新憲草未正式通過之前，蘇聯的公民早就享有了這種休養之權利了。我和他們談話的結果，知道他們大半都是「突擊隊員」或「斯達漢諾夫者」，是得着免費休養的優待的。這四百人的數目雖然算不了龐大，但可以說是人才濟濟了。休養所的管理處無論有什麼困難了，只要在告白牌上宣佈一下，便不待「重賞」即有「勇夫」的。我親眼看見休養所壞了的大汽車，電影機，留聲機，都是這樣修整好的。特別是每週「自動娛樂」那晚上，報名登台的，真是美不勝收。我很奇怪：機器旁邊的「工人」和田畝間的「農人」，忽然都變成「吹打彈拉」的音樂家，和「清歌歡舞」的藝術家了。我本來也會唱幾句「捉放曹」「武加坡」的「京調」，也會被請登台，但自己覺得我的「藝術」，比較他們的藝術，真是「小巫見大巫」，所以終於未敢應命。

我自從到蘇聯做工那天起，就感覺到蘇聯絲毫沒有英美等國所盛行的種族歧視。這次到休養所住了一個月，因為和休養人們整天混在一塊兒，就更加證實了這一點。他們非特沒有看不起中國人的偏見，而且還自動的，誠意的優待中國人。本來到海邊去的汽車，是要「站隊」而後依次坐的，可是，當我排在隊伍裏了，他們一致請我不必站隊，

堅持要我先坐。本來晚會場內人通坐滿了，他們看見我到場，總要給我尋個位置，或是早就有人替我佔了位置了。諸如此類，盛情可感！還有他們無論男女，都非常注意我國的現狀。記得：有一天報上載有日偽大舉攻綏的消息，許多人便約我到綠樹蔭中，大家義憤填膺的談論着。他們說：『你看，綏遠軍打勝仗了！中國政府能以四萬萬人一致對外，那末，必然得到更偉大的勝利了！』有些人很好奇的要我寫『傅作義將軍』幾個字給他們看。有一位妙齡女子，要我教她喊『中華民族萬歲』！的口號，她學會了，去轉教別人，那晚我到晚會場上的時候，他們就高喊『中華民族萬歲』！當時真使我發生了莫明其妙的感情，不自禁的流下熱淚來，此情此景，在我的心靈上已經根深蒂固了！

休養所內每日的起居，除三餐兩茶外，種種娛樂，隨時變換着新花樣，使人決無『單調』之感。『海水浴』呢，雖然並沒有甚麼變化，可是也沒有人覺得是『單調』，這固然因為海水浴的本身就有一種大吸力，但也因為黑海是一個頂漂亮的海。以我所知道的：美國紐約附近的海，英國海峽一帶的海，都是波浪滔天的，不適於『海水浴』；而黑海的水並不是『黑』的，而是清澄無比的。在夏季，除很少的例外，通常總是一平如鏡的，有時翻起緩緩的波鱗，那就更顯得婷婷動人了。休養所有自己的海水浴場，可

以游泳，可以划船，也可以在沙灘上曬太陽，還有和靄的看護婦，往來照料。黑海是美的，沙灘是美的，山是美的，樹是美的，太陽是美的，小帆船是美的，看護婦是美的，在這裏我覺得一切都是美的。

一月之間，休養所組織了好幾次參觀團，我們到了黑海沿岸許多名勝地點，我們不獨飽賞了那裏的天然美景，不獨看見了從未見過的奇花異木——黑海一帶是以豐產各種植物著名的——而且憑弔了許許多多的歷史遺蹟。南俄黑海之濱，從來就是避暑勝地，革命前，沙皇以及王公貴族，都在那裏建有行宮和別墅。譬如我們所參觀過的：在立花的爾的尼哥拉第二的行宮，亞力山大第三的行宮，在亞路柏迦的沃戀初克的別墅等等，正所謂『各抱地勢，鉤心鬥角』，都是非常魁偉而莊麗的。由此，可想見當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的情況了。可是，革命時，這些行宮別墅，並沒有遭到『可憐焦土』的厄運，牠們現在都變成蘇聯公民的休養所，療養院或博物院了。

莫斯科的名勝古蹟

波音

自從十月革命後，莫斯科又從舊都變爲新都，不僅人口一天一天集中（聞現在已超過三百萬），而且都市的內容與面貌，亦時時在改觀中。比如新式的偉大的建築如雨後春筍似的起來了，富麗堂皇的地道電車成功了，工程浩大的運河快要通了，馬路花園不斷的擴大增加，這一切都表示了莫斯科的新、美、和偉大，使十年前到過莫斯科的人幾乎認不出來了。但從另一方面來說，莫斯科却又是古色古香的，中世紀的城堡，十八世紀遺存下的大小教堂，還夾在立體式的建築中，顯露出它的斑剝老態，圓葫蘆形的金頂與十字架，和冒着濃烟的大工廠的烟筒并列着，放射出被人們遺忘了的金光。這一些似乎太不調和了，但是這正足以表示了莫斯科的偉大，新舊兼容，萬美齊收，從這一些異樣的形態裏，可以看到都市進化的歷史，也可以看到人類社會進化的歷史。所以我愛莫斯科，我在它的懷裏棲息的時間雖不長，可是它給與我的印象是永久也不能磨滅的，

現在單就那裏的名勝古蹟來說一說，全是根據個人親身觀感來寫的。

一 中國城

在莫斯科的中央，用紅磚砌成的西方式的城垣和堡壘，無論從任何一方面說，都比中國式的城堡要精緻美觀，據說這是中世紀莫斯科大封建主遺留下的建築。但爲什麼又叫中國城呢？這也有一個來歷，相傳元朝征服了俄國後，蒙古人爲了保障他們在莫斯科的統治權才建築的。不知那一說爲是，攷證是比較困難的。不過大多數中國人和一部分俄人都這樣叫罷了。

這個城并不怎樣大，有一部分似乎和克里木林宮相接，城裏除了有一部分美麗的宗教建築外，多爲五層以上的高樓，有很多國立機關和托辣斯都在這一帶，街道比較的幽靜，因爲有好多條電車道都從城外繞過去，所以很少有街車的喧擾，倒成了一個特殊區域。由許多縱橫交錯的街道出到外面時，回頭一看，才發現外面有一道紅磚牆在包圍着，在相當距離的地方，便有一座圓錐形的堡壘，高聳着，形勢頗雄偉。靠近東邊城牆下面一帶空地上，是莫斯科舊書攤的集中地，約莫有半里那麼長，陳列的書籍之豐富，

是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看不到的，有的分類，有的雜陳，外國文書籍以法英德諸國文字為最多，俄文則應有盡有，托爾斯太全集，普希金全集，普列哈諾夫全集，百科全書，都容易買到，而且價錢又很便宜，古典式的印刷，攷究的版本，在這裏真是美不勝收。所以舊書攤和我們日常生活結了不解之緣，每禮拜總得跑一次，那怕冬天飛着雪花，在零下廿度時也常常去，很貪饒的在那裏任意翻閱，直到手足麻木，或是買得一兩本合意的書籍後才回去。所以莫斯科的中國城和我們的關係太密切了。假若你在街上遇到一個朋友，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他答一聲『到中國城去』。那麼你就不言而喻的，知道他是去逛舊書攤去了。

二 克里木林宮

誰都知道克里木林是蘇聯的政治心臟，因為政府的最高機關和重要領袖，都在這裏面，這裏面的一個決議和一個談話，都能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傾聽。可是我現在要敘述的却是另一個方面的東西。克里木林的範圍很大，位於較高的地基上，北面是紅場，南面俯瞰莫斯科河，西面是一個很長的花園，宮裏出入的通道都是從這一面。宮裏除政府

機關，中央軍事學校外，還有若干雄偉的建築。我曾經化了半天的工夫去參觀，第一看到的是武器博物館，陳列的東西很豐富，從原始的武器一直到近代的都應有盡有，其中以中古時代武士所着的甲冑最有趣，較之中國式的甲冑，其技巧實在是高出百倍。其次便是一些遺留下來的古蹟。世界第一大鐘，高三丈餘，直徑約二丈，厚尺餘，其重不知有若干噸，鐘已打破了一大片，放在地上，簡直是一座大銅房，據說是拿破崙到莫斯科時打掉下來的。去大鐘不遠的地方，堆着幾百門舊式的鐵砲，這是拿破崙兵敗時遺棄了的。這一位橫行歐洲的霸王，想不到衝進莫斯科時會中空城計，弄得全軍覆沒，看到這一堆舊砲，可以想見當時法兵敗逃時的狼狽情形了。此外聽說還有一個大隧道，據說是通莫斯科河邊大教堂的，只可惜我無緣看到了。

這裏的眼界最好，登樓一望，莫斯科全城都在一望中了。至於宮殿建築之華麗莊觀，中國的清宮未免有些寒酸了。

三 紅場

一提到紅場，使人們總聯想到列甯墓和羣衆的大遊行上面去。不錯，這裏是一代人

豪安息地，也是新生命力匯集與活躍之地，人們從照片與電影裏總看得不少了。克里木林宮牆下面便是列甯墓和其他革命領袖的葬地。東面是聖巴錫爾教堂，這是一座用紅黃綠各色稜形的很神祕的一種建築，西面和北面是國家機關的大廈，中間有新式雕像及噴水池各一座，其中最具有吸引力與感應力的是列甯墓。墓為花崗石立體式建築（以前是木頭的），很樸實偉觀，毫無帝王式陵寢的那種意味兒。列甯遺體便放在這裏面，每天總是有那麼多的人們去瞻仰遺容，去時須按次序排隊，魚貫而入，繞遺體一週後即出。我前後一共去看過三次，遺體盛於玻璃棺中，列甯身材并不怎樣魁梧，面如黃臘，有鬚鬚，前額突出，證明這是一個大思想家的結構。在遺體靠近頭部的那一面，放着一排紅絨繡金旗，兩旁是守衛的紅軍，看去十分莊嚴。在列甯墓後還葬着許多革命者的遺體，其中有震動世界之十日（Ten Days that shock the World）的美國作者約翰李特（John Reed 1887—1920），日本革命家片山潛，及今年六月間逝世的文豪高爾基諸氏等，這似乎又含有國際革命家葬場的意味了。

從紅場西邊靠克里木林宮一條路出來時，一仰首便看見那一聯建築物窗口上還留下大革命時爭奪戰中的彈痕。所以紅場這地方，歷史的意味太濃厚了。假若你過莫斯科時

到那裏巡禮一次，等於讀一次簡單的俄國革命史。

四 莫斯科河和列寧山

蘇 聯 見 聞

莫斯科河是莫斯科都市裏的一條大靜脈，它等於泰晤士河在倫敦一樣的重要，是每一個旅居俄都的人們所不能忘懷的地方。從都市的中心走到河岸上來散散步，聽聽水聲，看看遠景，心裏便有一種說不出的爽朗輕快，在每一個時令中都有它特殊的情趣。當冬天冰雪封鎖了整個河面的時候，你可以到晶瑩的冰上散步，踏着細嫩的白雪，發出一種格格居居的聲音，你便感覺到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許多小孩子們在那裏滑冰，他們的興緻比任何人都來得濃厚。垂釣的漁人，太安閒了，只須把冰鑿一個洞，坐在旁邊便可以垂釣，不斷的可以看到有銀色的小魚從冰流裏拉上來，這樣的情景我是第一次在莫斯科河上看到的。到了春末夏初的時候，冰融解了，這時是河水大漲的時候，水面浮冰很擁擠的往下流去，以前靜靜的莫斯科河，現在又變成流動而有生命的了。到了夏天，莫斯科河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水特別清，兩岸風景也特別美麗。假使你喜歡游泳的話，可以到河邊許多設備較好的游泳池去游泳，參加各種競技比賽，假若你喜歡划

小艇，可以約兩三個朋友，租上一隻，不到一盧布便可以享受一大半天的水上生活，可以任意的划走，逆流而上，到列甯山脚一帶是最理想的地方，你可以在樹蔭下縛好船上岸去玩，或是在河裏洗澡，岸邊草地上受日光浴，在水邊檢貝壳或化石玩。說到化石，這一帶差不多俯拾即是，對生物學有興趣的人，這裏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假若你喜歡登山，從森林中交錯的小徑走去，可以到許多幽勝的地方，有花園，有草地，有許多美麗的建築。你可以任意的遊玩遠眺，山頂上便是拿破崙立馬指揮進擊莫斯科的地方，附近一個陳列館裏還掛着一幅描畫拿破崙當時情態的油畫，使我們不禁生了一種「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之感。所謂列甯山是一帶綿延不斷的小山，雖遠在市外，但交通却十分方便，近河可以坐船，遵陸可以乘電車，山麓水濱不僅設有很多食品店，而且還有書報閱覽處及音樂廳運動場，使你在幽勝的環境中也能受到文化的陶冶。當你遊倦下山，到河邊覓到了自己的遊艇，在溫軟的斜陽裏划着原船歸去，在你將要感到何等樣的滿足啊！現在回想起那一段生活，真像做了一場美麗的夢，但是莫斯科河與列甯山的真實形態，還深深的浮雕在我的腦際，已成爲我生活上最值得追憶的資料了。

莫斯科的戲院

戈寶權

一

「據我的意見看來，在目前世界上，蘇聯的戲院當算是最好的戲院。尤其是每次在我先訪問了歐美各大戲劇藝術的中心而再到蘇聯來觀劇的時候，我就更外的感覺到，在現在還沒有一處地方能發見到像有莫斯科這樣最高水準的戲劇藝術。在這裏可以看到舊劇與新劇，外國劇與俄國劇，歌劇與話劇，喜劇與悲劇，寫實劇與象徵劇——就好像在各方面，莫斯科俱已經成爲戲劇愛好者所要朝拜的麥加(Mecca)了。」

——Professor Harry Dana——

這是一位著名的美國戲劇批評家對於蘇聯的戲劇所下的評語。從這一個評語，我們就可以知道蘇聯的戲劇藝術在現在世界上所佔的地位。至於講到蘇聯的戲劇藝術能得有

這樣的驚人的發展及進步，就不得不歸功於十月革命。當十月革命以前，所謂戲院僅是一種私人的營業，和王公貴族及有閒階級的享樂之所，一般的平民是做夢也想像不到戲院中是種什麼情景。但從十月革命起，戲院就完全開放給了大眾，舉如莫斯科的大戲院（Bolshoi Theatre），在帝俄時代本是一所皇家戲院，非一般人所能走進，但現在則無論什麼人俱可以自由地走進這一所富麗堂皇的戲院，坐在紅天鵝絨鋪的椅子上看戲了。同時戲院也已非私營，而歸為國家管理，政府每年與以充分的津貼，所以在這種新環境之下，戲院就能盡量地自由發展，而演員們也就能爲了戲劇藝術的最高水準而努力了。

二

現在蘇聯戲劇藝術的中心，當推莫斯科及列甯格勒兩地，而莫斯科在各方面則又主於領導的地位，現在這篇文章所要介紹的，就是莫斯科的戲劇界的情形。

到過莫斯科的人，也許就知道在莫斯科的中心有一個戲院廣場。在廣場的一邊矗立着一座龐大的建築物，外觀頗有點像希臘的雅典娜女神廟，這就是剛纔所提及過的大戲院。在大戲院的兩旁，又各有兩座建築物：靠左的是小戲院（Maly Theatre），門前有

一座俄國戲劇家阿思特洛夫斯基(Ostrovsky)的銅像；靠右的就是中央兒童戲院。大戲院與小戲院俱成立於百年以前，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其在莫斯科的地位，就正有如巴黎的歌劇院(Opera)及喜劇戲院(Comédie Française)一樣。從劇院廣場，我們就可以走到大德密特洛夫卡街(Bolshaya Dmitrovka)。在這一條街上，就有大戲院分院，史他尼斯拉夫斯基歌劇戲院(Stanislavsky Opera Theatre)，萊密諾維區·丹青科音樂戲院(Nemirovich-Danchenko Musical Theatre)及西蒙諾夫戲院(Simonov Theatre)等。假使我們折進靠近大戲院分院的兩條街，就可以走到美術戲院(Moscow Art Theatre)和梅也荷爾德戲院(Meyerhold Theatre)；假如再沿着大德密特洛夫卡街向北行，就又可以走到美術戲院分院和卡美尼戲院(Kamerny Theatre)等地。這一個地帶不僅是莫斯科的中心，也可以說是莫斯科戲劇界的中心。

莫斯科的戲院，約有四十多家，從性質上可分為歌劇與舞劇戲院及話劇戲院兩大類，現在就先從歌劇與舞劇戲院講起。在歌劇與舞劇戲院中，當推大戲院為代表。大戲院成立於一八二五年，當帝俄時代，即已立於領導的地位，即現在大戲院所表演的戲劇，仍然保持着舊有的最高的藝術水準。大戲院表演歌劇及舞劇兩種戲劇，在歌劇中多

爲俄國作曲家的作品，其分院所表演的，則多爲西歐作曲家的作品。舉如在近一兩年所表現的歌劇中，出自西歐作曲家之手的，就有華格涅（Wagner）的『羅安格林』（Lohengrin）、皮塞（Bizet）的『卡門』（Carmen）、威爾地（Verdi）的『特拉維亞太』（Traviata）、『行吟詩人』（Troubadour）及顧諾（Gounod）的『浮士德』（Faust）等。出自俄國作曲家之手的，就有慕叔爾格斯基（Musorgsky）的『波尼斯·高都諾夫』（Boris Godunov）、林姆斯基·考莎科夫（Rimski-Korsakov）的『莎德科』（Sadko）、『雪姑娘』（Snowmaiden）、『沙皇薩爾丹的故事』（The Tale of Tsar Saltan）、鮑羅庭（Borodin）的『伊高爾王子』（Prince Igor）、却伊考夫斯基（Chaikovsky）的『愛夫格尼·阿利金』（Evgheny Oegin）及『鏢形的皇后』（The Queen of Spades）等。

在這許多歌劇中，『愛夫格尼·阿利金』一劇已演過多年，可算是大戲院的代表作品。情節係取材自大詩人普希金（Pushkin）的一篇同名的詩篇而成。全劇的主人翁阿利金是位有深深教養的青年人，在有一年夏天他回到鄉下的別墅中去消暑，就和一位青年詩人蘭斯基（Lensky）相識。由於這一位青年詩人的介紹，就又認識一家鄰居家的兩位女兒，長女名泰靜雅娜（Tatiana），幼女名奧尼加（Olga）。這兩位姊妹，各有各的特

性，姊姊是聰慧而有天才，妹妹則僅天真爛漫而已。泰靜雅娜自與阿利金相識之後，就非常愛慕他，曾向他寫過許多的信，表示出她愛慕他的心情，但阿利金均淡然置之，却反而去追求蘭斯基的愛人奧尼加，這種就達到一個悲劇的終局，兩人舉行決鬥，蘭斯基為阿利金所殺。阿利金因決鬥的關係，被迫離開了鄉村，就啓程作遠遊。這樣過了好幾年，偶爾在彼得堡的一次宮庭宴會中，阿利金與泰靜雅娜相見，時泰靜雅娜已是一位老將軍的妻室了。阿利金回想到舊日的鄉居之情，就想再愛泰靜雅娜，但為時已晚，終於遭了泰靜雅娜的最後的拒絕。全劇當表演時，共分為三場七幕，其中如決鬥，宮庭宴會等幾個場面均非常偉大，而蘭斯基於決鬥之前的歌聲，則更是家喻戶曉了。

大戲院除表演上述的舊歌劇之外，在新歌劇中，就有蘇聯新作曲家德哲爾金斯斯基(Dzerzhinsky)的『靜靜的頓河』(And Quiet Flows the River Don)。這一齣歌劇係取材自蘇聯名作家蕭洛浩夫(Sholokhov)一篇同名的小說，內容以描寫俄國南方頓河一帶哥薩克人的生活為主題。當表演時，全劇共分為三場六幕，歌曲則多採自頓河一帶的哥薩克的民歌，再加上美麗的佈景，所以很能將頓河一帶的風光呈現於舞台之上。這一齣歌劇，可算是蘇聯新歌劇上演於舞台的一次大成功。

現在可進而講到舞劇。舞劇(Ballet)與歌劇的分別，就是舞劇沒有說白及歌唱，全靠音樂及舞者的技藝而將全劇的特點及精彩表現出來。大戲院所表演的舞劇，在舊舞劇中，即有却伊考夫斯基的『天鵝湖』(Swan Lake)、『睡美人』(Sleeping Beauty)、『駝背神馬』(The Hunchback Horse)及格拉如諾夫(Glazunov)的『拉伊蒙德』(Raimonda)等。這一類舊的舞劇，多取材自神話故事，而經却伊考夫斯基之手，以美麗的音色表現出來。在新舞劇之中，就有阿莎菲夫(Asafiev)的『巴黎之火』(The Flame of Paris)、『巴赫切莎拉伊的淚泉』(The Fountain of Bakhchisarai)、及格尼愛爾(Glier)的『紅嬰粟花』(The Red Poppy)等。『巴黎之火』係取材自法國大革命，描寫當時巴黎男女市民熱烈的參加革命的情形。『紅嬰粟花』則以我國為背景，描寫帝國主義者侵略殖民地及弱小民族的情形。『巴赫切莎拉伊的淚泉』係取材自普希金的一篇同名的詩篇，描寫當十八世紀時，俄國南方克里米亞(Crimea)地方有一位可汗，搶了一位美麗的波蘭公主瑪麗為妾，其妻甚為忌妒，即於深夜中將瑪麗刺死，這一座淚泉即築於當時，係為紀念瑪麗者。假使現在有人到巴赫切莎拉伊去旅行，還可以看到這一座淚泉——『眼淚的泉水』。全劇之美，無以復加，可算是達到一種詩意的境

界，這俱是蘇聯新舞劇的大收穫。

莫斯科表演歌劇與舞劇的戲院，除去大戲院之外，就當推史他尼斯拉夫斯基歌劇戲院及萊密諾維區·丹青科音樂戲院。這兩所戲院，同在一所地址，且同為兩位名導演家所創辦，但各又代表一種不同的特色。舉如史他尼斯拉夫斯基對於歌劇的見解，以為「歌劇的演員須具有三種才能——就是歌唱的，音樂的及表演的才能；當表演時，演員須能為了單一的目的，而將這三種才能聯合為一體。歌劇演員又須專心研究歌辭及音樂，因為歌辭是作曲家的主題，而音樂就是他對於這個主題的情感的反應。」史他尼斯拉夫斯基為實現這一種願意，就組織了這一所歌劇戲院，其表演的，多為俄國作曲家的作品。至於萊密諾維區·丹青科則想創造一種「綜合」的戲劇藝術。他以為每一個演員，應兼具歌唱，跳舞及表演話劇的才能，這樣方可以產生出一種新的音樂的寫實主義。在他的戲院中所上演的，多為西歐作家的作品。新上演的蘇聯作曲家的作品中，則有蕭斯他考維區(Shostakovich)的『加泰林娜·伊斯瑪易洛娃』(Katerina Izmailova)，德哲爾金斯基的『靜靜的頓河』及阿莎菲夫的『巴赫切沙拉伊的淚泉』等。這兩所戲院的創辦人，俱已有七十多歲的高齡，他們不僅對於蘇聯的歌劇有大貢獻，在話劇中，他

們就創辦了美術戲院，其對於現在的蘇聯的劇壇的影響非常之深。

三

歌劇及舞劇的戲院，到此地可暫告一結束，現在再來講話劇戲院。在話劇戲院中，歷史既悠久而又立於領導的地位的，就是小戲院及美術戲院。小戲院創辦於一八二四年，其歷史與大戲院相若，所表演的戲劇，則多為古典的作品。在近一兩年所表演的戲劇中，即有阿思特洛夫斯基及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此外如莎士比亞的『奧推羅』(Othello)，羅曼蕭夫(Remashov)的『戰士』(Fighters)，則俱是新近上演的。美術戲院成立於一八九八年，係史他尼斯拉夫斯基及萊密諾維區·丹青科兩人所創辦。這一所戲院當成立的時候，就代表一種新的傾向，而震動當時的俄國劇壇，其最大的成功，就是表演柴霍甫及高爾基等人的戲劇作品。近一兩年來所表演的戲劇中，就有果戈理的『死魂靈』，托爾斯泰的『復活』，柴霍甫的『櫻桃園』，高爾基的『底層』及『仇敵』，而今年又重行排演梅特林的『青鳥』，更獲得非常成功。在這一所戲院中，甚多有名的演員，舉如卡榭洛夫(Kachalov)莫斯科文(Moskvin)及柴霍甫夫人(Knipper-

Chekhova) 等人，就全是蘇聯最著名的人民藝術家。

除去這兩所話劇戲院之外，還有三所話劇戲院，在蘇聯的劇壇上可算是鼎足而立。這三所戲院，就是卡美尼戲院，瓦赫坦高夫戲院 (Theatre of Vakhtangov) 及梅也荷爾德戲院。

最先可以講卡美尼戲院，這一所戲院係泰伊洛夫 (Tairov) 所創辦，成立於一九一四年，其最初上演的戲劇，就是卡利達莎 (Kalidasa) 的『莎龔泰娜』(Sakuntala)。卡美尼戲院最大的成功，就是在表演外國劇本，舉如古典劇本中，就有拉辛 (Racine) 的『費德爾』(Phedre)，在新的劇本中，就有王爾德的『莎樂美』，奧涅爾 (O'Neill) 的『榆樹下的慾望』(Desire Under the Elms) 及『黑人』(The Negro) 等。近一兩年來的代表作，就有威希耐夫斯基 (Vishnevsky) 的『樂觀的悲劇』(Optimistic Tragedy)，及取材自莎士比亞，普希金及蕭伯納等三人的著作而編成的『埃及之夜』(The Egyptian Nights)。

瓦赫坦高夫戲院係瓦赫坦高夫所創辦，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在不久之前，曾舉行過十五週年紀念。其過去的代表作品，是卡羅·高季 (Carlo Gozzi) 的『屠蘭道公主』

(Princess Turandot)。近幾年來最成功的作品，則有斯拉文(Slavin)的『軍事干涉』(Intervention)、高爾基的『葉戈爾·布里樞夫及其他』(Egor Bulichev and Others)及[高庭(Pogodin)的『貴族』(Aristocrats)，其在表演上，可算完全是寫實主義。

梅也荷爾德戲院，係梅也荷爾德所創辦，其前身是第一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戲院(First B.S.F.S.R. Theatre)，成立於一九二〇年，從一九二三年以後，方改用現在這一個名字。梅也荷爾德是蘇聯劇壇上的一位最勇敢而富於創造性的名導演，善於利用各種新形式及新表演的技術，無論什麼古典的劇本，一經梅也荷爾德之手，就均以一種新的形態而出現於舞台之上。近幾年來的代表作品，就有小仲馬的『茶花女』，果戈理的『巡按使』及柴霍甫的三個短劇等。

這三家戲院，可說是莫斯科話劇界的重鎮，此外如革命戲院，寫實戲院及莫斯科工會戲院俱有相當的地位。革命戲院的代表作是莎士比亞的『雷米歐與朱麗葉』，巴高庭的『我的朋友』及舍爾文斯基(Selivinsky)的『白熊烏姆卡』(Umka-The White Bear)。寫實戲院的代表作則是莎士比亞的『奧推羅』及巴高庭的『貴族』。

在此不妨再簡單地談一談劇本的問題。現在蘇聯的戲院所表演的戲劇，可分為新舊兩種。在舊劇中，不乏古典的戲劇。舉如在外國的作家中，就有莎士比亞的作品，在俄國的作家中，則有格里包也道夫，普希金，果戈理，托爾斯泰，阿思特洛夫斯基以至柴霍甫的作品。這許多劇本，俱非常得到觀衆的歡迎，同時表演時，全應用了現代戲劇藝術的技巧，就好像在無形之間已賦與了這許多舊的戲劇以一個新的生命。莎士比亞的戲劇在蘇聯是非常普遍的，像『雷米歐與朱麗葉』，『哈姆萊特』，『李爾王』，『奧推羅』，『第十二夜』，及『徒勞無益』(Much Ado About Nothing)等劇，俱獲得非常的成功。

講到新的劇本，就有基爾洵(Kirshon)，阿菲諾甘諾夫(Afinogenov)，巴爾庭，斯拉文及舍爾文斯基等人的作品。這一類的劇本，多半是蘇聯新生活的反映，其中如巴高庭的『貴族』，就是取材自蘇聯建築白海與波羅的海之間的運河的情形。這一個戲劇的主題，是在表明蘇聯的罪犯感化制度，怎樣將一大羣不幸的罪犯，感化成爲社會上的『完人』。此地的所謂『貴族』，就是建築運河的工人，其中是盜賊，娼妓，流氓應有盡有，最初他們是拒絕工作，但後來經了國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員的誨人不倦的感化及

教育，俱一一改變了本性，努力工作，而完成了運河建築的工程。當去年及今年此地舉行戲劇節 (Theatre Festival) 時，寫實戲院及瓦赫坦高夫戲院，均曾表演此劇，甚得外國觀衆的讚美，譽爲是蘇聯新劇中的一次偉大的收獲。

四

除去上述的各種戲院之外，在莫斯科還有幾種特別的戲院，就是兒童戲院，民族戲院，工人戲院及集體農場戲院。

兒童戲院在莫斯科共有四五處之多，其中可推中央兒童戲院爲代表。這一所戲院成立於十五年以前，係由莎芝女士 (Natalia Sain) 所主持，這就是蘇聯的兒童們所俱知道的『娜泰霞姑母』 (Auntie Natasha)。戲院中所表演的戲劇，又因兒童的年齡而有分別，舉如給幼年的兒童看的，就有取材自普希金的著作而編成的『漁夫和金魚的故事』及『沙皇薩爾丹的故事』。『黑人和猴子』一劇，則更爲兒童們所歡迎，當此劇表演時，就先有一位飾和善的黑女人的演員走到台前，向兒童們講話，請兒童寫信給她，發表他們對於這一齣戲的感想。我在中央兒童戲院中也曾看見這一類的信，其中還有許多

是附有圖畫的，所以這些兒童們，不僅是在看戲，儼然就也成了小劇評家了。演給成人看的戲，則有『舍遼夏·史特萊促夫』(Seryosha Stretsov)，內容是表現出蘇聯的所謂英雄觀，不是個人主義的英雄觀，而是種集團化的英雄觀。關於創辦兒童戲院，莎芝士會曾有這樣的意見，以為這一羣未來的社會的主人翁的藝術修養，應從幼年的時候訓練起，如當幼年對於他們的趣味一經糟蹋，即不容易再修正過來。所以兒童戲院中的出品，俱非粗製濫造的，而多出自名家之手，再由名演員表演，至於戲院中的設備，也和規模大的戲院無異。兒童戲院在蘇聯各地俱有，可算是種最好的教育工具。

蘇 聯 見 聞

民族戲院是發揮各民族的戲劇藝術的，俱用各民族的語言表演。在蘇聯近已負有盛名的民族戲院，則有基也輔(Kiev)國家歌劇與舞劇戲院，喬治亞羅斯他威利戲院(Georgian Rustaveli Theatre)，哈姆莎烏仔拜克戲院(Khamza Uzbek Theatre)及喀什克國家音樂劇院(Kazakh Musical Theatre)。在莫斯科則有猶太人戲院(Jewish Theatre)及吉普色人戲院(Gipsy Theatre)。猶太人戲院係由人民藝術家米浩爾斯(Mikhoels)所主持，代表的戲劇是『李爾王』，『二十萬』及『四天』等。講到吉普色人戲院，大家也許就會想到吉普色人，這本是一種流蕩的民族，過着車輪上的生活，

到處爲家，但現在蘇聯的吉普色人，已成爲一種定居的民族，不僅有學校及戲院等，同時也有了書寫用的文字能印刷報紙了。吉普色人戲院的代表作，有『車輪上的生活』（Life on the Wheels）及『卡門』等，這一類的戲劇，俱是一種音樂劇，當表演時，配以各種吉普色人的音樂及跳舞等。現該戲院因爲一九三七年是俄國大詩人普希金的逝世百年祭，現在排演其所著的『吉普色人』（Gypsies）一劇。

工人戲院中，除各工廠俱樂部的戲院之外，專有一所青年工人戲院（Tram），表演各種蘇聯作家的新劇本等。集體農場戲院則遍佈於各地的農場中，莫斯科的農民新聞報紙還專發行一種農民戲院的刊物，其中登載各種農場中可以表演的劇本，並附載舞台的構造，服裝的樣式及表演方法的說明等，這種刊物對於農民有極大的幫助。

此外，在莫斯科還有紅軍戲院（Central Theatre of Red Army），傀儡戲院，民衆藝術戲院（Theatre of People's Art）等，現因篇幅有限，只得從略，不過在此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戲院在蘇聯不僅是一種娛樂的場所，同時也含有一種極大的教育的意義，所以莫斯科戲院一書的著者伏爾科夫（N. Volkov）說得好：『現在蘇聯的戲院不僅是一種娛樂之所，同時也好像是一所學校。在這所學校中，教育着和感化着所有從

事於新社會建設的人民的心，意志和感情。」

蘇聯人民的集體娛樂

水軒

「獨樂，與人樂，二者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與衆樂，二者孰樂，曰不若與衆」，記得這是孟子上的話，意思敢保證是正確的，至於字句之間，那就不敢十分肯定了。好在，我要用的是意思，字句即使微有不同，大概也算不了什麼離經叛道吧？那麼，真正懂樂的人，真正會樂的人，當然要「與人樂」，尤其是「與衆樂」。通常的人，每當在「離羣索居」情形下，便覺到鬱鬱不快，就是人性喜羣的表徵。

要講「與人樂」和「與衆樂」，我們不能不推許蘇聯，在這裏一切都趨於集體化，就是娛樂也絲毫不是例外。

當溫暖的天氣，在任何一个公園裏，祇要聽到手風琴一響，許多互不相識的人便集攏來，自動的手牽手作一圓形，於是各種舞蹈便開始了，有一些熱心的人們還在勸駕，「參加我們這遊戲的隊伍吧，人越多越好，圈越大越好」。真的人越來越多了，圈越展

越大了，尤其是青年男女們，心裏開着花朵，臉上浮着笑光，清脆的歌着，活潑的舞着，使旁觀者也爲之陶醉了。

太陽向西傾下去了，波麗娃——這是個法國字，魯迅先生譯爲列樹路——的綠蔭中，散步的人們漸漸增多了，只要有人一提議，立刻就展開個人環，接着便作出種種的遊戲，花樣之多，很難盡量的介紹。不過有一種遊戲帶一點政治意味，我願意寫在這裏：這個遊戲的名字叫做打倒法西斯蒂，玩法是許多人扯成個圈子，然後由幾人權當法西斯蒂，他們散在人圈當中，這時圍繞的人們互相傳遞一個皮球，球到誰的手中，誰就有打法西斯蒂的權利，但也不一定球到誰手誰便打，因爲這樣使法西斯蒂容易防範，大概是互相傳遞着，傳着傳着突然用球打出去，只要打在法西斯蒂的身上，這個法西斯蒂便算嗚呼哀哉了，他便須退出圈外，但假如法西斯蒂捉住了球，向圍繞的人們打來，打在誰的身上誰就變成法西斯蒂，他立刻到圈裏去做衆矢之的，打到熱鬧中間，不住的打，不停的躲，迅速的打，狡捷的躲，球由那邊打過來，這邊拾起來再打出去，球在亂飛，人在狂笑，最後將法西斯蒂打得全軍覆沒了（就是打得圈中連一人也沒有），於是，大家拍着手高唱勝利之歌。

在蘇聯的鄉村中，每到下午五六點鐘，大家都下工了，三四個男女拉着手琴在各家的門前走過，好像這手風琴含有莫大的吸引力，許多人都跑出來了，尾隨在手風琴者的後邊，一刻便形成了很長的隊伍，到了相當人數，自然又是無拘無束的遊戲，盡量的騰笑，盡量的高歌，於是歡送了一日工作的疲倦。

冬季，大地厚積着白雪，成羣的人們又玩着應時的遊戲——滑雪了，競賽似的連滑或跳滑，偶然有人跌倒了，骨碌碌大開其滾，集體的笑聲彷彿要立刻震破北冰洋的堅冰。至於城市中，許多規模宏大的溜冰場招引去各種面孔的人，大家在冰上表現各種技能，展開各種團體的遊戲，有時配以音樂，幾千人如醉如狂的舞起來了。假如只看蘇聯人們生活這一角，或者會疑到他們是「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但若看到他們生活的全部，便知道他們的娛樂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是朝氣的，不是暮氣的。

戲院，電影院，俱樂部，馬戲院，……真是到處林立，並且總有人滿之患，這些，且不詳談。我想要節省些篇幅，多談點關於舞蹈的情形，因為我雖不敢自譽對舞蹈有什麼研究，但我可以承認我是特別嗜好舞蹈的。

一般的說來，蘇聯人民不但喜歡舞蹈，而且是善於舞蹈的。

假如你到隨便一個人家去作客，酒酣耳熱之際，總是有手風琴的，便奏起悠揚的琴聲，無手琴的，則以歌聲掌聲來代替。琴聲或歌聲一起，人們立即排成圈兒，圈中多是一男一女的舞起來，舞罷，再換上另外的一男一女，這樣輪流下去，不到盡歡是不會散去的。

尤其惹人注意的是兒童舞，就是三五歲的小孩，也能按音樂的節奏而手舞足蹈。在街上的空場裏，常常看見三五十兒童，羣集一處，由較長者領導之，一會兒圍成圓圈，一會兒列成長隊，一張張天真爛漫的小臉兒，溢出歡欣的表情。這時，你會忘記你的老大年齡，復回到兒時的樂鄉，你也會特別感到衰老，而不禁「潸然淚下」！真所謂「一則喜，一則懼」了。有時也可以給你無限的興奮，你會掉頭不顧而去，去為這些幸福的安琪兒，創造更幸福的世界。

『俄國舞』分若干種，如『高加索舞』，『吉普色舞』，『土斯太』，『加羅布』，『帕達斯盼』，『牙布羅奇卡』，『基里牙布爾』，『巴爾娘』等等，『加羅布』與『巴爾娘』的舞法有時和狐步舞一樣，有時也如我國北方之所謂太平歌舞，惟其步法較有規律，其動作也較少淫糜和粗野的成份而已。

『加高索舞』是高加索地方的平民舞，因為那裏的人民尚舞，並且在舞中夾雜着武術，所以學習是比較難的。

『吉普色』多肌肉動作，也不是人人能夠「勝任愉快」的。

『牙布羅奇卡』流行最廣，可以說自五六十歲的老翁，以至五六歲的幼童，都是「樂此不疲」的。

蘇聯人民的生活現在是「更好了，更享福了」，但這不是輕易得到的結果，而是經過了千辛萬苦。尤其是在十月革命的不久，受過世界大戰破壞力的遺毒，受過內戰的慘禍。在這樣條件下，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當然是加倍的困難，所以他們確曾節衣縮食，吃苦耐勞。但就是在這樣辛苦的時候，雖然娛樂的時間和費用是不充裕的，然而，舞蹈却沒有停止過，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的社會，是在興奮而熱烈的努力中建設起來的。

這幾年來，他們娛樂的時間更多了，娛樂的興致更濃厚了，因而，感到舊有的娛樂已經不夠了，於是歐美有閒階級的交際舞，很普遍的輸入到蘇聯的境內來。

工廠，機關，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俱樂部，公園……簡言之無一處不有學習交際舞的組織，在很短的時間內，探戈舞，狐步舞，華爾滋，蘭伯……已成了蘇維埃青年

的普遍娛樂了。於是咖啡館，飯店，以至電影院，都設有舞蹈場，都備有音樂隊，以供民衆們在工作之暇，享受舞蹈的娛樂。

莫斯科的咖啡店

賈 茗

朋友C在英國倫敦住得煩膩起來了，決意要到莫斯科來換換空氣。C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到了莫斯科少不得我要招待招待。

很久沒有見面的朋友，見到自然更加格外的親熱，C和我都有咖啡癖，我們過去原都是上海霞飛路的老伴當，所以等C安頓好了行李，首先我就提議到咖啡店去坐坐，C當然是滿口贊成。

我把C導到莫斯科一家較大的咖啡店去，是高爾基街的普希金咖啡店，當我們揀定了一個桌子坐下，向女侍者要了兩杯咖啡和兩盤冷菜（因為我們還沒有吃夜飯）後，C東張西望的微笑着。

我知道了C的意思，就問他道：比倫敦的風光如何？

C很快的回答我說：比倫敦的則有餘，比巴黎柏林維也納的則不足。

我點了點頭，但尙不十分同意的又問他道：你可曾覺到這裏的咖啡店有什麼特殊風光？

這一問把C愣住了，他再眼光四射的把這咖啡店上下左右搜視了一番，似乎是要去找「特殊風光」來回答我這一句話。很久，C方告訴了我，這裏缺少了神秘性，沒有打扮得妖冶向人擠眉弄眼的婦人。

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C大概忘了他是在莫斯科了。當下我便對C說：「朋友，你所說的缺點，正就是這裏的特殊優點。自到這裏來，我喝咖啡的觀念完全變了。不是到咖啡店來弔膀子，或是像東京銀座把帷拉攏來和女侍胡調一陣，咖啡店應該是恢復工作疲勞，和幾個知己朋友靜靜的談心休息的高尙地方，所以裝飾得美化，環境要幽清。這裏你可曾注意到燈光，棹椅，牆壁和女侍的衣服的顏色都是配合得很好的，故走進來你就會覺到一切都調和。這裏咖啡店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沒有賣淫婦。賣淫婦已成了蘇聯歷史上的名詞。像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越大的咖啡店，賣淫婦越多。差不多你只要抬起頭來望望，那到處女人的媚眼就會投着你射過來，真使你感到四面楚歌，如坐針氈一杯咖啡喝下了肚去也覺渾身不痛快。第二個特點是咖啡店的門口沒有伸手的朋

友。巴黎，倫敦，柏林，維也納都有這路數。穿着破西服長頭髮算是頂背了時的藝術家，一頂舊得不堪的帽子放在地上，預備盛錢，向着咖啡座上的顧客裝着女人的音腔，如泣如訴的唱起來，或則拉一曲如怨如慕的梵隱林，此景此情，真也要叫到來舒散舒散的顧客們喝不下喉了。第三個特點是到這裏來喝咖啡的都是由自己掙來的錢作工餘的消遣，既不是有閒的消遣，也不是苦痛的消遣，這和別地方喝咖啡的人自也不同。」

我正還要說下去，C便急急的插嘴道：「我懂了，一個是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咖啡店，一個是社會主義社會下的咖啡店，是不是？」

我拍手道：「好，怎麼不是呢。你這算是給我結論的補充。談到這兒，我們各人的咖啡已經喝了剩半杯了。我又問C道，你覺得咖啡的味道如何？我以為比倫敦的好，比起巴黎的來就有點遜色，原來都是用一種豆質做的，不是真的咖啡，但喝起來却也夠味兒。C贊同了我的意見，一面掏出錶來看看，已是晚上十點鐘了，有要走的意思，我說且慢，還有跳舞看呢？你看台上的音樂不是快要奏起來嗎？這時來的人更多，C看到這許許多多穿得很整齊漂亮的男男女女，便又向我發出一個奇怪的問話道：這些人難道都是工人麼？」

我笑答道：除了工人，還有些什麼人呢？當然此外還有智識份子的勞動者和農民，但已變了質，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智識份子和農民了。接着我又告訴C說：莫斯科還有幾家有名的咖啡店不可不去：一家是紅櫻粟花咖啡店，有一齣戲名「紅櫻粟花」，故便以「紅櫻粟花」名了；一家是運動咖啡店，一家是藝術家咖啡店，佈置都很精雅。夏季的幾家露天咖啡店也不壞，可惜已收場了，最近更新開了一家電影咖啡店，我幾天前曾去觀光了一下。說到這裏，C又好奇的問道：電影咖啡店裏面不會有電影吧？

我笑道：電影有的，正是有電影看，才叫電影咖啡店。坐在咖啡店中，喝着咖啡，一邊就可以看電影了，不過有一定的時間。據我想：將來莫斯科的咖啡店就如同公園一樣，也趨重文化與休息方面，不但到咖啡店裏休息去，並還有種種文化上的享受。例如：在紅櫻粟花咖啡店就可以看到每天出版的各種報紙。

C被我說得異常興奮起來，就嚷着立刻要上電影咖啡店去，可是時間已很遲了，快到十二點。我向C說：別忙！放着我咖啡專家在這裏，還不會都導你走個遍嗎？C是第一天剛到莫斯科，路上一定很勞頓，我該讓他早點休息去，出了普希金咖啡店，我把C送到了旅館門口。當我們臨別的時候，C還要我明天早點來，好導他上電影咖啡店去。

莫斯科的現在和將來

寒松

莫斯科是比較年輕的一個都市，從十月革命後到現在，才不過十九歲，但牠却是「後生可畏」，人口已增加到了三百六十萬，革命前的人口是一百六十萬。我們要知道莫斯科的將來，先要看一看牠的現在，特別是回憶了一下過去，是不是天天的在長進。

我讀過一本一九三二年日本作家鶴見祐輔寫的蘇聯游記，把莫斯科描寫成污穢不潔暮氣沉沉的城市。他說：

「不潔的街道，這是第一個印象。」而我所看見的一九三六年的莫斯科是：
清潔而寬闊的柏油街道，這是第一個印象。

在都市中通有的色彩，在莫斯科都有了，粉紅色與淡黃色的高大洋房和最新的立體建築，到處都是，商店林立，比上海永安公司還要大的百貨商店也有了，各商店的窗櫺陳飾，較之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都市而無遜色。華美的住宅是有了，但這是給工人住

的。建築的藝術，日新月異，牠是吸收集各都市建築美的大成，舍短取長，並不因為是布爾喬的藝術而被排斥；夜晚則各電影戲院的霓虹燈交相織流着，放出五顏六色的異彩；酒排間咖啡座的爵士音樂，吉卜賽人的音樂以及各大戲院的歌聲，從無線電收音機送到居民的每一個人的耳朵裏，借此來調劑這一天工餘後的疲勞。

街上的人雖然也像雲霞似的流散着，但可從行人身上嗅到了脂粉香水的味道，一般衣服的整潔，雖不美觀，但也可側身於倫敦的紳士之列，而如東倫敦貧民窟裏面的貧民衣着是全看不到的。交通是一樣的擠，不過除了舊有電車外，還有流線型的新式電車，無軌電車外，也還有流線型的無軌電車，公共汽車有了四百五十輛，出租汽車也有了，各機關以及各個人因公而使用着的新式汽車，在街道上往來如織，此外尚有十一公里的地道車，迅速穩妥，每個車站的富麗堂皇要數全世界第一。

莫斯科現在還算不得是嶄新的莫斯科，牠正在添新換舊，在許多別的國家大都市的建設似乎已經到了飽和點因而停滯着不動了，但莫斯科完全不是這樣。跑到莫斯科市東西南北任何的一方，你會到處看見豎立着架正在建造中的新房屋，到處在建橋築路，最有趣的是假如你是一個月或兩個月不到那一條街的，過了些時再去時，道路忽然改寬

了，商店又多開了幾家了，一兩月的變遷已經是這樣，幾年後的莫斯科怕還不面目一新嗎？所以偉大的莫斯科的將來，是沒有人會懷疑的，現在蘇聯政府要把莫斯科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標幟，要使莫斯科成爲最舒適最美麗最合衛生的水木都市，爲了這樣，就定下了十年建設的偉大計劃（從一九三六年起），這計劃建設着的莫斯科的將來是這樣：

在人口方面，計劃由三百六十萬增加到五百萬。莫斯科市的面積，革命前九千公頃（百畝爲一公頃），現在是兩萬八千五百公頃，計劃擴充到六萬公頃。所有公園都要重新設置，街道由十八米突放寬到七十米突。住宅現佔地約一千六百平方米突，十年內要增加一倍約一千五百萬平方米突，這就是說，要添造房子約二千五百幢，要造六個大旅館，四千個公寓，特別是莫斯科蘇維埃大旅館和基輔車站旁大旅館，這些旅館將要有共五千五百個房間，目前二十二個旅館亦不過只有二千二百五十個房間，街車要增至二千六百五十輛，無軌電車增至一千輛，公共汽車增至一千五百，出租汽車增至二千五百，有軌電車線從四百五十基羅米突增至八百五十基羅米突，要造成一千萬平方米突的柏油路，這就是全市道路都成了柏油化了。……

而最偉大的工程尚有三件：第一，是全世界第一所高房子蘇維埃宮，宮就建築在莫

斯科河旁，鄰近了克林姆林宮，宮的最高頂置列甯巨像，二百六十二尺高，全宮高度爲一千三百六十一尺，超過紐約一千三百三十五尺最高的建築物，佔地面積約九十萬到一百三十萬方碼。建築樣子是古典式的，這宮裏面的大會場可坐二萬人，小會場可容六千人，將用蘇聯各地所產的最美麗著名花崗石及大理石來建造，列甯像用什麼質料還沒有決定。參加最初設計工作的有六百多人，此外還有法，意，德，美各國的建築師。這個蘇維埃宮將來要使全莫斯科那怕就是在莫斯科附近的地方都能夠看得見。第二，是伏爾加莫斯科運河的通航，這條航路目前還沒有通，通了以後，對於莫斯科水源的供給大增加自不必說，主要的是幫助了莫斯科工商業的繁榮，大商輪可以在莫斯科河自由的進出，從這裏可以通黑海裏海以及波羅的海等。莫斯科不只是蘇聯的，而且也是世界的了。第三，是新地道車線的開闢，這次開闢的是二十公里，到明年可以完成一部分，華麗堂皇，據說較現在的有過之無不及。

粗枝大葉把莫斯科的將來計劃說了一些，這原用不着別人來替他們宣傳，從過去他們許多計劃按部就班的完成看來，相信建設了十年後的莫斯科，一定不是現在的這樣。在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這些方面，莫斯科將同樣的成爲未來他們本國及全世界的重心。

工程師的家庭

殊 漪

在莫斯科一提到尋房，便會使人頭痛，據說在十幾年前，莫斯科的人口，只有一百萬，現在增至四百萬之多了。人口率的遞加，遠超過了房屋的建築，於是，尋房——尤其是尋個比較適宜的房，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到莫斯科來，僅僅住了一天的旅館，翌晨就搬入民房去了，當然，這不是我有什麼本領，可以易人之所難。而是因為我有了好先鋒——他已先我而來，所以一切困難都輪不到我的頭上了。

我們的房東，是個大電汽廠裏的工程師并兼工程師教授，他在工作上的地位，當然不同凡響，正因他是特殊的專門人材，所以，在蘇聯建設的過程中，他得到了優異的待遇。

他的住所，是一個新修的設備完全的房子，因為他的 Apartment 有七間房子，所以除了自用的外，尚餘一間，這一間精緻的小屋，便成了我們的棲身之所。屋內的

傢具，都使我們滿意，就只是小而且是個正方形，因此，我們後來便名之曰：『豆腐齋』。

現在我所要描寫的工程師的家庭，便是這個『豆腐齋』的主人。

蘇 聯 見 聞

我們的男房東——這位工程師而兼教授的，他已年將『知命』，但從他紅潤的面龐上看，是非常健康的。我和他幾度談話後，便知他是位多才多藝的人。他生長在俄國，當帝俄時代，出遊歐美，俄國革命時他正是一個青年的留學生，後來他在德國得了博士學位，又在英法美諸國當了多年教授，因此，他可以很流利的操得幾國語言。後來他把僑居生涯結束了，於是回到祖國來共同建設他們的新社會。

他有一個很美滿的家庭，他的女人看去又年輕又漂亮，據她自己說，她的年齡已三十有五了，在十六歲時和她的丈夫結婚，她的丈夫，大了她十二歲。她有兩個聰明而活潑的孩子，大的男孩十二歲了，在電汽工廠的工廠學校唸書，小的女孩，祇有十歲，聘了幾位教師在家裏唸書，她的學校算是附設在家裏了。想是，爲了疼愛的緣故吧。

我的女房東由她的談吐和態度看來，似乎在青年時代是位交際花，她的舉止，絲毫不能代表俄國的新女性，而只是個享福的女人，這種人在蘇聯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她

的生活內容，大致是：每晨十一二鐘時起牀，穿着一件中國繡花睡衣，在她的陳列着古董的客廳裏，用過早餐後，便是化妝和修飾，等到曉妝初罷，又快到她家裏的午飯時候，這時她已換上齊整的衣服，午飯後逗着她那天真爛漫的女孩子玩玩，一天的時間，大概快完了。六鐘，進晚飯，她的丈夫由工廠歸來了，她的男孩，由學校轉家了，快樂一堂，這是他們家庭裏，一天中的黃金時代，每個臉上都泛出愉悅的表情，客廳裏，不時飛揚出嘻嘻的笑聲。

飯後，嗚嗚的汽笛聲，在門外叫着，這是工廠給他們所備的家用汽車到了，房東和妻子兒女們，換上齊整的衣服，或上跳舞場或進大戲院，或坐着汽車兜圈子，或到列甯山，冬則滑雪，夏則乘涼，或去咖啡店，電影院俱樂部……這些都是他們消閒所到的地方。在蘇聯作五天工後，第六天便是假日，一到假日，他們遂馳車郊外，作竟日遊，總括一句，就是但得工夫，決不在家裏悶坐。

他們的家庭，單由陳設一端來看，也要算大有可觀的了，客廳所陳的是古玩，就連吃餐的叉匙等，亦都古香古色的，壁上懸着幾幅油畫，據說係名家的手筆，房東的臥室裏，也是一套很講究的傢俱：大磚玻的銀色妝台和衣櫥，紅絨的沙發，玉石面的燈台，

兩間時髦的牀，牀上是鵝黃色的綢單，單上是白色的輕紗，地上舖以彩織的厚地氈，這陳設的漂亮，似乎正是配合這位女主人的面孔。此外書室小孩室，也都極為整齊。

這位工程師對待我們是和善的謙遜的，當我們初搬去不久，他曾用家庭汽車請我們參觀莫斯科的夜景，約三句餘鐘，我們繞城一週，將主要地方都看過了，最後駕往列甯山，登高俯視，全城在望，一片燈光，頗有火樹銀星之概。歸途，他又帶我們看了一個最新式的飛機站，這是由他設計所建築的，他提起來，很表示欣然自得！

蘇聯近年來獎勵學習外國語，他們有個口號「Foreign language to Mass」，意即給羣衆以外國語言。因此，一般人對於學習外國語，是極其熱心的，甚至連小孩子也受了影響。所以，當我們說中國話時，我們房東的孩子，總是學着說，我以為他們是好奇，或者小孩子富於模仿性使然，既而要我教他們中國的數目字，他們很快的記着了。後來要我寫給他們，他們在旁邊註上譯音，抄於另外一個自修本上。他們對此，真是興致勃勃的，常常在夜間，只要在家裏，便要我教他們，拏了許多畫着花卉動物之類圖畫，叫我告訴中國名字。此因為藉此可以練習俄文，所以我也很願意盡這個義務，可惜不幾月後，我便他遷，不能再和這兩個小朋友交換語言了。

我到莫斯科不久，便是聖誕節的日子，在我心裏，以為一定沒有人注意這節日的，因為這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裏的節日呵。但這個房東家裏，實在說，還多多少少浸潤於舊的習慣裏，他們對於聖誕節的注意，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是一樣的。在聖誕節之夜，在他們客廳裏，特製了很華麗的聖誕樹 (Christmas tree) 置放在餐桌的中央，和那懸着的球形電燈相映，顯得室中愈加莊皇，一個小小的家庭跳舞會，也就在這裏開幕了。當時，房東夫婦，很熱心的約我們去參加，而我們適有點小事，所以向他們表示了歉意，他們雖然未說什麼，但神情上似乎嫌我們太煞風景了。

由許多事實，我認為這個工程師的家庭，是落在時代之後了。有些過度的享受，也可以說有些近奢侈的享受，因此，我會疑心他們有很豐富的收入，也許還有相當的積蓄。但不久這個猜想宣告失敗了，因為有一次距我們繳房租還有十幾天的時光，女房東居然向我們通融，要我提前繳了下月的房租，理由是她家裏已經沒有錢買菜了。於是我又生了一種念頭；既不充裕，為什麼平日這樣享受呢？而且近於奢侈的享受呢？有一天，我向男房東拐着彎提出了這個問題，他的解答是這樣：『革命是爲了謀幸福，并不是爲了吃苦頭，此其一；我們憑自己的肉體勞動或精神勞動換來的代價，我們不應當享

受，還有什麼人應當享受呢？此其二；我們的生活是有保障的，決不怕失業的威脅，所以我不必縻念明天，因而也無須乎儲蓄，有錢便用有多少就用多少，此其三；我們更不必爲兒女着想，他們長大了，也一定有工作，有工作就有生活費，所以我們不必像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一樣，替兒女弄到愈多愈好的遺產，因爲我們的孩子，就是我們國家的孩子，他們的前途是光明的，用不到我們現節衣縮食，以爲兒女的將來打算，此其四。』他這套洋洋大哉的高論，把我征服了。老實說，假如我是蘇聯的公民，我也要儘可能享受了，快活了。

蘇聯作家與西班牙內戰

靄 穆

對於這次西班牙的內戰，蘇聯民衆顯然同情於政府軍方面的。一個織布廠的老嫗，振臂一呼：「我們要在物質上援助西班牙的婦孺呵！」立即全國響應，自願的，有的捐助一天的工資，有的捐助半天的工資，幾乎是到處皆然……都決定此後每人每月認捐百分之幾的工資，一直到西班牙民衆完全勝利爲止。於是，一隻船又一隻船的由歐丹莎駛往西班牙去。『了不得！了不得！蘇聯的船向西班牙輸送軍火了！』法西斯蒂的國家「中風狂走」的呼喊著。但是，打開船艙一看，只是些奶油，乳乾，罐頭，衣服等，而不是他們揣測中的手槍，炸彈……

蘇聯作家的老婆們，豈肯甘居女工和農婦之後，她們要『當仁不讓』，她們要『見義勇爲』，於是，便開始活躍於大庭廣衆之前了。在『作家之家』——或可譯爲作家俱樂部——的一個精緻會場裏，真是『燕語鶯聲』不絕於耳了。她們依照『工程師之妻』

「紅軍軍官之妻」的榜樣，組織個「作家之妻的蘇維埃」。開會了，作報告了，通過議決案了，慷慨激昂的演說了，「我們不管我們的丈夫——作家們捐助了多少萬盧布，雖然，他們決定在五天以內再募集十萬盧布……而我們——「作家之妻」也要為救濟西班牙的婦孺，不但自己要慷慨輸將，而且要担起募捐的使命。……」當有人報告，西班牙的一批兒童快要送到蘇聯來了，會場中又是一度熱鬧，這個說「我願代養一個」，那個說「我願代養兩個」，這個說「我願代養男孩」，那個說「我願代養女孩」，……充盈會場的熱情，真非言語所能形容。

蘇 聯 見 聞

十一月十七日的晚上，作家會舉行一次晚會，歡迎到來莫斯科的西班牙的代表團。當時，「作家之家」的大會場中，異常擁擠，有些平日不甚喜歡赴會的作家，這天也都興致勃勃的出席了。本來請帖上寫明在八點半開始，但時間過了，還看不見西班牙代表的蹤影，大家伸着頸頸向門口望，神情顯然是有些焦急，「爲什麼還不來？」「怎樣的了？」終於，有消息靈通者，解答了這個疑問：「因爲他們還在出版工作人員俱樂部哩！那裏的歡迎會還未閉幕。」九句鐘敲過了，掌聲突然像爆竹樣的亂響，在門口發現了西班牙的代表們，他們走進會場來，舉拳爲禮，一直舉到台上，許久，大家都安靜的

坐下了，他們才放下高舉過頂的拳頭。

開會了，首先發言的是「作家之妻」的代表，她說：『我們蘇聯的婦女已經獲得了真正的平等和完全的自由，這是從鬥爭中收穫的果實，因此，我們對於西班牙婦女的鬥爭情形，特別寄以同情。我們——「作家之妻」，第一次募集了三萬六千盧布，以救濟西班牙的婦孺，以後我們還要募集，……』接着是西班牙一個青年代表起立致詞，他說：『我很榮幸的和蘇聯作家們會面，因為我是最好蘇聯文學的。高爾基的作品，是鼓勵我成爲革命者的一種因素。我因爲讀綏拉菲摩支的鐵流，被判過九個月的徒刑……』這時，在主席台上坐着一位發光的禿頭老人，正是那和靄可親的綏拉菲摩支，因此，會場中掌聲雷動，由主席介紹，西班牙的青年和綏氏握手了，他並贈給綏氏一枚西班牙民警的徽章，殷勤的，給他掛在衣襟上，而掌聲達到更高高度，全場起立，向綏氏致賀。……等到空氣沉靜了，那位青年接着又說：『這次我在路上，讀了伏爾曼諾夫的渣伯耶夫，也給我莫大的興奮，總之，蘇聯的文學作品，給我異常多的啓示，……』他說一段，有人用俄文翻譯一段，隨着便是一陣鼓掌。

另一個西班牙的代表起來發言了，他是個石工，屬於社會民主黨，他的音調頗爲悅

耳，又因西班牙語言本身就是美麗的，所以，他的演說好像一個詩家在讀詩。他說：『我們代表團本有幾十個人，因為莫斯科各工廠，各組織都開會歡迎我們，我們只得分為若干組，當分組的時候，我選定到作家會來，因為我願意瞻仰瞻仰社會主義作家們的風采。』接着他又說：『西班牙的全體民衆正在赴湯投火的時候，我們在戰場休息之際，我們看到一個蘇聯的電影片，片名是我們從克龍史太特來，我們頗受感動！大家都說：「要學俄國布爾塞維克保護彼得堡的精神，保護我們的瑪德利德呵！」而這個影劇本作家，今天剛好也在座，我們是如何的高興！……』這時全場又一陣掌雨，發言人也隨同鼓掌，以慶賀作家維史聶夫斯基。維氏身着海軍服，起立致禮，並說：『當蘇聯民衆，舉行西班牙民衆鬥爭的同情示威時，在莫斯科紅場到了十二萬人，在列甯格勒城參加的十萬人以上……我們蘇聯作家會有會員三千人，其中三分之二，在革命時都經過巷戰的，其餘三分之一是青年作家，也都受過軍事訓練，到必要時，這三千人可以組成一支軍隊，和敵人一拚呵！而我們這支軍隊，或可取名爲科爾錯夫隊！』這時，會場中空氣緊張，每人都表現出『拔劍而起』的精神。

這之後，西班牙代表之一，他是個飛行家，被請發言了，他曾提到蘇聯作家И科爾

錯夫，他說：「莫斯科錯夫現居瑪德利德，做真理報的特派通訊員，他把西班牙民衆鬥爭的實情，遍告世人，他雖然是蘇聯的作家，但，我們認爲他是親自參加戰爭的壯士。……」掌聲又一度大作，蘇聯人們很以他們這位作家而自豪。

由上述事實，已可看到蘇聯作家對於西班牙民衆的熱烈同情了。但，尙不止此，蘇聯作家們，——包括文學家和詩人——會出版一本專書，書名是我們和你們在一塊兒。這書，是特爲援助西班牙民衆而出的，作家們捐助了全部稿費；出版部捐助了所用的紙料；印刷工人捐助了排字，印刷，裝訂的時間。因爲大家都熱心從事，所以便「不日成之」了。出版後，在職工會總俱樂部開了個盛大的文學晚會，西班牙駐莫斯科的新大使也出席了，他和其他來賓一樣，在稠人之中尋了個位置。這個晚會是賣票的，賣票的收入，掃數作爲援助西班牙的捐款，另外，由作家之妻們，售賣各種文藝書籍，就中我們和你們在一塊兒定價爲最高，售書所得，也完全捐助西班牙的民衆。

用不着聲明：蘇聯民衆援助西班牙民衆的全部情形，這篇文章中並未企圖加以描述，僅就關於蘇聯作家的一個小範圍內，略記見聞而已。

蘇聯境內的中國人

藻 蓀

蘇 聯 見 關

凡是敘述關於居留外國的黃帝子孫，照例都是稱「華僑」。居留在外國的「大國人」，也都自稱華僑，國外的中國人團體都冠以華僑字樣，就是寫給國內政府的呈文裏，也自稱為「僑等」「僑衆」，國民政府之下，也有「僑務委員會」，專辦僑務。由此，居留國外的華人稱為華僑，似乎已成爲天經地義了，無須在筆墨上再打翻案官司。不佞歐遊廿載，其間居留蘇聯境內凡六年。該國官憲既不以僑民待華人，而華人中也沒自稱華僑者，更無所謂華人組織而冠以華僑字樣者。此不能不謂之別開生面了。

蘇聯境內土著民族凡二百上下，而英國人，美國人，中國人，日本人及其他等尙不與焉。唯因中蘇兩國，互相接壤，交通稱便（陸上有中東鐵路，航海由滬至海參崴四晝夜可到）。自帝俄以來，此間早有華人之足跡。大戰前夕，當時中國北京政府宣布參戰，應募而來之華人尤多。此外自由移徙入境者，亦屬不少。遠東邊境東西比利亞，中

亞細亞，都是華人聚居之地。其他如各名都大市，華人也有相當數量，如莫斯科有二千人之譜，列甯格勒（中國人都稱俄京，因列甯格勒即帝俄時代之彼得堡，亦當時之國都，故稱）有四五百人，東巴司之煤區（如斯達林城，郭爾洛克夫，雪克洛夫尼及其他等處）有一千人之譜，巴庫煤油區，約為二三百人。此外如中亞細亞之塔斯梗，富龍茲，東西比利亞之赤塔及金鑛區，中國居民之數，或以百計，或以千計。至於海參崴，伯力，極東之阿爾丹（亞古茲共和國），或為遠東重鎮，或為金鑛鑛床，其間中國人之恆居者，尤數不勝數。雖手頭沒有（我想中國之官憲如領館，使館，僑委會等亦付缺如）統計，然總其數當不亞十五萬人也。

此十五萬人中，士農工商各界俱有，工界尤佔上風。遠東，西比利亞一帶（包括海參崴，伯力，阿爾丹，甚至赤塔，上下烏金斯克，烏拉爾山以東等地）鑛工森林工人最多。鑛工中有煤鑛工，金鑛工之分，森林工亦有伐木工鋸木工等等之別。南俄各地亦有不少的中國工人，其中以煤鐵著稱之東巴斯一帶為最集中。此地除煤鑛工人外，以鋼鐵廠之各種工人為多。祇就斯達林五金工廠來說，一萬五千人中，中國工人約佔百分之一，就成份來說，則真是所謂「齊百工」也。新都莫斯科近年以來，中國人口雖未增

加，總還保持二千之數。在重工業（如汽車業，電氣業以及其他）方面服務的工人數以百計，洗衣手工業工人，爲數尤多。列甯堡方面，中國人口，現在雖已有減少，但其中大都是輕重工業各部門之工人，或集體農莊之農人。此外如海參崴，伯力，列甯堡等處之造船工廠，高爾基城之汽車製造廠，雖都有中國人插足其間，然在數量上總是「渺滄海之一粟」而已。

農人主要的是散佈於烏拉爾山以東各地，這裏所謂「農人」，與國內所了解的農人不同，這裏的中國農民，是集體農民。國內關於集體農莊已有專書介紹，恕不在此贅述。集體的中國農民，因其地域與氣候之不同，其所務之農業也因而有異。如沿海州境內與東三省交界各地，大都種稻，而在赤塔以及烏拉山各地，多半以園藝爲主。此種中國園藝集體農莊，在東巴斯，列甯堡附郭區域，也有幾處。中國人種蔬菜，確有獨到之經驗，其出產碩大肥實，味尤鮮美，故甚受當地社會人士之歡迎。但亦有足使人聞而發噁者，中國菜園出產之黃瓜，無論出自中國或蘇聯之種子，每肥而長（中國種固無論矣），極不邀顧客之青盼。蓋蘇聯土產黃瓜，凡碩而長者，必味苦而子老，了無鮮味，適與大中華之黃瓜相反故耳。予今年在列甯集體菜園，聞此大笑，當地同胞哂之曰「君

笑？吾等則惟覺晦氣耳」。

現在來說一說「士」吧。「士」這一字釋以近代語，即「智識份子」。據我所知道的，全蘇聯沒有半個中國留學生。這個原因很簡單。第一，從前的帝俄是一個落後的農國，比中國先進的不多，無學可留。第二，革命以後的蘇聯雖有學可留，但因國情之不同，由中國國內來的留學生也就因此絕跡。但這不是說，這裏就沒有了中國的智識份子。有的，多得很多。現在莫斯科工業，商業大學讀書的還大有人在，其中有些甚至還不能多識中國文字，俄文却甚精通。他們是中國的工人，由俄國培養出來的。至於伯力，海參崴等處，則專門設有中國文學講授的大中小各級學校。無論在蘇聯的任何地方，中國僑俄工人及其子弟，皆有可能領國家津貼讀書，無須繳納一切學雜各費。我知道美洲各地，南洋羣島及歐洲各國，凡在各該國學校求學之中國僑民，除繳費外，還須受各該國許多精神上的欺侮的。

如果依照慣例，也把服務在機關企業上的人員算爲是智識分子的話，那這樣的人還多得很多。從蘇聯最高學府的科學職員，政府機關的人員起，一直到洗衣合作社的管理處止，都有中國同胞的形影，在企業中，有做工程師的。工程師有兩類：一種是土產，是

從中國工人中在蘇聯培養出來的；另一類是歐美的留學生，受經濟危機的影響為飢餓所驅迫而來的；這樣的技術人員，每逢春夏，經由國外旅行公司，假遊歷為名而來覓工覓食者實不乏其人。

蘇 聯 見 聞

在中亞細亞各民族共和國裏（如卡札赫共和國，吉爾其支共和國），還有一萬五千從中國移住的陝甘人民，他們都是清朝時被左宗棠趕出來的。他們在當時的中國，及革命前的帝俄時代，受盡了百般魚肉，一直到革命後才撥雲霧而見青天，他們雖然說的大半是陝甘土語，但向來就無所謂文字。祇在最近五六年來，才由蘇聯拉丁委員會與當地智識界製定了他們的新文字。現在在那裏已成立了東干新文字的印刷局，且有報館。近來蘇維埃官憲已承認他們自己組成本族的自治省區。

蘇聯要求每一個人都要學習，使每一個人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學習，所以各個企業裏還設有工人補習學校。在中國人羣集之工廠或作坊則另設適於中國人之補習班，如莫斯科有五個洗衣業管理處，就設有七八個這樣的補習班。工人在工餘之暇，就可去上課，不但不收學費，還供給一切書籍用品，如工人距上課地點甚遠而須經過電車或地道車者，發給車費。

蘇聯各地，凡是中國人羣居之地，就設有獨立的中國人俱樂部，紅色娛樂室，其中設備有一切合於中國人興味而在此間可以獲得的文化用品或其他陳設品等。例如在海參崴有『五一中國俱樂部』，伯力，黑河等處也有，至於莫斯科的『中國工人俱樂部』，尤爲壯麗可觀。該俱樂部創辦於一九二三年，於一九三三年得莫斯科城市蘇維埃之助，以十五萬盧布將舊有一所天主教堂改造而成，內部房屋異常寬敞，計有五層，其大會場可容七八百人，內有圖書館，閱報室，遊藝廳，跳舞廳，休息室，兒童室，此外還有一個中國飯廳，每逢假日出賣中國味之點心，飯菜，並且組織各樣遊藝小組。該部近提倡藝術甚力，特設有中國國技，魔術等，小組且今年每排演中國有價值之舊劇，入場觀衆，都是城內外工人，每每座無虛設，喝采不已。聞該俱樂部的部長，從前是個紗廠女工，現已擬將部務更加擴充，且已經莫斯科職工會之批准，每年可領得開支在十四五萬盧布。

至於海參崴，伯力等處因爲中國人更多，特設有中國戲院，新舊雜劇，參差排演，極受華工之歡迎。每至夏季，該戲院更組夏期流動劇團週遊各中國工農最多之地，表演各種戲劇，以便當地華人得飽眼福。該戲院在近年以來，在藝術幹部（照中國說來，就是脚色吧！）各方面都有進展，所演劇本，大都是反映中國革命時事，及蘇聯國內建設

情形。前幾年該院演員曾參與全蘇聯戲劇競賽大會，在莫斯科的文化公園公演數日，演唱鼓樂，且大得蘇聯人士之讚賞。

蘇聯境內共有三個中國報紙：一是『工人之路』，出版於伯力；二是『突擊隊員』，出版於東西比利亞之上烏金斯克。該兩報都是方塊漢字出版，排印通俗語句，尙能使普通讀者容易了解。惜印刷方面，因人力，技術關係，不免美中不足。此外就是擁護新文字日報，也在伯力出版，我們顧名思義，就一目了然而爲是拉丁化的報紙了。該報在遠東各地工人中最爲流行，遠東各地中國工人無論老少，幾於個個都認識拉丁化的新文字，且用來通訊作文。

中國人的『太太』，可以說都不是『國產』。這大概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古訓有以使然吧。因此，他們所生的孩子，都不會講中國話。

我六年間所見的這一幅在蘇聯的『中國』縮影，約莫就是如此。這一批神明華胄之子孫，就不念中華祖國了麼。不，他們痛恨的是東北同胞亡了省，是『友邦』的鐵蹄，蹂躪太厲害了。他們說：『我們在此地，打過老白黨，有的是勇敢，如果「友邦」一再欺人過甚，我們每時每刻都準備同牠拼命的』。

從蘇聯回來

昂德萊·紀德著
戴望舒譯

前記

三年之前，我曾經宣言了我對於蘇聯的敬佩，和我的摯愛。那邊，人們在着手作一種前無古人的試驗，使我們的心鼓起了希望，并使我們從而期待着一個巨大的進步，一種可能牽動全體人類的猛進。我那時想，爲要參與這種更新復始，那倒真是值得生活，并值得拚着生命去助一臂之力的。在我們的心中和我們的神經裏，我們竟把文化的將來也斷然決然地繫附到蘇聯的光榮的運命上去；這樣的話我們已經說過了好幾次。我們希望還能再說。

在到那邊去看看之前，那似乎表示一種方向之改變的新近的決議，却也就已經使我們不安了。

當時我這樣寫（一九三五年十月）：

『那在今日使我們有點固執地去擁護蘇聯的，却也是，却大是那些對於蘇聯之攻擊的無聊和卑劣。當我們正將中止我們的贊揚的時候，他們那些狂吠者却將開始贊揚牠了；因為那他們將要贊揚的是牠的妥協，牠的軟化，以及那些會使別人說：「你看！」等話的事，但是這樣牠便要離開了牠從前所追求的目標了。但願我們固定地凝在這目標上的目光，並不就因此而至於離開蘇聯吧。』（一九三六年三月法蘭西新評論）

蘇 聯 見 聞

然而，在未有更詳細的證據之前，我是固執於信任而甯可懷疑我自己的判斷力的；在到了莫斯科之後第四天，當我在高爾基葬禮的時候，在紅場上的演說辭中，我還是說：『在我們的精神中，文化的命運是和蘇聯的命運繫在一起的。我們要擁護牠。』

我一向說，抱定宗旨不變的這種願望，總往往帶着一種缺乏誠實的危險；我認為要城實，重要的是在於大多數人的信仰，和我們自己的信仰，已有了約束的時候。

如果我先前錯誤了，最好是及早承認我的錯誤；因為這裏我對於那些被這錯誤所連

累的人們是要負責的。在這個場合之中，自尊心是管不到的了；再說，我也沒有多大的自尊心。在我的眼睛中看來，有點東西是比我自己更重要；比蘇聯更重要：那便是人類，便是牠的命運，便是牠的文化。

但是我先前是錯誤了嗎？那些自從不過一年多一點以來眼看着蘇聯的演進的人們，會說明是否我改變了，或是否蘇聯沒有改變。我說「蘇聯」，意思就是說領導牠的人。有些比我更在行的人們，會說明那方的改變是否或許祇是表面的，會說明那在我們看來是一種矛盾的東西，是否並不是以前的某一些處置的必然的結果。

蘇聯是『在建設中』，我們必需不停地對自己這樣說。因而，到那片在懷胎期中的廣大的土地上旅行一次，便有一種例外的興味：人們好像在親眼看未來的分娩。

那邊有好的也有壞的；我應該說：極好的和極壞的。極好的往往是由一種巨大的努力之代價獲得的。努力並沒有常常并到處都獲得了那牠所希求獲得的。有時候人們可以想：還沒有呢。有時候極壞的和最好的同時而來，并且還追過最好的一倍；我們差不多確可以說這是牠的結果。於是人們便突然至於失措地從最光明的一面過渡到最黑暗的中去。抱着成見的旅行者祇見到這一面或那一面，這是常有的事。往往，蘇聯的友人們不

願意去看壞的一方面，或至少不願意承認牠；這樣，關於蘇聯的真話總常常是被人抱恨地說着，關於牠的謊語總常常被人津津有味地說着。

我的氣質是這樣地生成，對那些我願意能夠永遠贊揚的人們，我是取着極端嚴格的態度的。祇願讚頌讚頌是摯愛底很壞的表示，而我却以為在說話的時候毫不矯飾毫無顧忌却是對於蘇聯本身，並對於牠為我們所代表的立場，都盡了極大的貢獻的。我之所以要提出我的批評，是爲了我對於蘇聯以及對於牠所已經完成了的奇蹟的敬佩；也爲了我們對於牠還懷着期待；特別是爲了牠容許我們有所希望。

誰會說蘇聯對於我們曾是什麼呢？不僅是一個理想的國家而已：一個例範，一個領導。我們所夢想的東西，我們所不大敢希望，但我們的意志我們的力量却傾向過去的東西，在那邊是已經有了。一個地方已經存在了，在那裏，烏托邦正要變成現實。許多巨大的成就已經使我們的心充滿了要求了。最困難的事似乎也已經做成，於是我們便欣然敢於參加這種憑着一切受苦痛的民族的名義和牠一起接受的約束。

在一個失敗之中，我們感到自己還是參加者一直到怎樣的程度呢？可是失敗這件事，是連想一想也不允許的。

如果某一點默約並沒有如約，那麼應該歸罪於什麼呢？應該叫最初的方針負責呢，還是不如叫那不論理由如何充份的背離，違反，妥協負責？……

對於蘇聯所帶着正當的驕傲樂於給人看的東西，對於在這以外我自己所能看到的東西，我在這裏說出我個人的感想來。蘇聯的實現通常是可佩服的。在全國各地，牠表現着那已經因幸福而微笑的光景。從前那些贊同我在剛果離開了地方官的汽車，設法去和一切人以及不論什麼人直接接觸，以便廉得真情實事的人們，會責備我不應該帶着一種同樣心眼兒到蘇聯去嗎，會責備我並不儘讓別人把我弄得眼花撩亂嗎？

我並不隱瞞這事：那些敵黨——在那些人看來，『秩序之愛好和暴君的嗜尚是不分的』（註）——自以為將在我書中獲得的顯然的利益。如果我的信念——即一方面蘇聯終於會克服了我所指出的那些嚴重的錯誤，一方面（這是更重要）一國自己的錯誤不足以連累了一個國際的，普遍主義之真理——並不屹然不動的話，那麼上述的這種情形也許會使我不把我的書出版，或甚至不寫牠出來。欺謊，即使是緘默底欺謊，是可能顯得合

註：見篤克維爾（Foguelville）美國民主政治論（導言）。

時宜的，固執於欺謊也是如此，可是這把太好的機會給與敵人了，而真實呢，即使是痛苦的，却祇是爲了治癒而使人痛一下而已。

一

盡 聯 見 聞

當我在工場，工場或休息所，公園，「文化公園」中，和勞動者的民衆直接接觸的時候，我可以嘗味到一些深深的快樂的時間。在這些新的同志們之間，我感到一種厄突的友愛油然而生，感到我的心擴張起來，開放起來。所以在人們在那邊替我拍的照片中，我總是微笑，我甚至總是含笑的，因爲我在法國不能常常如此。在那邊，由於過度的快樂，有好多次我湧出眼淚來，溫柔與愛的眼淚：例如在那在索齊近郊的同巴斯礦工的休息所中吧……不，不！那裏是一點也沒有什麼講定，預備好的情形；我是沒有預先通知，在一個晚間突然地到了那裏的；可是我立刻在他們旁邊感到了親切。

還有那對於鮑爾戎附近的兒童營的意外的訪問也如此。那兒童營是很簡陋的，差不多是寒倉的，可是那裏的因幸福康健而容光煥發的孩子們，却似乎願意把他們的快樂獻給我。怎樣來講呢？言語沒有能力捉住一種那麼深切那麼單純的情緒……可是爲什麼說

他們，而不說那麼許多其餘的人呢？喬爾其亞的詩人們，智識者們，大學生們，特別是工人們，我對於他們之中許多人，都感到一種強烈的愛，而不停地怨自己不懂他們的語言。可是在那些微笑中，在那些目光中，是已經可以看出那麼許多親切的雄辯了，所以我當時竟懷疑言語還能在這上面多加點什麼。我應該說，我在那邊到處都是被介紹作爲一個友人的：大家的目光所還表示的，是一種感謝。我願意更無負於這種感謝；而現在驅使我發言的，也就是牠。

人們最願意給你們看的，是那些最好的成績；這是用不到說而且是很自然的事；可是我們曾經有好多不出其不意地闖進村莊的小學校，兒童公園，俱樂部中去；這些是別人不想給我們看的，當然一點也不比許多別的出衆。而這些却是最賞識的，正因爲那裏什麼也都不是預備好了給人參觀的。

在我所看見的一切少年先鋒隊的野營中，孩子們都是美麗，吃得好（一天吃五頓），被照顧得週到至於無微不至，而且是快樂的。他們的目光是明朗，懇切；他們的笑是沒有惡意，沒有狡猾；因爲是外國人，我們在他們來看可能是顯得有點可笑的：可是在他們之間的任何一個人臉上，我一刻也沒有覺察到一點點嘲笑的痕跡。

這種開綻的幸福之表情，我們也常常在那些同樣美麗強壯的年長者臉上找到。那些他們在晚間工作完畢之後聚集着的「文化公園」，都是無可否認的好成績；在這些之中，特別是莫斯科的「文化公園」。

我常常到那裏去。那是一個娛樂的地方；可以比作一個極大的呂拿園（註）。一走進門，你就會感到不知何所適從。在這大羣的青年人——男子和女子——之間，到處是規矩矩，端正合禮；愚蠢的或下流的嬉謔，惡作劇，猥褻的行爲等一點也沒有，就連調情的事也沒有。到處都顯出一種愉快的熱狂。這裏，遊戲是組織起來了；那裏，是跳舞；平常，總是一個主動的男子或女子在那裏領頭并調度他們，於是一切都非常有秩序地進行。極大的循環舞是組成了，每一個人都可以參加；可是旁觀者總往往要比跳舞者多得多。其次是舞蹈和唱民謠，往往祇用一架手風琴佐助伴奏。這裏，在這離則四面有圍籬但人人可以自由出入的空間，那些非專門游藝家作着種種的游藝；一個教練在那裏監察翻空心筋斗，指示，教導；再那面，是運動器械，體操用具；人們耐心地等着輪到自己；人們鍛鍊着身體。一大片空場是留給排球場用的；我不倦地望着那些遊戲者們的

（註）Luna-Park是巴黎的一個游藝場（譯者註）。

壯健和優美。再遠一些地方是文靜的遊戲：象棋，圍棋，以及許多講究技巧或耐心的非常巧妙的小遊戲，有些是我也不懂的；還有許多我在什麼地方也沒有見過的練氣力，練柔輓或練敏捷的遊戲，這些我沒有法子來描摹，可是其中有幾種在我國是一定會大大地風行的。一些可以銷磨你許多小時的東西。有的是為成年人而設的，有的是為孩子們而設的。最小的小孩子們也有他們自己個別的區域，在那裏，他們可以找到那些小屋，而小火車，小船，小汽車以及許多和他們脾胃相稱的小器具。在一條寬大的道路上，接連着那些文靜的遊戲的（這些文靜的遊戲有那麼許多的喜好者，竟要等長久纜輪及找到一張空桌子），有那張掛在揭示板上的叫人猜啞謎和隱語的畫圖。這些，我再說一遍，都是一點也不俗氣的；而這衣冠整齊的廣大的衆羣，也顯出了他們的正直，自尊和端莊；一點也沒有矯揉造作，十分自然。在孩子們以外，羣衆差不多完全是由那些來鍛鍊身體，休息，遊戲或學習的勞動者們組成的（因為那裏還有閱書室，演講廳，電影場，圖書館，以及其他等等）。在莫斯科華河上，有着游泳池。而在這極大的公園中，東也有一個小講台，西也有一個小講台，臨時的教師便站在上面大放厥辭；這便是常識，歷史或地理的課程，有掛圖為參考；或甚至是實用醫學，生理學的課程，有大批的解剖圖等

爲引證。人們十分認真地聽着。我說過，我什麼地方也沒有看到過一點兒嘲笑的企試（註）。可是這裏更好了：一個露天的小劇場：在這露天的劇場中，約有五百個客人，擠在一起（一個空位也沒有），在一種宗教般的沈靜之中，聽一個演員讀普式金的詩（「曷琴·奧涅金」的一篇）。在公園的一隅，在入口附近，是落下傘者的區域。這是一種在那邊很受人愛好的運動。每隔兩分鐘，那三頂落下傘一一地離開了那一座四十米突高的塔，把每個新的參加者有點粗魯地放到地面上。噲！誰來冒險試一試？人們一擁而前；人們等着輪到自己；人們排着隊。我不來說那野外大劇場了，在那裏，爲了看一某一些戲，竟聚集起兩萬光景的看客。

莫斯科的「文化公園」是最大而種種玩藝兒的設備又是最好的；列甯格拉特的那個呢，是最美的。可是現在蘇聯的每一個城市，除了牠的兒童公園之外，還都有着她的

（註）我的朋友某君聽了我講這番話，大聲說道：「你覺得這是一件好事情嗎？嘲笑，諷刺，批評，都是立得住腳的。沒有嘲笑的能力的孩子，將成爲輕信而惟命是從的青年；對於這種青年，你這位嘲笑者不久之後便會批評他們的『一般無二主義』。法國的嘲弄辭，即使叫我吃了虧，我也是愛好牠的。」

「文化公園」。

不用說，我也參觀過好些工廠。我知道非常對我自己說，全體的舒適和快樂，是有賴於這些工廠的良好的經營。可是我不能說得頭頭是道。別的人們負着這任務；我相信他們的頌揚之辭。祇有心理上的問題是屬於我的範圍中的；我打算在這裏注力的，便是這些問題，特別是這些問題，差不多唯一是這些問題。我從側面去着手那些社會的問題，而我所將處身的，也還是在心理的觀點上。

年紀大起來的時候，我對於風景的好奇心便感到少了，少得多了，而且不論那些風景是如何地美也還是如此；可是對於人呢，我的好奇心却一日一日地增大起來。在蘇聯，那些民衆是很出色的；喬治亞，喀海諦亞，阿勃哈西亞，烏克蘭的民衆（我祇說那些我所曾看見過的），以及——據我看來——特別是列甯格拉特和克里米的民衆。

我曾經在紅場上參加過莫斯科的青年的慶典。克蘭姆林宮對面的那些建築物，在一片旗幟和碧樹的遮蔽之下隱藏着牠們的醜陋。一切都是壯觀，并甚至是（我趕緊說出這話，因為我不能常常這樣說）很有風緻的。從東南西北四方集來的出色的青年們游行

着。這行列之經過要幾小時之久。我想像不出有這樣的壯觀。當然，這些完美的人是會經受過訓練，預備，并在一切人們之中選拔出來的；可是我們怎能不佩服一個能產生他們的國家和政體呢？

在幾天之前，當高爾基舉行葬禮的時候，我曾經看見過紅場。我曾經看見過同樣的民衆，這同樣然而却又完全不同的民衆（我想，那時他們不如說是像沙皇時代的民衆吧），他們在大柱堂中，在葬龕前面，長久地，無盡地列隊而過。那一次並不是這蘇維埃的民衆中的最美，最強，最快樂的代表，却是一批沉痛的「烏合之衆」，包涵着婦女們，特別是孩子們，有時是老人們，差不多都穿得很壞，而且有時還顯得非常襤褸。一條靜默，淒暗，沉思的行列，好像是從過去來的，秩序井然，而牠經過的時間，當然是比這另一個行列——光榮的行列，要長得多。對於這一切的人們，高爾基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一位大師？一位同志？一位弟兄？……總之，是一個死了的人。而在一切人的臉上，即使在那些最年青的孩子們的臉上，也都顯着一種悲傷的呆鈍之色，可是却也有，却尤其有，一種煥發的同情的力量。這裏是談不到體格的美的，可是我所看見經過的這成千成萬的可憐的人們，却把一些比美更好的東西呈獻到我眼前來；而其中有多少的

人，我真想把他們緊抱在我懷裏！

那和一切人以及任何人的接觸，在隨便什麼地方都沒有比在蘇聯更容易，迅速，深切的了。劇烈的同情之連繫立刻締結起來——有時竟祇要一個凝視就夠了。是的，我以為在任何地方，人們都不能像在蘇聯一樣深切而強烈地感到人類的情感。雖則有語言的隔膜，我却在此地感到那在任何別處都還沒有感到過的，如此豐富의 同伴和弟兄之感；爲此之故，我是甯可拿世上最美麗的風景去交換的。

關於風景呢，我以後却也要談談；可是我先要講一講我們和一幫「少共青年團員」的最初的接觸。

那是在把我們從莫斯科載到奧爾喬奈季柴（舊名佛拉齊考加斯）去的火車中。行程很長。憑着蘇維埃作家協會的名義，米式爾·高爾左夫（Michel Koltzov）給我們備了一節非常舒適的專車。我們六個人：日甫·拉斯特（Jef Last），季欲（Guillonx），愛巴爾（Herbart），式弗蘭（Schiffrin），達彼（Dabit）和我，以及我們的翻譯兼伴侶忠實的鮑拉（Bola）女同志，都舒適出乎望外地被安頓在車中。除了我們的有

臥榻的車廂之外，我們還有一間客廳——我們便是在那裏進餐的。我們是再愜意也沒有了。可是我們不樂意的，就是不能和列車中其餘的部份來往。在最初的幾站，我們下車走到車站的月台上去，證明了有一羣特別有趣的人，佔着和我們毗連的一節火車。那是一幫休暇的「少共青年團員」，他們動身到高加索去，希望去攀登喀斯貝克山。我們終於辦到把那些隔絕的門打通，於是不久之後，我們就和我們的那些可愛的鄰人們有了接觸。我從巴黎帶了許多和蘇聯所有的很不相同的小玩藝兒來。牠們偶然地使我得以和那些與我言語不通的人們發生關係。這些小玩藝兒被傳來傳去。少年們和少女們玩着牠們，而祇在解決了一切難題之後纔罷手。『一個少共青年團員是決不肯認輸的』，他們笑着對我們說。他們的那節車是異常之狹窄；那天天氣特別熱；大家都擠在一起，連氣也喘不過來；這真有意思。

我應得補說一句，對於他們之中的好些人，我並不是一個無名小卒。有些人曾經讀過我的書（最普通是「剛果旅行記」），又因為我在高爾基葬禮的時候在紅場上作過演說而報紙上印出我的照相來的緣故，他們立刻認出了我，并顯出他們對於我對他們的注意，是異常地感動；可是我呢，我見到他們的同情而發生的感動，也不下於他們。不久

從 蘇 聯 回 來

有就一個大辯論起來了。那位很懂俄文又會說俄文的日甫·拉斯特解釋給我們聽，說，他們覺得我所介紹的那些小玩藝兒很有趣，可是他們自問着，昂德萊·紀德自己也玩這些玩藝兒是否是適當的。日甫·拉斯特不得不下一個結論說，那小小的娛樂可以使紀德藉以休息腦筋。因為一個老是有服務的傾向的真正的少共青年團員，是以有用與否來判斷一切的。哦！再說一點什麼學究氣也沒有，這種時為笑聲所間斷的辯論，本身就是一種遊戲。可是，因為在這節車中可呼吸的空氣欠缺一點兒的緣故，我們便在他們之中邀了十來個人到我們的那節車中去；在那裏，夜會之後還接着唱歌，並且甚至還跳那些土風舞——在客廳的大小所能容許的範圍之內。對於我以及我的同伴們，這一個夜會總是一個最好的旅行回憶。我們不知道，是否在什麼別的國家，我們也可以領略一種那麼突兀那麼自然的真誠，是否在任何別的國家中，青年也是那麼地可愛。（註）

（註）在蘇聯我所也中意的，便是青年時期的特殊的延長；對於這一點，特別是在法國（可是我很相信在我們一切拉丁系國家也都如此），我們是那麼地不習慣的。青年時期是富於允約的；我國的少年却很快地中止允約而實踐。一到了十四歲，一切都已經冷冰冰的了。對於人生的驚異已不在臉上顯露出來，并連一點天真的樣子也沒有了。孩子差不多立刻變成了「年青的大人」。輪贏已定了。

我說過，我對於風景的興味較淡……然而我倒也很樂意講一講高加索的那些極好的森林，喀海諦亞境口的，巴東附近的，特別是鮑爾或上面的巴庫里亞尼的森林；我沒有看見過，并也想像不出比這更美麗的：那裏沒有什麼小樹林掩藏住那些大樹的幹枝；那些森林都間隔着神秘的隙地——在那裏，夕暮不等白晝過完就降下來，而我們想像着小姆指（註）迷途在那裏。我們在到一個山中的湖畔去的時候，曾經穿過這種神奇的森林。當時人們給了我們這個光榮：對我們肯定地說，從來還沒有一個外國人到過那裏。用不到說這話，就可以使我覺得這湖是出衆非凡的。在這個湖的沒有一顆樹的岸上，有一個奇特的小村子（達巴茲庫里），牠一年之中有九個月是埋在雪裏的，我真樂意去描寫牠……啊！我爲什麼不單以游歷者的身份來啊！否則就以博物家的身份來也好，那時我便可以欣然到那邊去發現許多新的植物，到那些高原上去辨認我園子裏的那種「高加索輪鋒菊」……可是我到蘇聯去找尋的却並不是這些。對於我重要的是人，是人們，以及人們能使人變成怎樣，以及人們已經使人變成怎樣。那吸引着我的稠密得可怕又使我迷途的森林，便是社會問題的森林。在蘇聯，這些問題四面八方地惹動你，催促你，迫

（註）貝洛爾童話中人物。（譯者註）

壓你。

二

從 蘇 聯 回 來

在列甯格拉特，我很少看到新的市區。在列甯格拉特之中，我所激賞的是聖彼得堡。我沒有看到過比牠更美麗的城；也沒有看到過更和諧的石，金屬（註一）和水的結合。我們竟可以說牠是普希金或鮑德萊爾所夢想的。有時候，牠也使人想起基里哥（註二）的畫來。那裏的建築物都是十分均衡的，正如莫查爾特的一闕交響曲中的樂旨一樣。『那裏一切祇是秩序和美』，（註三）在那裏，精神舒適而快樂地活動着。

我並不想來談談愛爾米達日那個巨大的博物院；我所能說的一切，我覺得都是不充分的。然而我却很願意順便來稱頌一下那智慧的努力：人們每逢在可能的時候，在一幅畫的四周把同一位大師的可以使我們得益的東西一起陳列着：習作，草圖，底稿，這便

註一：黃銅的圓屋頂和金的尖屋頂。

註二：Ghirico 現代意大利畫家（譯者）

註三：鮑德萊爾的名詩「遊旅」中的詩句。（譯者）

給我們解釋了那作品之漸次的形成。

在從列甯格拉特回來的時候，莫斯科的鄙陋便格外觸目了。牠甚至還對於精神起着牠的壓迫和頹喪的作用。除了少數幾個例外，建築物都是醜陋的（不僅是那些最近代式的），而且一點也彼此不相照顧。我很知道莫斯科是每月地在改變着；這是一個正在形成中的城；一切都證實是如此，而人們在那裏到處都有發展之感。可是我害怕人們起首就走錯了路。人們鑿石，人們掘土，人們拆牆，人們毀屋，人們重造，而這一切都好像是任意爲之的。然而，莫斯科雖然這樣地醜，却總還不失爲一個在一切城市之間的可注意的城：牠強有力地生活着。我們不要再看那些屋子了吧：這裏使我感到興味的，是羣衆。

在夏天的幾個月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穿白色的衣服的。每個人都和大家一般無二。隨便什麼地方，祇要是在莫斯科的街路上的，社會之均衡的效果都是顯然的：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其每一員似乎都有着同樣的需要。我這話說得有點過份；但過份得也有限。一種異常的一律化在服飾上顯露着；當然，祇要我們能夠看見，我們便可以知道這種一律化在精神上亦復如此。使每一個人成爲愉快并顯得愉快的，也就是這個。（人

們已那麼長久地缺乏一切，所以人們有了一點兒東西就躊躇志滿了。當人們的鄰居所有的東西並不多一點的時候，人們便對於自己所有的東西滿足了。祇在經過了詳細的考察之後，不同之處纔顯露出來。一眼看去的時候，這裏「個人」是混在大眾之中的，他是那麼地沒有特性，以至談到人們的時候，似乎應該用分量冠詞，不說：「衆人」(des hommes)，而說：「人」(de l'homme)。

在這羣衆之中，我投身進去；我沐一個人類的浴。

在這百貨公司之前，人們在那裏幹什麼？他們排着隊；一條一直排到鄰路上的隊伍。他們在那裏兩小時三小時地等待着，很平靜，耐煩。時候還早呢；百貨公司還沒有開門。三刻鐘之後，我又走過那裏：同是這些羣衆還在那裏。我驚奇了：早到有什麼用呢？早到佔得到什麼便宜嗎？

什麼，早到佔得到什麼便宜？……祇有早到的纔買得到東西。

於是人們告訴我報上登出新到了一大批……我不知道是什麼（我相信那一天是墊子）。或許有四五百件貨品，倒有八百，一千或一千五百個買客將爲此而來。還等不

到天晚，貨品會賣得一件也不贖。需要是那麼地大而購客又那麼地多，所以即在將來長久，求也還會超過供，而且超過得很遠。人們總不能滿足那些需要。

幾小時之後，我走進那百貨商店去。那百貨商店很大。在店內，人口嘈雜不堪。然而那些店員却並不手忙腳亂，因為在他們四周的買主一點也沒有露出不耐煩的樣子來；每個人都等着輪到自己，坐着或站着，有時候手裏還抱着一個孩子，沒有牌號，然而却秩序井然。如果必要，人們會在那裏等一個上午，等一個整天；在一種對於從外面進去的人起初似乎是不可呼吸的空氣中；後來人們也習慣了，正如人們對於一切習慣了一樣。我正要寫着：人們忍受着。可是俄羅斯人是超乎忍受之上的：他似乎從等待中得到樂趣，并且故意地叫你等待。

在羣衆中擠出一條路或被羣衆所推湧着，我把這百貨商店從上至下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商品差不多都是粗劣的。我們甚至可以相信，那是爲了壓低人們的欲望，所以把布匹，物品等等，都弄成儘可能地不討人歡喜的，這樣人們纔會爲了非用不可而買，而決不是爲了趣味而買。我很想帶一點『紀念品』回去送朋友；一切都是惡劣不堪的。然而，有人對我說，幾個月以來，人們已作過一番大努力了；對於品質一方面的努力；而

當人們仔細地尋覓并化了必需的工夫上去的時候，人們居然可以東也找到一點西也找到一點很不錯的可以作為將來之保證的新近的貨品了。可是先要數量充份，然後可以顧到品質；而長久以來，數量並不充份；牠終於居然充份了，但還是免強的。再說，蘇聯的人民似乎對於人們提供的一切新物品都醉心的，就是對於那些在我們西歐人看來是醜陋的東西也如此。我希望生產之增加不久就容許有淘汰，選擇，優質貨物之確立和劣質產品之逐漸的排除。

這種品質的努力特別是對於食物而作。在這一方面，要做的事還有許多。可是當我們嘆着某一些食物之品質的惡劣的時候，那位現在已是第四次旅行蘇聯而其最近一次旅行是在兩年之前的日夫·拉斯特，却反而驚嘆着最近完成的驚人的進步。特別是蔬菜和水果，除了少數的幾個例外，如果不是惡劣，至少還是不見出色。像任何別處一樣，這裏也是優良的東西讓步給普通的東西，即最大宗的東西的。大量的甜瓜；但是一點味兒也沒有。我祇聽見別人用英文舉過而我也祇願用英文來舉的那句波斯的莽撞的諺語：

Women for duty, boys for pleasure, melons for delight (註) 這裏可不切當了。酒往

註：諺為「婦女為義務，童男為快樂，甜瓜為趣味」(譯者)

往是好的（我特別記得加海諦亞的齊囊達裏的出色的土酒）；啤酒還過得去。某幾種燻魚（在列甯格拉特）都很鮮美，可是經不起運輸。

當人們連必需品也還沒有的時候，人們當然顧不到多餘品。在蘇聯，人們之所以沒有再做，或沒有再早點做開吃的食物者，那是爲了太多的食慾還沒有滿足的原故。

再說，趣味是祇有在可以作比較的時候纔能精粹起來的；而那裏却並沒有選擇的餘地。沒有什麼『某店衣服做得更好』。這裏，你不得不人們給你什麼就愛什麼；你祇有取捨兩途。在國家同時是製造者，購者和賣者的時候，品質的進步還是有賴於文化的進步的。

當時我不禁想起了（雖則我是反資本主義的）我們國中的一切人們，從大實業家起，到小商人爲止，大家都苦思着，千方百計地想着法子：想出點什麼可以迎合顧客的趣味的東西呢？他們每一個人都用着那一種的巧妙的計謀，設法去發現可以用什麼妙法打倒競爭者！國家是不管這些的，因爲國家並沒有競爭者。品質嗎？——『如果沒有競爭，那又何苦，』人們對我們說。這樣，人們便可以很容易地解釋在蘇聯的一切東西的品質

之低劣，以及人們的趣味之缺乏的理由了。即使他們有『趣味』，他們也不能滿足牠。不；在這裏，進步之所依賴的，已不復是競爭，而是那逐漸地由文化所發展出來的將來的要求了。在法蘭西，無疑一切都會進步得更快一點，因為要求是已經存在着了。

然而，還有這一點：每一個蘇維埃聯邦以前都有牠自己的民間藝術；牠已變成怎樣了呢？在一個長久的時期中，一種平等主義的大傾向不願注意到牠。可是這些鄉土藝術却又得勢起來，而現在人們是保護着牠們，復興着牠們，人們似乎認識牠們的不可代替的價值了。起用從前的那些意匠（例如織物上的印花），叫別人使用牠們，至少將牠們提給大眾，這是賢明的當軸的份內之事吧。今日的出產品實在最愚蠢地是資產階級氣，小資產階級氣的了。莫斯科的那些百貨公司的陳列窗口陳列着的商品，實在令人看了目定口呆。而從前的那些刷印花紋的布，却是很美麗的。這是民間藝術；但却也是匠人的作物。

我再來說莫斯科的民衆了。第一個印象便是他們的異常的鬆懈……說懶惰是未免過份一點……可是「斯達漢諾夫主義」已神奇地被發明出來鞭策這疏散（人們從前有答

刑)。在一個一切勞動者都工作着的國家，「斯達漢諾夫主義」是會毫無用處的。可是在那面的人呢，人們一放鬆他們，他們大部份便都懈了。雖則如此，一切事情却居然都做了，這真也是一個奇蹟。這是憑了指導者的怎樣的努力之代價得來的，這我們倒不大說得清。要了解這種努力之巨大，我們第一要能估量到俄羅斯人民的自然的『能率』是如何薄弱。

在我們所參觀的一個經營得很好的工廠中（這一方面我一點也不懂；我但憑信任賞那些機械；可是當我看到膳堂，工人俱樂部，他們的住所，以及人們爲他們的舒適，他們的教養，他們的樂趣而設備的一切東西的時候，我却一心地神往了），人們介紹了一位斯達漢諾夫主義者給我——我會見過他的巨大的肖像張貼在一面牆上。人們對我說，他居然在五小時之中把一星期的工作做完（否則便是在八小時之內把五天的工作做完；我已不大清楚了）。我不禁大胆地問了一句，這句話反過來說是否就等於他先前把五小時的工作化了一星期來做？可是我的問題是太沒有分寸了，人們覺得還是不同答的好。

我聽見別人講過，有一幫旅行蘇聯并參觀那裏的一個礦山的法國礦工們，曾經出於

同伴的友誼，要求代替一幫蘇維埃的礦工工作，於是立刻之間，他們竟自己也想不到地毫不費勁兒地實行了斯達漢諾夫主義。

於是我們不得不自問，如果有了法國人的氣質，法國勞動者的熱忱，良心和教育，蘇維埃制度還有什麼事會辦不到呢？

在這灰色的背景上，在那些斯達漢諾夫主義者之外，再加上大批熱忱的，勉勤於從事的青年，（他們便是快樂而宜於使麪粉發酵的酵母）想來一定是不錯的吧。

我覺得這種大衆底滯鈍曾經是而現在也還是史太林所需要解決的命題之最重要最嚴重的基件之一。因而纔有了『勞動者突擊隊』（「烏達尼克」）；因而纔有了斯達漢諾夫主義。工資不等制的恢復，也可以從而得到牠的解釋。

我們在蘇霍姆的近郊參觀了一個模範的集體農場。這集體農場已有六年歷史了。最初幾年牠是困難地無生氣地度過了的，現在牠却是最興隆的一個了。人們稱牠爲『百萬者』。那裏一切都顯着幸福。這個集體農場佔據了一個極大的空間。加之氣候又好，五

穀都欣欣向榮。每一所架在木樁上的不着地的木造的屋子，都是如畫的，可愛的；一個不小的園子圍着牠，園中種滿了果樹，蔬菜，花卉。去年，這個集體農場居然獲得了異常多的利潤，這便使這集體農場有了大量的準備金；使勞動日的薪率提高到十六個盧布半。這個數目是怎樣地決定的呢？恰恰是照着假定這集體農場是一個資本主義的農事企業的時候，這集體農場用以規定須分配給股東的紅利之總額的同樣的計算法決定的。因為這是明白的事實：在蘇聯，現在已沒有爲了幾個人的利潤而剝削大多數人的事了。這是難得的。這裏我們已沒有股東了；分配着利潤而不納任何課稅給國家的（註），就是工人們自己（集體農場中的人們是不用說了）。如果沒有別的那些集體農場，那便是再好也沒有了；別的那些集體農場却很窮，簡直連調度也調度不轉來。因為（假如我是充份了解的話）每一個集體農場都有牠自己的自治制，而互助却便談不到了。或許是我錯

註：這至少是人們對我所肯定說過多次的。可是我認爲一切的『情報』，在沒有經過檢討的時候，都是可

疑的，正如人們在殖民地所得到的『情報』一樣。我不大相信這集體農場會這樣地有特殊的權利，竟至於會免掉繳納那其他集體農場所不得不繳納的對於原產品百分之七的課稅；三十五至三十九個盧布的人頭稅還不算在內。

了嗎？我希望是我錯了。

我參觀過這個十分興隆的集體農場的好幾個住所……（註）我很願意說出那從每一個這些住宅的「室內」浮出來的古怪而使人慘然的印像：一種完全無個性化的印像。在每一個室內，有着同樣的惡劣的傢具，同樣的史太林的肖像，此外就絕對什麼東西也沒有；一點器物也沒有，一點個人的紀念品也沒有。每一個住所都是可以互相調換的；甚至那些集體農場員（似乎他們自己也是可以互相調換的），可以從這一個住所搬到那一個住所而自己一點也不覺得。（註）這樣，幸福當然是格外容易獲得的！別人會對我說，集體農場員便這樣樂則與人同樂的。他的房間祇是一個睡覺的地方了；他生活的全部興趣是在俱樂部，文化公園，一切集會所中過去了的。人們還能希望什麼更好的呢？大家的幸福是祇在把每個人非個人化的時候纔獲得的。大家的幸福是祇在損害了每個人的

註：在許多其他的集體農場中，個人的住所是談不到的；人們睡在那些共同寢室中，在那些「統間」中。

註：這種每一個人的無個性，也容許我這樣地假定：那些睡在共同寢室中的人們，是要比他們在能夠個性化的時候，更少感到混雜和可能的缺乏自省的痛苦。可是這種無個性化（在蘇聯，似乎一切都是向牠傾向的），或許被認為是一種進步吧？我呢，我不能相信。

時候纔獲得的。爲求幸福起見，你還是和別人一般無二吧。

三

蘇 聯 見 聞

在蘇聯，這是預先斷然承認的：對於一切事情和不論什麼事情，都不能有一種以上的意見。再說，人們的氣質是這樣地受了薰陶，所以那一般無二主義對於他們便變成那麼樣地容易，自然，不知不覺，竟至我想來沒有什麼虛偽羈雜其間的了。實行革命的真是這些人嗎？不；這些人是享受革命的好處的。每天早晨，真理報把宜於知道，思想，相信的事指教他們。越出這個範圍是不好的！這樣，每當我們和一個俄羅斯人談話的時候，我們便好像和全體俄羅斯人談話一樣。倒並不是說每個人都準確地遵從一個口號；可是一切都安排成這樣，使他們不能相異。你想想吧：這種精神底薰陶是從極早的童年時代就開始的……因而便有那種你這外國人有時不勝驚奇的異常的順受，以及某一些更使你愕然不解的幸福之可能性。

你替那些幾小時地排着隊的人們叫屈；可是他們却以爲等待是很自然的。你覺得虧

包，蔬菜，水菓不好；可是此外却並沒有別的。人們拿出來給你的那些布匹，物品，你以為難看；可是那裏却沒有選擇的餘地。除了一個不可留戀的過去以外，一切的比較之點是都被取消了的，那時你祇得欣然自滿於別人供獻於你的東西了。這裏，重要的是在於使人們相信，在等待着更好的生活的時候，人們是儘可能地幸福的了；在於使人相信，在任何別的地方，人們都沒有這樣幸福。這樣的事，是祇有把和外界（我的意思是說國境以外）的一切接觸都隔絕了纔能辦到的。靠了這個，所以即在和法國工人同等的或甚至顯然更低劣的生活條件之下，俄國的工人也還自以為幸福；他們真是比法國工人更幸福，更幸福得多。他們的幸福是由希望，自信和無知造成的。

因為這裏問題是交錯而紊雜，所以我非常難把這些感想弄得有條有理。我不是一位專家，而那些經濟的問題之所以使我發生興趣者，是由於牠們的心理上的表現。從心理上說，我可以明白地解釋出為什麼要嚴封密固，為什麼要把邊境弄成不透明：在未有新制度之前，在現狀尚未轉佳之前，使這幸福在遮蔽之中，是對於蘇聯的居民之幸福關係重大的事。

在蘇聯，我們讚賞那對於教育對於文化的異常的突進；可是這種教育却祇把那能使

精神趨向自滿於現狀，趨向想着：「蘇聯乎……幸哉！唯一之希望！」的事教人。那文化也完全是向着同一個方相走的；牠並沒有一點無爲而作的東西；牠累積着，而其中批評氣質（也不管馬克斯主義如何）却差不多完全沒有。我很知道：那邊人們指那所謂『自我批評』當做一件了不起東西。以前我遠遠地欽佩着，心想如果人們認真而誠懇地應用牠，牠可能會生出極好的結果的。可是我很快就不得了解，除了一些揭發和諍諫以外（食堂裏的湯沒有煮透或俱樂部圖書室沒有掃乾淨），這種批評祇在於提出這事或那事是否『合乎路線』的問題。人們所討論的不是路線本身。所討論的却是要知道某件工作，某個舉止或某個理論是否合乎這神聖的路線。想再進一步的人可倒霉了！在範圍之內的批判，隨便怎樣都行。範圍之外的批評呢，不准。這種的例子，歷史上儘有。

除了這精神狀態之外，沒有別的東西更使文化受到危險了。以後我還要加以說明。蘇維埃公民在對於外國的事方面陷於一種驚人的無知之中。（註）不僅如此：人們還使他們相信，在外國，在任何方面，一切都遠不如蘇聯好。這個幻覺是巧妙地被維持着；因為這樣可以使每一個人，即使不大稱心，也都自滿於這個使他免掉最壞的不幸的

（註）或至少祇知道那他們以為會鼓勵他們的事。

制度。

某一種「優越錯綜」便是由此而來的，我來舉幾個例吧：

每個大學生都規定要學一種外國語。法文是完全地被拋棄了。他們需要學的是英文，特別是德文。聽見他們說這些語言說得那麼壞，我不勝驚詫；我國的一個中學二年級生，也還比他們懂得多一點。

從我們所問的一個大學生那裏，我們得到了這個解釋（用俄文說的，日夫·拉斯特翻譯給我們聽）：

——幾年之前，德國和美國還能在某幾點上使我們得益。可是現在呢，我們已一點也沒有什麼要從外國人那兒去學習了。因此，何必去說他們的語言呢？（註）

再說，如果他們對於外國的事還有一點關心的話，那麼他們最關心的是外國人對於他們作何感想。在他們，重要的是要知道我們是否充份地佩服他們。他們所害怕的，便是我們對於他們的長處沒有充份地清楚。他們所期望於我們的，並不是指教他們，却是

（註）看見了我們的沒有隱匿的警愕，那大學生確也還補說道：「現在，我和我們都明白這是一種荒謬之談。外國語言，在已不能用來增長知識的時候，也還很可以用來教人的」。

恭維他們。

在那兒童公園（正如這裏人們所替青年設備的一切一樣，這裏的一切都是可讚的）中擠在我周圍的女孩子們，向我提出種種的問題。她們所要知道的，並不是法國有沒有兒童公園；却是在法國人們知不知道蘇聯有這樣美麗的兒童公園。

人們向你提出的那些問題，往往是那麼地使人不知所措，使我躊躇於說出牠們來。

人們會說我捏造：——當我說巴黎也有地道電車的時候，人們懷疑地微笑着。我們祇有電車嗎？我們祇有公共汽車嗎？……有一個人問（這些已不是孩子，却是受過教育的工人了）法國有沒有小學校。另一個知道得清楚一點的聳了聳肩；小學校，是啊，法國人倒有的；可是人們在小學校裏打孩子；這話他是有可靠的來源的。據說我們的工人都是十分不幸，這是不言自明的，因為我們還沒有『實行革命』。在他們看來，在蘇聯以外，便都是茫茫的黑夜。除了幾個無恥的資本家，其餘的人都在黑暗中掙扎着。

一些受過教育並且很『出衆的』少女們（在那祇准優秀的人加入的阿爾節克野營中），當我談起俄國的電影而對她們說「夏伯陽」和「我們來自克龍斯達特」在巴黎大賣座的時候，她們都不勝驚異。人們以前却肯定地對她們說，一切的俄國影片在法國都

是被禁止的。因為那些對她們說這話的人是她們的先生，所以我明白地看出，這些少女們所置疑的，却是我的話了。法國人是那麼地愛胡說八道的！

在一隻人們剛邀我去賞識過的鐵甲艦（『這隻，完全是在蘇聯造的』）上的一羣海軍軍官之間，我大膽地說，我恐怕蘇聯人知道法國的事，還沒法國人知道蘇聯的事那麼清楚；一種顯然是反對的喃喃之聲起來了：『真理報對於一切都記載得充份的』。接着，突然地，有一個人離開羣衆用抒情的調子大聲說道：『要敘述蘇聯所做的一切，新的，美的和偉大的，就是全世界的紙也不夠用。』

就在那阿爾節克的模範野營中，在這模範兒童，得過獎章，獎狀的神童的樂園中——爲此之故，我還是喜歡那更寒倉一點，更少貴族氣一點的許多其他少年先鋒隊的野營——有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如果我沒有聽錯的話，他是從德國來的，可是已經受了蘇聯的薰陶了）引着我穿過那他甚誇其美的公園。他背書一般地說：

——你瞧：這裏，不久之前還是什麼也沒有……可是，突然：這座樓梯。在蘇聯，到處都是這樣的：昨天還是什麼也沒有；明天便什麼都有了。你瞧這些工人吧，那邊，他們怎樣地在工作！在蘇聯，到處都是這樣的學校和野營。當然，並不都是這樣地

美，因為阿爾節克的野營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史太林對牠特別感到興趣。到這裏來的一切孩子都是傑出的。

「你過一會可以聽到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奏樂，他將來會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提琴家。在蘇聯，他的天才已那麼地受人賞識，所以人們送了他一把有歷史價值的提琴，一位從前很著名的提琴製造者所造的提琴。」（註一）

「這裏：——你瞧這座牆吧！誰敢說這是在十天之內造成的？」

這孩子的興奮顯得那麼地真誠，以致我不便告訴他說，這座太倉卒地造起來的護牆，是已經起裂縫了。他祇願意，祇能夠看見那助長他的驕傲的東西，并在得意忘形之中補說道：

「就是孩子們也都要驚奇呢！」（註二）

這些孩子們的話（也許是口授的，背熟的）我覺得是那麼地別有風味，所以我當晚就錄下來而詳細地記在這裏。

（註一）不久之後，我聽了那神童用他的斯特拉第留思提琴奏巴加尼尼的曲子和古諾的「雜拌兒」——我應該承認，那確是使人目定口呆的。

然而我却不愿意叫人相信我沒有從阿爾節克帶了什麼別的記憶回來。真的：這個兒童野營是異常地好。在一片很巧妙地整頓過的勝景之中，牠分成一級級的平壇而直達海邊爲止。舉凡爲了孩子們的舒適，他們的衛生，他們的運動，他們的娛樂等人們所能想像得出的一切，都在這些階坡上沿着斜坡聚集着，排列着。一切的孩子都顯出康健，幸福。當我們對他們說我們不能留到夜裏的時候，他們顯得很失望：他們已爲我們預備好傳統的篝火，已在下面花園中的樹木上掛了彩旗。種種的游藝：唱歌和跳舞，本來是要在晚上舉行的，我要求都移到五點鐘之前舉行。回去的路是很長；我一定要在天

(註二)我和葛琴·達彼談起這優越錯綜，因爲他是一個極端謙卑的人，所以對於這個特別地敏感，當時他便把那本他正在讀的死靈魂(法蘭西新評論社版)的第二冊遞給我看。卷首有一封果戈理的信，達彼指出這一節給我看：「我們之中有許多人，特別是在青年們之間，都把俄羅斯的美德誇張得過份；他們並不在自己身上發展這種美德，却祇想誇耀牠們並向歐洲大聲嚷着：『你們瞧吧，外國人，我們比你們更好！』——這種誇誇是非常有害的。牠一邊觸怒別人，一邊也損害誇誇者自己。誇大世界上最好的行爲也變成沒有價值……至於我呢，我與其自負寧可暫時氣餒。」果戈理所慨嘆的俄國的『誇誇』，現在的教育却發展着牠，鼓勵着牠。

晚之前回到賽巴斯多保爾。我幸虧這樣做，因為那位和我一起到蘇聯去的曷歐·達彼，就在當天晚上病倒了。然而當時却一點也沒有病象，他能夠大大地享受那些孩子給我們看的表演；特別是那我相信名叫姐瑪兒的塔齊克斯坦地方的可愛的女孩子的跳舞；正是我們在莫斯科牆上貼滿了的那些大招貼上看見的，史太林所接吻的那個。什麼都表達不出這種舞的魅力和這個女孩子的優美。『蘇聯的一個最美的回憶，』達彼對我說；而我的意思也和他一樣。這是他的最後的幸福的日子。

索齊的旅館是最使人稱心的；牠的花園都很美麗；牠的海灘是最舒適的，可是那些洗海水浴的人們却立刻想要我們招認，在法國沒有可以和這比得上的。出於禮貌，我們忍住沒有說法國有比這好的，比這好得多的。

不：這裏所可以佩服的，便是這半豪華，這舒適的設備，都是爲民衆而設的——假定到這裏來住的那些人並不又都是特權者的話。一般上說來，那些最有功績的人是受優待的，然而却也有一個條件，便是他們須是順從的，確是『合乎路線』的；祇有這些人可以享受這些好處。

在索齊，可以佩服的是那在城市的四周的，全是設備得很好的療養院，休息所。這

一切都為勞動者而建造，這很好。可是，就在附近，看見那些用來築造新劇場的工人們工錢那麼少，又擠在那些那麼骯髒的篷帳裏，我們便更感到痛苦了。

在索齊，可佩服的是奧斯特洛夫斯基。

如果我已經讚頌過索齊的旅館，那麼對於蘇霍姆附近的更好得多的，而且竟可以和外國的那些最好，最美，最舒適的海濱旅館相比的西諾泊的旅館，我將說些什麼話呢？牠的極好的花園是帝制時代的遺物，可是可是旅館的建築本身，却是最近纔造成的；佈置得很聰敏；外觀和內部都十分美好；每一個房間都有着牠自己的浴室，牠自己的露台。家具都是很有審美觀念的；那裏的烹調也極好，是我們在蘇聯嘗過的最好的烹調之一。西諾泊旅館是世人最接近幸福的世上的一個地方。

在旅館旁邊，創設了一個國營農場，目的是供給這旅館的糧食。我在那裏欣賞一個模範的馬廄，一個模範的牛棚，一個模範的豬欄，並特別是一個最新式的極大的雞埕。每隻母雞的脚上都戴着一個標號碼的環子；牠生蛋的時期也都仔細地登記着；每隻母雞都有牠自己的生蛋用的小箱子，要生蛋的時候關進去，祇在生了蛋之後才放出來。（我

不懂爲什麼費了那許心計，而在旅館中拿上來給我們吃的雞蛋還並不是頂好的（我還得說，人們必須先把腳踏在一塊浸過殺菌藥水的地氈上，把皮鞋消了毒之後，纔可以走進這些地方去。牲口呢，却在旁邊經過；管他！

如果我們越過了那一條作爲國營農場的界限的小溪，便有一排破舊屋子。在那裏，人們四個四個地住在一間兩米突半長兩米突闊的房間裏，每人每月出兩個盧布的租錢。在國營農場的飯館裏，吃一頓飯要化兩個盧布，對於那些每月的工錢祇有七十個盧布的人們，這是不能有的奢侈。他們不得不除了麪包以外有一條乾魚就滿足了。

我並不反對工資不均等制；我同意這是必要的。可是也有方法補救生活條件之差別；而我却害怕這些差別不但不減輕，反而會加重。我害怕不久會重又形成一種頗堪和我國的小資產階級比並的，新的滿足的勞工資產階級（因此，呢，是保守派的）。

我到處看到這種情形的朕兆。（註）因爲我們不能懷疑——可嘆！——那些柔弱，享樂的，不顧別人的資產階級的根性，雖然有任何革命也沒有用，仍然在許多人的心頭蟄眠着（因爲人的改革不能單在外表上着手的），所以我在今日的蘇聯看到這些資產階級

的根性被最近的議決案（在我國，這些議決案接受到了使人不安的贊同）所間接地恣縱着，鼓勵着，不禁心中感到不安。

跟着家族（作爲『社會細胞』的），繼承和遺贈等制度的恢復，利慾和私人佔有之心便又把同志愛，均分和共同生活底需要壓了下去。並不是在大家心裏都如此，那是當然的；可是許多人却都如此。於是我們看見那些社會層（如果不是階級的話），一種貴

（註）最近的禁止墮胎的法令，使那些因爲工資不夠而沒有能力成家養家的人都大爲震愕。牠也使另一些人大大爲震愕，但却是爲了另一些理由：關於這條法令，人們可不是答應過要經過一種人民表決，一種民意徵求之後纔採用施行的嗎？廣大的多數都表示（多少有點公然，這倒是真的）反對這條法令。人們並沒有顧到公意，而這條法令還是在差不多全體的驚愕之中通過了。不用說，報紙上是祇發表贊成的文字的。在我同許多工人的私人談話中，關於這個問題，我祇聽到一些畏怯的抗辯，一種怨忿的容忍。

再說，這條法令，在某一個意義上，還是說得過去的。牠應付了那些很可嘆的流弊。可是對於更早一些時候頒布的禁止同性戀愛的那條法令，以馬克斯主義的觀點，我們作何感想呢？那條法令把同性戀愛者視爲和反革命者一樣（因爲就是在性的問題中，「非一般無二主義」也是要追究的），處以五年的流刑，如流戍而尙不悔改，仍處以死刑。

族階級，便重又形成起來；這裏，我說的並不是功績底和個人價值底貴族，却是那良好思想底，一般無二主義底貴族；而這貴族，到了下一系代，便將變成金錢的貴族了。

我的担心是誇張的嗎？我但願如此。再說，蘇聯已向我們表明過，牠是能夠突然轉變的。可是我恐怕，爲要一下子取消現在當局者們所贊成并獎勵的這資產階級化，一種不免像當時廢止新經濟政策時一樣猛烈的突然的變化，不久便會顯得是必要的吧。

那些確實是以及自以爲是『好的方面』的人們對於那些『下等人』，那些僕役（註），小工，男女『短工』——我正要說：那些窮人——所表示的輕蔑，或至少是漠視，如何會使人不觸目驚心呢？蘇聯已沒有階級，這話也不用再說了。可是蘇聯却有窮人。牠的窮人太多了；實在太多了。然而以前我却希望在蘇聯不再看見那些窮人的；或甚至說得更確切一點：我是爲了要不再看見窮人纔到蘇聯來的。

（註）而可作爲這個的反映的，是那些僕役底那樣的卑屈，那樣的諂媚；並不是旅館裏的那些僕役，他們往往是很有自尊心的——然而却也是很惡孽的；但却是那些在指導者們，在『負責者們』那兒當差的僕役們。

我還得說，慈善事業是已經不通行了，就連一點點佈施（註）也不通行了。國家管這等事。國家一手去管這一切，於是，不用說，人們便用不着救濟什麼了。因此，雖則講同志愛而人與人的關係中却有着某一種的枯燥。當然，這裏說的並不是平等者們的關係；可是，對於我上面說的那些『下等人』，「優越錯綜」却充份地表演着。

這種我害怕在蘇聯漸漸發展起來的小資產階級氣質，我看來是深切地反革命的。

可是現在在蘇聯所稱爲反革命的，却絕對不是這個。甚至是差不多和這個相反的。現在人們所視爲『反革命』的氣質，正就是這革命氣質，這當初使沙皇的舊世界底一半已腐爛了的桶板破裂了的酵母。人們希望能夠如此設想：一種人類底充盈的愛，或至少一種正義底緊急的需要，充滿了人們的心。可是一等革命已完成，勝利，穩固之後，這些便談不到了，而當初鼓動起革命的先輩者們的那些情感，便變成討厭的，麻煩的了，就像已沒有用處的東西一樣。這些情感，我比之爲人們藉以建造弧橋的支柱，弧

（註）然而我却要趕緊補說這話：在賽巴斯多堡爾的公園中，一個祇有撐着拐杖纔能行動的殘廢的孩子，在那有散步者坐着的長椅前面走來走去。我觀察了他很長久，他在求乞。在他所求討的二十個人之中，有十八個人給了他錢；可是他們無疑祇是因爲他殘廢搖動了惻隱之心的。

橋的基石一安好，支柱便被拆除了。現在革命既已勝利，既已穩固起來，馴服起來；既已協定起來——而有些人還說：賢明起來，那麼那些還被革命的酵母所鼓動着，而又認為這些接二連三的讓步是妥協的人們，這些人便被人視為障礙，便被人凌辱，被人剪除了。那時，與其咬文嚼字，還不如承認革命氣質（或甚至乾脆說：批評氣質）已不通行，已用不着了：這樣可不是更好？人們現在所要求的，是順受，是一般無二主義。人們所需要所強求的，是對於蘇聯所做的一切事的贊同；人們所想獲得的是，這種贊同並不是勉強的，却是真誠的，却甚至是熱烈的。最使人驚奇的是，人們居然達到目的。另一方面，就是一個極小的抗議，一點極小的批評，也可以被處重罪，再說，就是有了也會立刻被壓下去。我懷疑，在現在的任何其他國家，即使在希特勒的德國，精神也還沒有這樣不自由，這樣屈服，這樣驚恐（嚇怕了），這樣奴化。

四

在蘇霍姆近郊的那個煤油精鍊廠，一切看來都是那麼出色的：食堂，工人宿舍，他們的俱樂部（至於工廠本身呢，我對於此道是外行而但憑信任讚美）。我們走到那裏的照

例貼在俱樂部的一間廳裏的『壁報』旁邊去。我們來不及把所有的文章都讀完，可是在那原則上登載外國新聞的『紅色救濟』欄上，我們很驚異竟看不到一點兒關於西班牙的話，而西班牙的消息，在幾天以來，却是使我們心憂的。我們沒有隱藏我們的有點兒悲哀的驚訝。因而人們稍稍有點窘了。人們感謝我們的指示：人們以後一定要注意這一點。

當天晚上，宴會。照例許多次的乾杯。而當人們乾杯祝全體客人和每一位客人的健康之後，日夫·拉斯特站了起來，用俄國話提議為西班牙赤色陣線的勝利而乾杯。人們熱烈地拍掌，可是我們總覺得他們還帶點兒徬促；於是立刻，好像回敬一樣：為史太林乾杯。輪到我，我為德國，南斯拉夫，匈牙利的政治犯而舉起我的杯子來……人們拍掌，這次可是拿出坦白的熱忱來了。人們碰杯，喝酒。接着，立刻又是：為史太林乾杯。那是因為對於德國和他處的法西斯主義的犧牲者，人們是早已知道應採取什麼態度的。對於西班牙的混雜和鬥爭，一般的和個人的意見都在等待真理報的至今尚未表白的指令。在尙未知道應該如何思想之前，人們是不敢冒險的。祇是在幾天之後（我們到了賽巴斯多保爾），纔有一片從紅場發出來的同情的巨浪，碎散到各報紙上，纔到處有援助政府軍的自動募捐組織起來。

在這個工廠的辦公處，一幅巨大的象徵畫使我們觸目驚心；我們在畫上看見，在中央，史太林正在發言；分佈在他的左面和右面的政府人員，在鼓掌。

史太林的肖像到處可以見到，他們名字掛在一切人的嘴上，對於他的頌揚在一切的演說中都必然提到。特別是在喬爾其亞，我不論走進那一間有人住的房間，即使是最寒伧最骯髒的房間，也都可以看見一幅史太林的肖像掛在牆上，無疑地在那從前掛聖像的地方。這是崇拜呢，愛戴呢還是恐懼，我不知道；總之，永遠有他，到處有他。

在從諦弗里斯到巴東的路上，我們經過高里，史太林從而誕生的小城。我想，我在禮應該打一通電報給他，以答謝蘇聯的款待——在蘇聯，我們到處都受到歡迎，宴慶，殷勤招待。我再也找不到一個更好的機會了。我吩咐汽車在郵局門前停下來，遞出電報稿子去。電文上大約說：『在我們的極好的旅行中經過高里的時候，我感到懇摯的需要，向您……』可是這裏，翻譯員停住了：我決不能這樣說。當『您』這個字是指史太林的時候，單用『您』字是不夠的。應該加點什麼。而當我表示出一點驚愕的時候，人們便互相商量了。人們向我提議：『您，勞動者的領袖』，或『民衆的導師』，或我已

記不起是什麼(註)。我認爲這是笑話；抗議說史太林是超乎這種諂媚之上的。我爭辯也不中用。沒有辦法。如果我不答應加添這些字，人們便不接受我的電報。因爲這是一個我沒有能力審查的翻譯問題，我爭得精疲力盡祇得屈服了，可是一切的责任我是不負的，同時我悲哀地想着，這些事都助成在史太林和民衆之間插入了一個可怕的，不能超越的距離。因爲我已經發現出，在蘇聯別人請我作的種種演說(註)的翻譯中，有着類似的刪改和『修正』，所以我立刻就要聲明，說在我旅行蘇聯的時期一切用俄文發表的文章(註)，我都不承認是我的，說我以後要說明這些。現在就照辦了。

哦！這些往往無心的小小的刪改我不願意認爲是含有惡意的：我毋甯認爲這是一種

註：我好像在捏造，可不是嗎？咳，並不！請不必來對我說，我們恰巧碰到了什麼愚蠢而拙劣地熱心的下級人員吧。不，和我們一起參與爭辯的，有好些是地位充份地高的人物，而且，總之是十分通曉那些『慣例』的。

註：某君對我解釋，照慣例，如果我們所用的『命運』這兩個字是指蘇聯的命運，就該加一個形容詞。我終於提出了『光榮的』這幾個字，某君便對我說這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意。反之，他請求我刪去了我放在『君主』上面的『偉大的』這幾個字。一位君主是不能偉大的。

願望，想對於一個不熟當地的慣例，而一定很願意自己的言辭和思想遷就這些慣例的人，加以幫助。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五年計劃底設定中，史太林在那他認為應有的漸次的修正上顯出了那樣的智慧，那樣聰敏的圓滑，竟至人們要自問，再固定一點是不是可能的；這一步步地脫離最初的路線，這對於列寧主義的叛離，是否是無必要的；更固執一點是否是不必要求民衆一種超乎人類的努力的。總之，有着令人失望之處。使人失望的如果不是史太林，那麼便是人，便是人類。在經過了那許多鬥爭，那許多流血，那許多眼流之後，那人們所企圖的，人們所願望的，人們所自以為立刻就要獲得的，難道竟是『超乎人力以上』的嗎？還要等待，忍耐或把希望放得再遠一點嗎？這便是在蘇聯人們所苦痛地自問着的。這個問題祇要輕輕地觸到你，便已經夠受了。

經過了那麼許許多多的年月的努力，人們有權自問：他們畢竟就可以稍稍抬起頭來嗎？——他們的頭是從來也沒有像這樣地低屈過。

註：人們可不是已叫我聲明，說我既不爲法國的青年所了解，又不爲他們所愛；說我已立誓從此以後祇爲

民衆而寫作等語了嗎！

說對於最初的理想有所遠離，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可是我們應不應該一般地憂疑心這件事——人們最初所願望的事，本來是就辦不到的。這是失敗呢，還是對於那些未料到的困難的合時和無可爭辯的通融？

從『密宗的』到『政治的』這個過渡，是必然要引起一種「墮落」嗎？因為這裏已不是理論的問題；人們是已經在實踐的領域中了；應該顧慮到 *menschliches alzumenschliches* (註)——應該顧慮到敵人了。

史太林的許多決議，尤其近來的差不多全部決議，都是因德國的變化而定，並且是由於對於德國之恐懼而產生的。家族，私有財產，遺產等制度的這種漸次的恢復，可以找到一個理由十足的解釋：必要把自己有什麼個人財產要保護的這種情感，給與蘇維埃公民。可是這樣一來，最初的衝動便也逐漸地麻木了，消失了，而人們的目光也中止向前面看了。人們會對我說這是必要的，緊急的，因而一個側面的攻擊有把事業傾覆的危險。可是通融而又通融，事業也就糟蹋了。

另一個恐懼就是對於『特洛斯基主義』和現在人們在那邊稱爲「反革命精神」的恐

註：諛爲『人類的，純然人類的』——譯者。

懼。因為有些人不願意認為這種讓步是必要的；他們覺得這些通融全是失敗。最初的方針之遠離找不到解釋，藉口，這是可能的事：在他們看來，唯一重要的是這遠離。可是現在，人們所要求的却是順從精神，一般無二主義。一切表示不滿意的人，都將被視為『特洛斯基派』。這樣，我們不禁要自問，如果列寧本人現在重回人世，不知要怎樣呢？……

史太林永遠是對的，這話就是：說史太林對於一切都是對的。

人們答應我們「無產階級獨裁」。我們還差得很遠呢。是的；獨裁，不用說；但却是一個人的獨裁，不復是聯合起來的無產者的，蘇維埃的獨裁。人們應該不抱空想，人們不得不乾脆地承認：這並不是人們以前所願望的。再進一步，我們竟可以說：這正是人們以前所不願望的。

在一個國家之中消滅反對派，或甚至祇阻止牠表示意見和露頭角，便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這便會漸趨於恐怖主義。如果一個國家的全體公民都抱着同樣的思想，那麼這

對於那些執政者無疑是格外便利一點。可是，在這種貧乏之前，誰還敢談『文化』呢？如果沒有對稱力，精神怎樣會不傾側到一方面去呢？諦聽各反對黨的話；在必要時扶持牠們，同時不使牠們為害於人；抵抗牠們，而並不消滅牠們，我想這便是一種大智慧吧。消滅反對派……史太林沒有辦得好，這倒無疑是可喜的事。

『人類並不是簡單的，應當聽其自然；一切外表的簡單化，一致化，和歸納的企圖，總永久是可憎，有損而慘然地滑稽的。因為阿姐麗的麻煩便是愛里阿山永遠脫免，愛洛德的麻煩便是聖家屬永遠脫免了』——我在一千九百十年這樣寫過。（註）

五

在到蘇聯去以前，我寫過這些話：

我認為一位作家底價值是連繫於那鼓動他的革命力量，或說得更確切點（因為我沒有這樣傻，會祇承認左翼作家有藝術價值），是連繫於他的反對力量的。這種力量也存在於鮑須艾，夏都勃里昂或現代的格羅代爾身上，就之存在於莫里哀，服爾泰，雨果和

註：見新托辭第一八九頁。

其他許多作家身上一樣。在我們的社會形式之中，一位偉大的作家，一位偉大的藝術家，是本質地反一般無二主義的。他逆流而行。這話拿來說檀德，賽爾房德思，易卜生，果戈理……是都說得通的。拿來說沙士比亞及其同時代作家，却似乎說不通了——關於他們，約翰·阿定頓·西蒙慈說得很不錯：What made the playwrights of that epoch so great was that they (the authors) lived and wrote in fullest sympathy with the whole people (註)。這話拿來說索福格勒思，無疑是不通的，拿來說荷馬，便當然是說不通的了——我們覺得，希臘本身也是靠着而娓娓清歌的。這話也許要說不通了，自從……但是正就爲此，我們纔會帶着一種那麼焦急的疑問，向蘇聯轉眼過去：革命底勝利會容許牠的藝術們順着潮流而流去嗎？因爲問題提出來了：如果改變過了的社會國家取消了藝術家的一切抗議的動機，事情會變成怎樣呢？如果藝術家不復有什麼要起來反對的東西，而一任潮流所載沈載浮着，那麼他便怎樣辦呢？無疑地，當還有鬥爭而勝利尚未完全確定的時候，他可以描摹這個鬥爭，並且作爲戰鬥員而助成勝利。

註：『使這個時代的戰曲作家如此偉大的……便是他們(作家們)是在和全使人民的完全的同情之生活而著作。』(麥美德叢刊總導言)

可是以後呢……

這便是我在到蘇聯去之前所對自己設問的。

——『你要曉得』，某君向我解釋，『大眾以前所要求的決不是這些；我們現在所要的也決不是這些。他從前排演過一個很出色又很受人注意的寫意舞。（所謂「他」，便是式斯達可維契，有些人對我談起他，用着那祇對天才而用的讚頌之辭。）對於走出歌劇院而哼不出一個調子來的歌劇，你要民衆拿牠怎樣呢？』（什麼！他們竟弄到這個地步！而那本身是藝術家而又很有教養的某君，以前和我所談的話却一向是聰明的。）

『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是大家立刻能了解的作品。如果式斯達可維契自己不感覺到這一點，人們就會用不再去聽他這辦法促他感覺到。』

我抗議說，有時候，那些最美的作品，甚至那些將成爲最流行的作品，可能在起初祇受極少數的人賞識；就是悲多芬本人……於是我把一本我正帶在身邊的書遞給他：你拿去讀讀這一段吧：

『In Berlin gab ich auch (說話的是悲多芬)，vor mehreren Jahren ein Konzert, ich griff mich an und glaubte, was Reich's zu leisten, und hoffte auf einen tüchtigen Beifall; aber siehe da, als ich meine höchste Begeisterung ausgesprochen hatte kein geringstes Zeichen des Beifalls ertönte』(註)

某君便向我承認說，在蘇聯，一位悲多芬經過這樣的失敗，是難以再抬頭的。「你瞧，」他繼續說，「所以在我們這裏一位藝術家第一要合乎路線。否則最好的天稟也將被認為「形式主義」。是的，這是我們所找出來的字眼，用來指我們所不想看或不想聽的一切東西的。我們要創造一種配得上像我們這樣的偉大的民衆的新的藝術。在今日，藝術應該是民衆的，否則便不應存在。」

——你們將免強你們的一切藝術家都趨於「一般無二主義，」我對他說，「而那些最好的藝術家們，那些不願意貶低自己的藝術或僅僅不願意低屈自己的藝術的人們，你

註：幾年之前，我也在柏林開過一次演奏會。我拿出我的全副精神來，我想真正已有點成癡了；因此我

期待着極大的成功。可是你瞧吧：當我實現了的最好的靈感的時候——一點輕微的嘉許的表示都沒

有。(Goethes Briefe mit Lebensgeschichtlichen Verbindungen) 第二冊第二八七頁)。

們將強使他們緘默。你們自以為服務文化，發揚文化，保護文化，而文化却要辱沒你們。」

於是他抗議說我作着資產階級式的推論。說他自己深信，馬克斯主義在那麼許多其他領域中已產生了那麼偉大的東西，便一定也能產生藝術作品。他還說，這些新的作品之所以未露頭角，便是因為人們對於斷然過去的作品還加以重視。

他說話的聲音愈來愈響了；他似乎在教一堂課或誦讀一課書。這是在索齊旅館的客廳裏的事。我不再回答就離開了他。可是，過了一會兒，他到我的房間裏來找我，這次可放低了聽音了：

——哦！哎呀！我知道的……可是剛纔「別人」聽着我們，而且……我的展覽會又不久就要開了。」

某君是畫家，就要把他的近作公開展覽。

當我們到了蘇聯的時候，「形式主義」的大爭論還墨瀋未乾。我努力去了解人們究竟拿這字怎樣講，而終於我覺得其義是如此的：任何犯了少注意一點「內容」多注意一點「形式」的藝術家，都要被控訴形式主義的罪名。我們得立刻補說一句，那「內容」

是祇有在傾向於某一個方向的時候，纔被判斷爲值得注意（我說得更確切一點，纔被容許）。當藝術作品完全沒有傾向并因而不復有『意義』（我這裏在玩弄字眼）（註）的時候，便立刻要被判斷爲形式主義的了。老實說，我寫着『形式』和『內容』這些字的時候總不免要笑。可是當我們看到這種荒謬的區分將決定了批評的時候，還是哭合式。這在政治上有用，倒是可能的事；可是這裏請不要再談文化了吧。批評已不復自由地發揮了的時候，文化便立刻處於危險之中了。

在蘇聯，不論一件作品是怎樣地美，如果不合乎路線，便被排斥了。美是被認爲一種資產階級的價值的。不論一位藝術家是如何地有天才，如果活動不合乎路線，注意便從他那裏轉移過去，便被人從那裏挪開：人們所要求於藝術家，作家的，是要他們一般無二；而此外其餘一切，便都可以給他們的了。

我在諦弗里斯居然看到了一次近代繪畫展覽會，關於這展覽會，或許不談起倒是仁德。可是，總之，這些藝術家却已達到了他們的目的，那就是感化別人（這裏是用義圖象），說服別人，籠絡別人（史太林生活底片段用來做這些插繪的主題）。啊！當然

註：法文 *Sens* 一字可解作「方向」，亦可解作「意義」。——譯者

囉，這些人不是『形式主義者』！不幸的是，他們也不是畫家。他們使我想起這件事：阿普羅爲替阿德美特服務起見，不得不熄滅了他的全部光線，而這樣一來，他所做的事便沒有一件有價值了——或至少沒有一件對於我們是重要的了。可是，因爲蘇聯不論在革命之前革命之後却從來也沒有在造型藝術中傑出過，還是單談文學吧。

『在我的青年時期，』某君對我說，『人們介紹我們讀某一些書，人們勸我們不要讀某一些書；我們的注意自然地向着後面的那一些書的。現在呢，大區別是在於青年祇讀別人介紹他們讀的書，他們甚至不再想讀其他的書。』

所以，例如陀思托也夫斯基吧，現在也找不到讀者了，然而我們却也不能斷言，究竟青年離開了他呢，還是別人使青年人離開了他——人們的頭腦是那麼地養成了的。

如果精神不得不遵從一個口號，那麼牠至少會感到不自由。可是如果牠被預先形成這個樣子，甚至不待口號就遵從，那麼精神便連牠的服從的意識也都喪失了。我相信，如果我們對蘇維埃的青年們說，他們思想不自由，那麼他們一定會大大地吃驚而提出抗議吧。

我們往往在失去了某一些利益之後，纔認識牠們的價值，因此祇有旅行一次蘇聯

（或德國，這是不用說的），我們纔能知道這我們在法國還享受着，並且有時竟濫用着的思想自由，是如何地可貴。

在列寧格拉特，人們曾請我爲文學者和大學生的一個集會，預備一篇小小的演說辭。我到蘇聯祇不過一星期，還一點什麼也不知道。因此我把我的演說稿交給Y君和Y君看。人們立刻向我示意，這篇稿子既不合乎路線，又不入調，而我所預備說的話，也是很不安。呃！自此以後，我自己也很明白了。再說，這篇演說辭我沒有機會宣讀。這裏就是：

見 聞
『人們時常問起我對於蘇聯現在的文學意見如何。我很想說明一下，我爲什麼不願發表意見。這樣同時使我得以對於我在高爾基舉行葬禮之日在紅場上所宣讀的演說辭中的某一點，加以說明。我在那篇演說辭中說到蘇維埃共和國底勝利所引起的「新的命題」，關於這些命題，我曾說過：使牠們在歷史中產生了出來，並提供於我們的考慮，決不是蘇聯的一個極小的光榮。因爲我覺得文化底將來是密切地繫於那可能給於這些命題解決的，所以我認爲再來談談并在這裏加以闡明，是並非無用的。』

「大多數的人，即使是由最優秀的份子組成的，也永遠不贊成一件作品中的新穎的，有力的，不合調的和使人驚愕的東西；而祇贊成那他們已經能「辨認」的東西，那就是說俗套。正如有資產階級的俗套一樣，也有革命的俗套了；要緊的是認明這一點。要緊的是深信這一點：使一件藝術作品有深刻的價值并使牠能經久不變的，決不是這藝術作品所帶來的符合於一種理論的東西——不論這理論是如何地健全，如何地妥貼；但却是牠所帶來的提出新的疑問，預告着將來的疑問的東西；以及對於尚未提出過的問題作解答的東西。我很害怕有許多因為飽含着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精神而現在獲得成功的作品，不久在後來的人們的鼻子邊，會發出一種醫院中的難堪的臭味；我相信，最有價值的作品將祇是那些能擺脫了這些顧慮的。」

「自從革命勝利了，站住了，安定了以來，藝術便蒙到一種可怕的危險，一種和法西斯主義的最糟糕的壓迫所使藝術的危險差不多一樣大的危險：正統底危險。藝術而服從於一種正統，即使是最健全的理論底正統，也是完了。牠沉淪到一般無二主義中去。勝利的革命所能貢獻於藝術家所應貢獻於藝術家的，第一是自由。沒有自由，藝術便失去了意義和價值。」

「在林肯總統逝世的時候，華爾特·惠特曼寫了一首他的最美的歌。可是如果這自由的歌是免強寫的，如果懷特曼是奉了命令并遵照一種已定的典律而不得不寫牠的，那麼這歌便會失去了牠的效能，牠的美了；或多份懷特曼不會能夠去寫牠了。」

「因為最大多數的人底贊許，以及喝采，成功，愛寵，都自然地趨於那為大眾所能立刻認識并贊賞的東西，那就是說一般無二主義，所以我不安地自問，在今日的光榮的蘇聯，是否也許會有什麼鮑德萊爾，濟茲，或韓波一類的人，正因為他們的價值而難以使人了解，而孤苦地生活着，不為羣衆所識。然而我所認為重要的却正是這些人，因為那明日將顯得最偉大的人，正就是起初受人渺視的人，像韓波，濟茲，鮑德萊爾，和甚至斯當達爾一類的人。」（註）

註——：「可是，」人們會說，「這些濟茲·鮑德萊爾，韓波，或甚至斯當達爾，我們現在和他們還有什麼糾葛呢？在我們看來，他們的價值祇保留在他們反映瀕死而腐爛的社會的程度，而他們自己就是這種社會的可悲的產物。如果新的社會之中他們不得產生，那麼他們就活該，而我們却大幸——我們已沒有什麼要從他們那兒學習；也沒有什麼要從他們一類的人那兒學習。現在能使我们得益的作家，便是那完全泰然處於這社會底新形式中的作家；妨礙前面那些作家的東西，反而會激勵他。換句話說，就是贊同，自廢井喝采的作家。」

——呃，我相信這些喝采家的作品，正是很少有使人得益的價值的，民眾要發展自己的修養，聽他們的語是沒用的。要得到修養，除了那強使人反省的東西以外，是什麼也都沒有用處的。

至於那人們可能稱爲鏡子文學的，即那祇限於做一個反映（一個社會，一個事件，一個時代的）的，我已經說過我的感想了。

自賞（和自佩）可能是一個還很年輕的社會底最初的關心；可是這最初的關心也就是唯一和最後的關心的，那便是很可惋惜的事吧。

六

賽岩斯多保爾，我們的旅行最後一程。當然，在蘇聯有比這更有興味或更美的城，可是任何地方也還沒有令人這樣地留戀過。在這比蘇霍姆或索齊更少維護，更不受選拔的賽巴斯多保爾，我重新找到了整個俄羅斯的生活，社會，連同牠的缺乏，牠的短處，牠的痛苦，咳！和那容許或預允人們有更多的幸福的牠的勝利和牠的成功，同時並存着。隨着時日之不同，光線沖淡陰影或反之加濃牠。可是，正如最光明的東西一樣，我這裏所能看到的最黑暗的東西，也都使我依繫於——有時是苦痛地——這片土地，這

些聯合的民族，這扶助未來并使意外的東西能從而吐發出來的新的氣候……這一切我是不得不離開了。

一種我以前還未領略過的煩惱，已經開始壓迫着我了：回到巴黎之後，我說些什麼呢？如何回答那些我已預先感到的問題呢？人們當然等待着我一貫的判斷。我在蘇聯一會兒有那麼熱，一會兒那麼冷（在精神上），如何來解釋呢？在重復宣言我的摯愛的時候，我可不是要隱匿我的不滿，可不是要事事稱許而說謊嗎？不；我很明白地感到，如果我這樣做，我便同時害了蘇聯和那在我們看來牠所代表的立場了。可是把蘇聯和牠所代表的立場這兩者過於密切地連繫在一起，以至使那在蘇聯我們所慨嘆的事，可以叫這立場去負責，這却也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蘇聯最近對於西班牙的幫助，向我們表示出，蘇聯是還能夠如何可喜地再興的。

蘇聯並沒有終止使我們得到教益，使我們驚奇。

周作人先生近著

瓜豆集

精裝九角
平裝七角

作者自序云：『這三十多篇小文重讀一遍，自己不禁歎息道，太極了！聖像破壞與中庸，夾在一起，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有好些性急朋友以為我早該談風月了，其實自己久未嘗不想談，不談了罷！』世欲知先生之思想態度者，定以中還是未嘗不想談。』

歐風美雨

林語堂等著
每冊五角

內收關於英美德法比五國的生活狀況。記敘均久居外國者之觀察。描寫精確，深刻，美觀，異光。

北平一顧

老舍等著
每冊五角

北平是世界最美的都城，本書是敘述北平最妙。手此一書勝居舊京十年也。

日本管窺

周作人等著
每冊五角

本書作者三十餘位，全是真正的日本通，為我國人認識日本的一讀物。

遊山日記

清舒白香
每冊三角

遊山日記清舒白香作，舒氏白文章清麗，想通達，在文人中不可多得，所記有幽默風笑，罵，有巧譬罕喻，有透澈議論，有幽默風笑，格，開散自然，涉筆成趣，堪稱日記之珍品。



宇宙風

合訂本

一集三版
二集再版
三集新版

每集一元五角同時合購兩集以上
只收兩元寄費每集二角三分

她們的生活

每冊二角

婦女的自述。凡女性所受的甜酸苦辣，無不活躍紙上，而售價特廉。

貪官污吏傳

每冊二角

貪污不死 大禍不止
謹以此書 略訴民苦

鴉片之今昔

每冊四角

四海之內 皆鴉片也
傷心慘目 有如是者

R427

宇宙叢書
(四)

蘇聯見聞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民國廿六年七月初版
民國廿七年三月再版

編輯
兼
行人

陶
亢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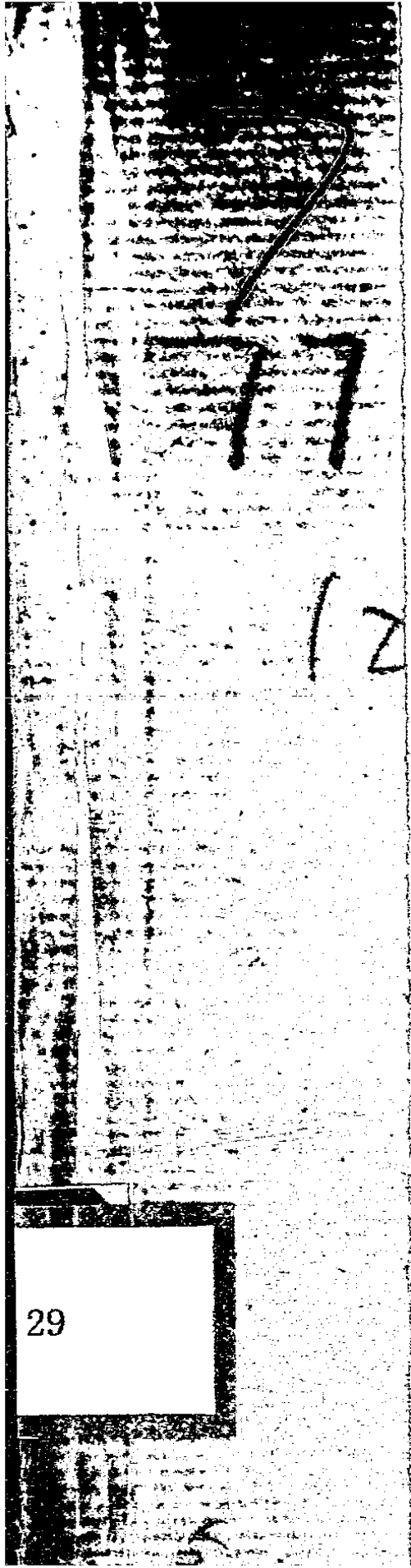
發行
所
宇
宙
風
社

廣州鹽運西一巷十八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上海福州路六四九號

每册五角



17

12

29

11